國立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

第一本 第一分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刊印

各地商務印書館經理發售

售價捌角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一本　第一分　目錄

發刊辭……蔡元培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本所籌備處

跋唐寫本切韻殘卷……董作賓

釋　"朱"……商承祚

建文遜國傳說的演變……胡　適

殷栔亡𢍰說……丁　山

易卦爻辭的時代及其作者……余永梁

占卜的源流……容肇祖

数名古誼……丁　山

周頌說附論魯南兩地與詩書之來源……傅斯年

所務記載

一　造像徵集啓

二　本所對於語言學工作之範圍及旨趣

國 立 中 央 研 究 院

曆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集 刋

第 一 本 第 一 分

廣 州

中 華 民 國 十 七 年

INSTITUT NATIONAL DE CHINE

BULLETIN

DE

l'Institut Historique et Philologique

TOME I: FASCICULE I .

CANTON

1928

集 刊 發 刊 辭

同是動物，爲什麽止有人類能不斷的進步，能創造文化？因爲人類有歷史，而別的動物沒有。因爲他們沒有歷史，不能把過去的經驗傳說下去，作爲一層層積累上去的基礎，所以不容易進步。例如蜂蟻的社會組織，不能不說是達到高等的程度；然而到了這個程度，不見得永遠向上變化，這豈不是沒有歷史的緣故？

同是動物，爲什麽止有人類能創造歷史，而別的動物沒有？因爲人類有變化無窮的語言，而後來又有記錄語言的工具。動物的鳴聲本可以算是他們的語言；古人說介葛盧識牛鳴，公冶長通鳥語，雖然不是近代確切的觀念；然而狗可以練習得聞人言而動，人可以因經驗了解狼的發聲之用意，這是現代的事實；但是他們的鳴聲既沒有可以記錄的工具，且又斷不是和人的語言有同等複雜的根基的，所以不能爲無窮的變化，不能作爲記錄無限經驗的工具，所以不能產生歷史。人類當沒有文字的時候，已有十口相傳的故事與史歌，已不類他種動物鳴聲的簡單而會有歷史的作用。發明文字以後，傳抄印刷，語言日加複雜，可以助記憶力，而歷史始能成立。

人類有這種特殊的語言，而因以產生歷史，這也是人類在動物中特別進步的要點，而語言學與歷史學，便是和我們最有密切關係的科學。

語言學的研究，或偏於聲音，或偏於語式，或爲一區域，一種族，一時期間的考證，或注重於各區域，各種族，各時期間相互的關係；固不必皆屬於歷史，但一涉參互錯綜的痕迹，就與歷史上事實相關。歷史的研究，範圍更爲廣大；不但有史以來，人類食衣住行的習慣，疾疫戰爭的變異，政教實業的嬗變，文哲科學藝術的進行，都是研

究的對象；而且有史以前的古物與遺蹟，地質學上的化石，生物學上進化的成例，也不能不研究；固然不都是與語言學有關，而語言學的材料，與歷史學關係的很多；所以我們把這兩種科學，合設研究所，覺得是很便利的。

我們研究的旨趣，與方法，與計畫，已經有專篇說明了。幾個月來，我們少數同志，按著預定的計畫，分途工作，已經有開頭的一點小小材料，我們希望有多數同志加入，把工作的範圍擴大起來，不能不隨時把我們已有的工作作報告，聽同志們的評判，這就是我們開始印行這集刊的緣故。

蔡元培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　南京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歷史學和語言學在歐洲都是很近才發達的。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範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歐洲近代的語言學在梵文的發見影響了兩種古典語學以後纔降生，正當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經幾個大家的手，印度日耳曼系的語言學已經成了近代學問最光榮的成就之一個，別個如賽米的系，芬匈系，也都有相當的成就，卽在印度支那語系也有有意味的揣測。十九世紀下半的人們又注意到些個和歐洲語言全不相同的語言，如黑人的話等等，「審音之功」更大進步，成就了甚細密的實驗語音學，而一語裏面方言研究之發達，更使學者知道語言流變的因緣，所以以前比較言語學尙不過是和動物植物分類學或比較解剖學在一列的，最近一世語言學所達到的地步，已經是生物發生學，環境學，生理學了。無論綜比的系族語學，如印度日耳曼族語學，等等，或各種的專語學，如日耳曼語學，芬蘭語學，伊斯蘭語學，等等，在現在都成大國。本來語言卽是思想，一個民族的語言卽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語言學總是一個大題目，而直到現在的語言學的成就也很能副這一個大題目。在歷史學和語言學發達甚後的歐洲是如此，難道在這些學問發達甚早的中國，必須看着他荒廢，我們不能製造別人的原料，便是自己的原料也讓別人製造嗎？

論到語言學和歷史學在中國的發達是很引人尋思的。西歷紀元前兩世紀的司馬遷，能那樣子傳信存疑以別史料，能作八書，能排比列國的紀年，能有若干觀念比十九世紀的大名家還近代些。北宋的歐陽修一面修五代史，純粹不是客觀的史學，一面却作集古錄，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學的眞工夫。北南宋的人雖然有歐陽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綱目，是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的，但如司馬光作通鑑，「編閱舊史，旁採小說，」他和劉攽劉恕范祖禹諸人都能利用無限的史料，考定舊記，凡通鑑和所謂正史不同的地方每多是詳細考定的結果，可惜長篇不存在，我們不得詳細看他們的方法

，然尚有通鑑考異說明史料的異同。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辯疑的精審，有些很使人更驚異的。照這樣進化到明朝，應可以有當代歐洲的局面了，不幸胡元之亂，明朝人之浮誇，不特不進步，或者退步了。明清之交，浙東的史學派又發了一個好端涯，但康熙以後漸漸的熄滅，無論官書和私箸，都未見得開新趨向，這乃由於外族政府最忌眞史學發達之故。語言學中，中國雖然沒有普日尼，但中國語本不使中國出普日尼，而中國文字也出了說文解字，這書雖然現在看來只是一部沒有時代觀念，不自知說何文解何字的系統哲學，但當年總是金聲玉振的書，何況還有認識方言的輶軒使者？古代的故事且少論，論近代：顧炎武搜求直接的史料訂史文，以因時因地的音變觀念爲語學，閻若璩以實在地理訂古記載，以一切比核辯證僞孔，不注經而提出經的題目，並解決了他，不箸史而成就了可以永遠爲法式的辯史料法。亭林百詩這樣對付歷史學和語言學，是最近代的：這樣立點便是不朽的遺訓。不幸三百年前雖然已經成就了這樣近代的一個遺訓，一百多年前更有了循這遺訓的形跡而出的好成就，而到了現在，除零零星星幾個例外以外，不特不因和西洋人接觸，能夠借用新工具，擴張新材料，反要坐看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樣官樣形式文章，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學問上的大權威。章氏在文字學以外是個文人，在文字學以內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過孫詒讓，再步倒退過吳大澂，三步倒退過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卽是別人已經開頭用了的新材料，他還抹殺着，至於那部新方言，東西南北的猜去，何嘗尋楊雄就一字因地變異作觀察？這麽竟倒退過二千多年了。

推繹說去，爲甚麽在中國的歷史學和語言學開了一個好的端緒以後，不能隨時發展，到了現在這樣落後呢？這原故本來顯然，我們可以把一句很平實的話作一個很該括的標準。(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上項正是所謂科學的研究，下項正是所謂書院學究的研究，在自然科學是這樣，在語言學和歷史學亦何嘗不然？舉例說，以說文爲本體，爲究竟，去作研究的文字學，是書院學究的作爲，僅以說文爲材料之一種，能充量的辯別着去用一切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學，乃是科學的研究。照着司馬子長的舊公式，去寫紀表書傳，是化石的史學，能利用各地各時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書，小如私人的日記，遠如石器時代的發掘，近如某

個洋行的貿易册，去把史事無論鉅者或細者，單者或綜合者，條理出來，是科學的本事。科學研究中的題目是事實之匯集，因事實之研究而更產生別個題目。所以有些從前世傳來的題目經過若干時期，不是被解决了，乃是被解散了，因爲新的事實證明了舊來問題不成題問，這樣的問題不管他困了多少年的學者，一經爲後來發見的事實所不許之後，自然失了他的成爲問題之地位。破壞了遺傳的問題，解決了事實逼出來的問題，這學問自然進步。譬如兩部皇淸經解，其中的問題是很多的，如果我們這些以外不再成題目，這些以內不肯捐棄任何題目，自然這學問是靜止的，是不進步的。一種學問中的題目能夠新陳代謝，則所得結果可以層層堆積上去，卽使年代久遠，堆積衆多，究竟不覺得累贅，還可以到處出來新路，例如很發達的天文物理化學生物等科目；如果永遠盤桓於傳留的問題，舊題不下世，新題不出生，則結果直是旋風舞而已，例如中國的所謂經學中甚多題目，如西洋的哲學。所以中國各地零零碎碎致力於歷史或語言學範圍內事的人也本不少，還有些所謂整理國故的工作，不過每每因爲所持住的一些題目不在關鍵中，換言之，無後世的題目，或者是自縛的題目，遂至於這些學問不見奔馳的發展，只表昏黃的殘缺。(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研究中國或牽連中國的事物，本來沒有很多的成績，因爲他們讀中國書不能親切，認中國事實不能嚴辯，所以關於一切文字審求，文籍考訂，史事辯別，等等，在他們永遠一籌莫展，但他們却有些地方比我們範圍來得寬些。我們中國人多是不會解决史籍上的四裔問題的，丁謙君的諸史外國傳考證遠不如沙萬君之譯外國傳，玉連之解大唐西域記，高幾耶之注馬哥博羅遊記，米勒之發讀回紇文書，這都不是中國人現在已經辦到的。凡中國人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眞，蒙古，滿洲等問題，在歐洲人卻施格外的注意。說句笑話，假如中國學是漢學，爲此學者是漢學家，則西洋人治這些匈奴以來的問題豈不是虜學，治這學者豈不是虜學家嗎？然而也許漢學之發達有些地方正借重虜學呢！又如最有趣的一些材料，如神祇崇拜，歌謠，民俗，各地各時雕刻文式之差別，中國人把他們忽略了千百年，還是歐洲人開頭爲有規模的注意。零星注意中國向來有的。西洋人作學問不是去讀書，是動手動脚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範圍，所以這學問才有四方的發展，向上的增高。中國文字學之進步，正因爲說文之研究消滅了汗簡，阮吳諸人金文之研

究識破了說文，近年孫詒讓王國維等之殷文研究更能繼續金文之研究。材料愈擴充，學問愈進步，利用了檔案，然後可以訂史，利用了別國的記載，然後可以考四裔史事。在中國史學的盛時，材料用得還是廣的，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檔庫中出材料，傳說中辨材料，到了現在，不特不能去擴張材料，去學曹操設「發塚校尉」，求出一部古史於地下遺物，就是「自然」送給我們的出土的物事，以及燉煌石藏，內閣檔案，還由他燬壞了好多，剩下的流傳海外，京師圖書館所存摩尼經典等等良籍，還復任其擱置，一面則談整理國故者人多如鯽，這樣焉能進步？(三) 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退步。實驗學家之相競如鬥寶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語言學和歷史學亦復如此。中國歷來的音韻學者審不了音，所以把一部切韻始終弄不甚明白，一切古音研究僅僅以統計的方法分類，因為幾個字的牽連，使得分類上各家不同，即令這些分類有的對了，也不過能舉其數，不能舉其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錢大昕論輕唇舌上古來無之，乃自重唇舌頭出，此言全是，然何以重唇分出一類為輕唇，舌頭分出一類為舌上，竟不是全部的變遷，這層道理非現在審音的人不能明白，錢君固說不出。若把一個熟習語音學的人和這樣一個無工具的研究者比長短，是沒法子競爭的。又如解釋隋唐音，西洋人之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譯名容易下手，在中國人本沒有這個工具，又沒有法子。又如西藏，緬甸，暹羅等語，實在和漢語出於一語族，將來以比較言語學的方法來建設中國古代言語學，取資於這些語言中的印證處至多，沒有這些工具不能成這些學問。又如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成了一個各種科學的方法之匯集。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學，無一不供給研究歷史問題者之工具。顧亭林研究歷史事跡時自己觀察地形，這意思雖然至好，但如果他能有我們現在可以向西洋人借來的一切自然科學的工具，成績豈不更卓越呢？若干歷史學的問題非有自然科學之資助無從下手，無從解決。譬如春秋經是不是終於獲麟，左氏經後一段是不是劉歆所造補，我們正可以算算哀公十四年之日食是不是對的，如不對，自然是偽作，如對了，自然是和獲麟前春秋文同出史所記。又譬如我們要掘地去，沒有科學資助的人一鏟子下去，損壞了無數古事物，且正不知掘準了沒有，如果先有幾種必要科學的訓練，可以一層一層的自然發現，不特得寶，並且得知當年入土之踪跡，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識。所以古史學在現在之需用

測量本領及地質氣象常識，並不少於航海家。中國史學者先沒有這些工具，那能使得史學進步，無非靠天幫忙，這裏那裏現些出土物，又靠西洋人的腿，然而却又不一定是他們的腦袋，找到些新材料而已。整理自己的物事的工具尙不夠，更說不上整理別人的物事，如希拉藝術如何影響中國佛教藝術，中央亞細亞的文化成分如何影響到中國的物事，中國文化成分如何由安西西去，等等，西洋的東方學者之拿手好戲，日本近年也有竟敢去幹的，中國人目前只好拱手謝之而已。

由上列的三項看來，除幾個例外算，近幾世中中國語言學和歷史學實不大進步，其所以如此自是必然的事實。在中國的語言學和歷史學當年之有光榮的歷史，正因爲能開拓的用材料，後來之衰歇，正因爲題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擴充了，工具不添新的了。不過在中國境內語言學和歷史學的材料是最多的，歐洲人求之尙難得，我們却坐看他毀壞亡失。我們着實不滿這個狀態，着實不服氣就是物質的原料以外，卽便學問的原料，也被歐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們很想借幾個不陳的工具，處治些新獲見的材料，所以才有這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設置。

我們宗旨第一條是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這不是因爲我們震懾於大權威，也不是因爲我們發什麼「懷古之幽情」，正因爲我們覺得亭林百詩在很早的時代已經使用最近代的手段，他們的歷史學和語言學都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貨物的。他們搜尋金石刻文以考證史事，親看地勢以察古地名。亭林於語言按照時和地變遷的這一個觀念看得頗淸楚，百詩於文籍考訂上成那末一個偉大的模範著作，都是能利用舊的新的材料，客觀的處理實在問題，因解決之問題更生新問題，因問題之解決更要求多項的材料。這種精神在語言學和歷史學裏是必要的，也是充足的。本這精神，因行動擴充材料，因時代擴充工具，便是唯一的正當路徑。

宗旨第二條是擴張研究的材料

第三條是擴張研究的工具　這兩層的理由上文中已敍說，不再重復了。這三件實在是一句話，沒有客觀的處理史學或語言學的題目之精神，卽所謂亭林百詩的遺訓者，是不感覺着擴充材料之必要，且正也擴充不了，若不擴張工具，也不能實現這精神，處置這材料。

關於我們宗旨的負面還有幾句話，要說。

(一)我們反對「國故」一個觀念。如果我們所去研究的材料多半是在中國的，這并不是由於我們專要研究「國」的東西，乃是因爲在中國的材料到我們的手中方便些，因爲我們前前後後對於這些材料或已經有了些研究，以後堆積上研究去方便些，好比在中國的地質或地理研究所所致力的，總多是些中國地質地理問題，在中國的生物研究所所致力的，總多是些中國生物問題，在中國的氣象研究所所致力的，總是些中國各地氣象觀察。世界上無論那一種歷史學或那一種語言學，要想做科學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這學問斷不以國別成邏輯的分別，不過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國故本來即是國粹，不過說來客氣一點兒，而所謂國學院也恐怕是一個改良的存古學堂。原來「國學」「中國學」等等名詞，說來都甚不祥，西洋人造了支那學「新諾邏輯」一個名詞，本是和埃及脫邏輯亞西里亞邏輯同等看的，難道我們自己也要如此看嗎？果然中國還有將來，爲什麼算學天文物理化學等等不都成了國學，爲什麼國學之下都僅僅是些言語歷史民俗等等題目？且這名詞還不通達，取所謂國學的大題目在語言學或歷史學的範圍中的而論，因爲求這些題目之解決與推進，如我們上文所敍的，擴充材料，擴充工具，勢必至於弄到不國了，或不故了，或且不國不故了。這層並不是名詞的爭執，實在是精神的差異之表顯。(二)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兩件事實之間，隔着一大段，把他們聯絡起來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許的，但推論是危險的事，以假設可能爲當然是不誠信的事。所以我們存而不補，這是我們對於材料的態度；我們證而不疏，這是我們處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內使他發見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說。果然我們同人中也有些在別處發揮歷史哲學或語言泛想，這些都僅可以當作私人的事，不是研究所的工作。(三)我們不做或者反對，所謂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近百年中，拉丁文和希臘文在歐洲一般教育中之退步，和他們在學問上之進步，恰恰成正比例，我們希望在中國也是如此。現在中國希望製造一個新將來，取用材料自然最重要的是歐美的物質文明，即物質以外的東西也應該取精神於未衰敗的外國。歷史學和語言學之發達自然於教育上也有相當的關係，但這都不見得即是什麼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幾個書院的學究肯把他們的一生消耗到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點綴國家之崇尚學術了——這一行的學術

。這個反正沒有一般的用處，自然用不着去引誘別人也好這個，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時免不了致人於無用，且愛好的主觀過於我們的人進來時，帶進了些烏煙瘴氣，又怎麼辦？

這個歷史語言研究所本是大學院院長蔡先生委託在廣州的三人籌備的，現在正計畫和接洽應舉的事，已有些條隨着人的所在小小動手，却還沒有把研究所的大體設定。稍過些時，北伐定功，破虜收京之後，這研究所的所在或者一部分在廣州一部分在北京，位置的方便供給我們許多工作進行的方便。我們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漢路，安陽至易州，安陽殷墟以前盜出之物並非澈底發掘，易州邯鄲又是燕趙故都，這一帶又是衛邶故域。這些地方我們既頗知其富有，又容易達到的，現在已着手調查及布置，河南軍事少靜止，便結隊前去。第二步是洛陽一帶，將來一步一步的西去，到中央亞細亞各地，就脫了純中國材料之範圍了。為這一些工作及隨時搜集之方便，我們想在洛陽或西安燉煌或吐魯蕃疏勒，設幾個工作站，「有志者事竟成」！因為廣州的地理位置，我們將要設置的研究所要有一半在廣州，在廣州的四方是最富於語言學和人類學的材料的，漢語將來之大成全靠各種方言之研究，廣東省內及鄰省有很多種的方言，可以每種每種的細細研究，並製定表式，用語音學幫助，作比較的調查。至於人類學的材料，則漢族以外還有幾個小民族，漢族以內，有幾個不同的式和部居，這些最可寶貴的材料怕要漸漸以開化和交通的緣故而消滅，我們想趕緊着手採集。我們又希望數年以後能在廣州發達南洋學：南洋之富於地質生物的材料，是早已著明的了。南洋之富於人類學材料，現在已漸漸為人公認。南洋學應該是中國人的學問，因為南洋在一切意義上是「漢廣」。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脚找東西！

現因我們研究所之要求及同人之祈向，想次第在兩年以內設立下列各組；各組之旨趣及計畫，以後分別刊印。

一，文籍考訂；

二，史料徵集；

三，考古；

四，人類及民物；

五，比較藝術；

以上歷史範圍；

六，漢語；

七，西南語；

八，中央亞細亞語；

九，語言學：

以上語言範圍；

歷史學和語言學發展到現在，已經不容易由個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圖書館或學會供給他材料，靠團體為他尋材料，並且須得在一個研究的環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補其所不能，互相引會，互相訂正，於是乎孤立的製作漸漸的難，漸漸的無意謂，集衆的工作漸漸的成一切工作的樣式了。這集衆的工作中有的不過是幾個人就一題目之合作，有的可就是有規模的系統研究。無論範圍大小，只要其中步步都是做研究工夫的，便不會流成「官書」的無聊。所有這些集衆工作的題目及附帶的計劃，後來隨時布白。希望社會上欣賞這些問題，並同情這樣工作的人多多加以助力！果然我們動手動脚得有結果，因而更改了「讀書就是學問」的風氣，雖然比不得自然科學上的貢獻較為有益於民生國計，也或者可以免於妄自生事之譏誚罷？我們高呼：

一，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氣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

二，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

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處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　廣州

跋唐寫本切韻殘卷

董　作　賓

巴黎國民圖書館藏唐寫本切韻殘卷三種，民國十年秋，法敎授伯希和氏寄此書影片於天津羅振玉先生。嗣經王國維先生手寫一通，影印行世。考陸生切韻之作，蓋本蕭該顏之推等諸人「博問英辨」之結果，所謂「非是小子專輒，乃述羣賢遺意」者。故其書聲價重於當世，士林競相傳鈔，奉爲韻書之宗。自廣韻代興，漸失傳本。有清二百餘年，學者每窮畢生精力以探索其原，乃不獲一覩廬山面目，毋亦太慳於緣矣。

卷末，有王先生跋文，於本書多所考定。其證法言原名爲詞，及第一種爲陸氏原書，甚是。獨于第三種斷爲長孫訥言箋注之節本，與鄙意少有出入；且發現於王說外者復有二事。分述於次。

1.　異於王說者

王先生跋文於第三稱『此種有長孫訥言本所加字，而紐首不注「加△字」，又不存長孫案語。然平聲下二仙，卷紐下「鬈」字……廿一盍「毾」字，皆注云「新加』。稱「新加」者凡十有六：又舉『稱「案」者，平聲下二仙，「鮮」字注云「案文爲𩇕」……廿四葉「曄」字注云「案文作此，燁』。稱「案」者凡三十二：謂『皆據說文，爲說與長孫訥言箋注體例相同，疑亦鈔長孫氏本，而删去長孫氏注，僅鈔陸注。上所舉數十條，乃删之未盡者也。又此三種中，以字跡言之，第一種爲初唐寫本，第二三種較後，然亦在開天之際，亦足證前者爲陸氏原本；後者爲長孫氏箋注本，或其節本也』。 據此，可知王先生考定第三種之要點有五：

甲，此種有長孫訥言所加字，惟不注「加△」字，又復删其案語。

乙，注有「新加」字樣者爲例外。

丙，稱案皆據說文，與長孫氏本體例相同，

丁，稱案文之三十二條，是「删去長孫氏注僅鈔陸注」之例外，「乃删之未盡」者。

戊，以字跡言，斷其鈔書時在開元天寶之間。

上列五項，甲項將受一有力之反證的打擊而不能成立；丙項理由未充，不足爲據；

乙，丁，戊三項，在彼或不免附會牽强，而皆可利用之爲余新說之證劵。蓋以余考之，第三種確爲郭知玄箋本也。玆依前列各項，一一說明之：

甲，長孫訥言箋注本（第二種，下同，簡稱長孫本）僅存平聲上「東」至「魚」，凡九韻，而郭知玄箋本(指第三種，下同，簡稱郭本)，平聲上，則東，冬，全缺，鍾，江，支又殘毁過半，可資對校者僅脂，之，微，魚四韻。長孫本四江「窗」紐下注「楚江反；三，(原作二誤)加一」郭本作三，無「窗」字。五支「提」紐注「是支反，又第尼反，四，加一」郭本作三，無「恀」「𨑢」二字。六脂「郪」紐注「取私反，三，加一」，郭本作三，無「趭」字。「墀」紐注「直尼反六，加一」；郭本作二，無「菘」字。「梨」紐注「力指反七，加三」，郭本作七，無「𦄀，蔾，蔆」三字。「蕤」紐注「儒隹反三，加一」；郭本作三，無「撋」字。「綏」紐注「息遺反六，加一」；郭本作六，無「夂」字。「邳」紐注「蒲悲反四，加一」；郭本作三，無「額」「銔」二字。「鎚」紐注「直追反三，加一」郭本作三，無「磓」字。七之「飴」紐注「與之反十二，加二(原作一，誤)」；郭本作十二，無「洍，嬰」二字。「其」紐注「渠之反十八，加一」；郭本作十八，無「碁」字。「釐」紐注「里之反七，加二」；郭本作七，無「慦，氂」二字。「玆」紐注「子之反九，加三(原作一，誤)」；郭本作九，無「鰦，孖，仔」三字。（以下八微韻中有八紐皆較郭本字多而不注「加△」者，說見後。）九魚「居」紐，注「舉魚反六，加一」；郭本作六，無「涺」字。「渠」紐注「强魚反十三，加一」；郭本作十三，無「豦」字。據上列計之，在長孫氏本四韻中，加字之紐凡十有六，所加字二十有二，而郭本皆無之。餘韻可推而知。王先生跋稱「有長孫本所加字」，蓋疏於校勘，致有此武斷語也。

廣韻前敍錄於長孫訥言序文後，附郭知玄一則，有「更以朱箋三百字」之語，此語不無小疵，驟視之，一若郭氏於長孫箋注本之外「更」以三百字加之者。其實郭氏所箋之本乃久經傳鈔之陸氏切韻，而非長孫氏箋注之本也。於此足以證之。

乙，跋稱注有「新加」字樣者爲例外，不知此正郭知玄本之鐵證也。廣韻序列「前豐州多田縣丞郭知玄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其「新加」無反語，皆同上音

也」。末句不啻爲郭本寫照，今殘卷第三種注有「新加」之字凡十六，而皆附紐末，又無反語，與此正合。所謂「拾遺」者，補其訓釋之缺遺：如上聲十姥「虎」字注『案文，山獸之君，足似人足，故足下安人。此儿即是古人字』之類是。所謂「緒正」者，正其形體之譌誤，如上聲八語，「所」字注『案文，戶斤爲正』。十六軫「軫」字注云『此類合從今』。廿二馬「馬」字注云『案文有四點，象四足』。(以上皆見王氏跋文引）之類是。即此一則，定爲郭本，已無疑義，然猶有次之三證。

丙，說文爲自漢以來風行一世之字書，人人得而引據之，以據說文爲與長孫氏體例相同，根本上已難成立。現郭本所引，多據以訂正字形，其據以增補訓釋者，不及十一，而長孫氏本則增加之字皆據說文，復「據說文，爾雅以正字形，說字義，而據說文者殆十之九」(王跋）所謂「廣徵金篆，遐泝石渠」者也。此亦郭本與長孫本體例不同之一證。

丁，「鈔長孫氏本而刪去長孫氏注，僅鈔陸注」，此種鑑別甚非易易，於推求陸氏原書之難而知之。(余嘗欲藉此三種殘本，進而鉤稽陸氏之眞，以艱難而止)。如謂「刪之未盡」，王先生跋中所引，當是長孫原注，而體例又復不同。長孫本曰「按說文」，郭本曰「案文」，或直稱「說文」，無一作「按說文」者。如長孫本上平一東「東」字注「按說文春方也。動也。從日，又云日在木（原作水誤)中」。「中」字注「按說文，和也」。例多不備舉。郭本之例，具見王先生跋文。則郭本例自有別，不得謂鈔自長孫本也。

戊，認定字跡爲「開天之際」所寫本，王先生嘗有鑑定之力。此言果實，亦轉足爲郭知玄本之證。唐書無郭知玄傳，惟有郭知運「晉昌人，字逢時。開元中(公歷七一三——七四一）從郭虔瓘破突厥，有功封介休縣公……」。玄豈其昆季耶？此說絕非附會，廣韻中列知玄之次於長孫訥言與孫愐之間，即爲一有力之旁證。姑定郭知玄爲開元中人，則陸，長孫，郭，孫，諸氏之書，當如下表次序：

著述者	書名	成書時
陸法言	切韻	隋仁壽元年（公曆六〇一）
長孫訥言	箋注本切韻	唐儀鳳二年（六七七）
郭知玄	朱箋補正本切韻	唐開元中（七一三——七四一）
孫愐	唐韻	唐天寶十年（七五一）

則郭本宜在開元之間，其書之傳鈔，或與長孫本同在「開（七四一——七四二）天（七四二——七五五）之際」，是時長孫本已傳寫數十年，郭本亦當十數歲。展轉鈔寫，以訛傳訛，無怪其舛誤之多也。

又案唐書地理志：費州，貞觀四年置多田縣。『武德四年務州刺史奏置。……貞觀四年屬思州，八年改屬費州』。則郭知玄為費州多田縣丞，至早須在貞觀八年以後，其成書或在長孫之前，亦未可知。錄之以備一說。

據上五證，當可斷定唐寫本切韻殘卷，第三種為郭知玄朱箋補正本切韻，而非長孫訥言箋注切韻之節本也。

2. 發現於王說外者

切韻為唐時人手一編之書，且為日常臨文所需，故其書多隨時增加字數。據前表，長孫氏本去陸書之成已七十餘年，郭氏本且百年以上，其時所據之書雖猶名陸氏切韻，實已非陸書之本來面目矣。據對校結果，則知長孫訥言與郭知玄二氏所據之切韻本，皆非陸法言之舊，而為已經加字之本也。更分別述之：

甲，長孫訥言箋注之原本為已經加字之切韻也。

長孫箋本之非陸氏原書，其顯然證據，為第二種首行列「切韻序陸法言撰」，次有「伯加千一字」一行。伯氏不知何許人，疑抄本或有脫誤？然即此可知為已經增加「千一字」之本。序文即自增加「千一字」本抄來者，故仍留此行也。今與第三種郭本相校，除長孫氏新加字為郭本所無之外，又發現兩種異點：

一，不注「加△」，而字數猶多於郭本者：如五支「支」紐十字，而郭本作九。「[illegible]」紐二字，郭本作一。八微「微」紐六字郭本作四。「輝」紐十字，郭本作七。「韡」紐十三字，郭本作七。「霏」紐七字，郭本作六。「肥」紐八字，郭本作

五。「廣」紐七字，郭本作五。「靳」紐十一字，郭本作九。「機」紐十四字，郭本作十一。九魚「攄」紐三字，郭本作二。計未注「加△」而多于郭本者，凡二十五字；而八微一韻，即加字二十有二。即所列「箔加千一字」未爲無因。

二，已注「加△」字而字數猶多於郭本者：如前節所舉五支「提」紐，六脂「鄰」紐下，郭本皆只三字，而長孫本則皆注「四，加一」，是除長孫所加之一字外，字數猶多於郭本也。

蓋郭氏所據之本，亦爲已經加字之陸本，（說見後）但其增加較少，故於陸本亦較近。今姑以郭氏本爲陸本，則不注「加幾」字而字數多於郭本者，長孫氏所據之本之原加也；已注「加幾」字而字數猶多於郭本者，長孫氏於原增加字外，又爲之增加也。換言之原書增加之字，爲伯氏所加千一字，注明「加幾」則長孫訥言所謂「又加六百字」也。

乙，郭知玄所據之原本，亦曾經加字之切韻也。

王先生跋雖以第三種與第一較，如『軫韻「軫」字注云「之忍反八」，第三種「八」作「九」，紐末增一「眕」字。……（見觀堂集林卷第八）』凡增字十有一。如認第一種爲陸氏切韻原書，則郭氏據本，字雖少於長孫氏所據之本，猶多於陸氏原本。是郭氏所據，亦曾經加字之本也。其注明「新加」者，則郭氏未箋之三百字矣。

此外，於第一種引用地名中，可見陸氏切韻注，率皆取自前人韻書，自己僅事整理鈔寫之工。彼自羣賢集議，粗定紀綱而後，宦游十數年，不遑修集。及開皇二十年，（公歷六〇〇）被黜諸官，至仁壽元年，（六〇一）盡一歲之力，「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爲切韻五卷」，用功不爲不勤；而在此一年之短時間內，充其量亦不過分韻撮錄而已。此於引用地名一端，可見梗概。據殘卷第一種産韻「孱」字注云：「孱陵縣名，在武陵郡」。廣韻則稱「孱陵古縣名，在武陵」。考隋書地理志武陵郡注，「梁置武州，後改曰沅州，平陳爲朗州」。統縣二，一曰武陵，一曰龍陽，而不著孱陵（漢置，隋廢）。又武陵下注「舊置武陵郡，平陳，郡廢。幷臨沅，沅南，漢壽三縣，置武陵縣。大業初，復置武陵郡」。法言作切韻於仁壽元年，平陳在開皇九年，去廢郡已十二載，是爾時孱陵非縣，武陵非郡。若注自陸氏，亦當曰「孱陵古縣在武陵」也。其縣孱陵而郡武陵，蓋鈔襲前人韻書（呂靜韻集之類）之舊。同韻

「東」字下注「一曰縣名，在新寧」。案新寧西魏置，隋時已廢，亦此例矣。

此篇作於十三年夏，稿存北京。客秋北上，乃於故篋裏檢得，時丁山先生已續有考訂，（發表於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週刊第二卷十四號）王先生亦投身昆明，文藏行李中，視同芻狗矣。茲鈔付集刊發表。一得之愚，願海內學人，賜匡正焉。　　　　十七，三，五。作者附記。

釋"朱"

商 承 祚

說文解字"朱"，篆文作"𣏟"云，"赤心木，松柏屬從木，一在其中"。以為指事字一，所以指木赤心之處。其意又以為與本末二字誼同，一在木下為本，一在木上為末，一在木中為朱，茲細繹其旨，朱之一與本末之一，形同而誼異。本末之一，乃指物之本末處。朱之一，乃指其木心之色。色空不可指也。或以為朱乃株之本字。一，指一株樹也。理略長於許說，而猶非朔。予意朱即珠之初字，實象形，非會意也。茲謹列其說，而明證之：——

1. 說文，"玉，象三玉之連，丨其貫也"。
2. 金文，乙亥敦"玉"作"丰"。
3. 殷虛甲骨文"玉"作"丰"，"羊"，"羊"。

說文之丨，未外露，其組不若殷文金文之露其兩端，於誼為明白。所从之丫，丫，則貫後結其緒之形，所以防其脫墜耳。今乃因玉形作丰，羊，羊，遂推而知朱之誼。

金文中若毛公鼎，頌壺，番生敦，彔伯敦，"朱"作"米"，吳尊作"米"，與說文同。師酉敦作"米"從"二"，與它篆異。古文從一之字，或從二。說文之古文及金文，殷虛文，正字皆從二作正，天字作天，又如殷虛文中之麓作𪊨，亦從二林作𪊨，古文中，若此類者，不勝枚舉。或象其形，或通其意，不區區於筆畫之間，雖體重複其誼一也。

又考古文凡從一之字可變作"•"，如金文中十干之"丁"，可作"•"，"口"，"丙"作"內"，"冂"，殷虛文"天"作"大"金文作"天"，是其例。能實則能空，能•則能一也。故知"朱"之作"米"，與米同，當必有作"米"者矣。"："正象貫珠之形，珠體圓，易脫佚，故結系之兩端，以慎防之，其字形與玉顯別之處，在丫與米之間。以此證之，米與丰(木)形同而實非，二字絕對不相涉也。

古人習用琅玕珠，蠙珠，則盛於後世。尚書禹貢"厥貢惟球琳琅玕"。鄭注"琅

玕，珠也"。蔡傳"琅玕，石之似玉者。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屬也"。山海經西經"槐江之山，其上多琅玕"。注"琅玕石似珠也"。穆天子傳四"琅玕"注"琅玕，珠也，似玉"。爾疋"西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璆琳琅玕焉"。注"琅玕，狀如珠也"。王充論衡"璆琳琅玕，土地所生眞玉珠也"。綜上觀之，"琅玕"乃玉之屬。近年來，琅玕已有發見，大小不一，方圓雜出，中穿一孔，可以貫系，有青白綠紅黃諸色。（古詩"美人贈我青琅玕，何以報之金玉環"。青指其色。）質如石，卽經傳所謂琅玕珠及玉珠者是。證此，知金文作𣏟，言其珠質爲玉。作𣏟，謂其形或圜也。（又說文"璣，珠不圜也，從玉"。殆指琅玕珠之屬。）說文訓蚌中陰精之珠，從玉，於誼則不賅，於形則重複，乃後起之字。朱之本誼，旣失其說，而因其字形與木同，遂以赤心木訓之。千載於茲，牢不可破，若非於古文字中證其形誼，安能一旦豁然貫通乎？

建文遜國傳說的演變

跋崇禎本遜國逸書殘本

胡　適

張菊生先生借給我一部崇禎刻本遜國逸書，原書有崇禎甲申秋八月魏塘錢士升的序，中說：

> 逸書凡四種，致身錄乃焦弱侯先生得之茅山道藏中，從亡備（？）牒二書則余得之江右徐若谷司定者。又視允明野記有黃陳寃報錄，事極猥褻，而暴揚陳瑛中冓之醜，亦足示戒，幷付之梓，俟修國史者采焉。

編書時，北京已破，故序中有「甲申距建文壬午凡二百四十二年，而滄桑之變，言之可痛。」這書大概是國變之際南方書賈的一種投機牟利的事業。

原書四種，今僅存三種，第三種有目錄而無書：

致身錄 十八條	東吳史仲彬自敍
從亡隨筆	潮邑程濟著
備（？）牒錄目	王海子

致身錄從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史仲彬除翰林院侍書起，至洪熙元年仲彬往雲南省視建文帝，明年聞洪熙帝死爲止。隨筆從建文壬午南京城破起，至正統庚申建文帝迎入大內供養時止。

兩書同紀建文帝出亡事，而致身錄先出，隨筆後出，故後者詳於前者，其實皆僞書也。試舉一段，略表二書的性質：

(1)致身錄：

> 帝知金川失守，長吁東西走，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皇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紅篋至，四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內。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賢，一名應能。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

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即爲上祝髮。……九人從帝至鬼門，牛景先以鐵棒啓之，若不用力而卽瓦解者。出鬼門而一舟艤岸以待。十人乘舟，舟人頓首。帝問，『汝何人，何爲至此』？對曰，『臣乃神樂觀道士，卽前皇上賜名王昇。昨夢太祖高皇帝……曰，『明日午時，可於後湖艤大舟至鬼門外伺候。汝周旋弗泄，後福未詢。不然，難逃陰殛』。

這完全是小說口吻，全無史料價值；故從出之從亡隨筆把此中最荒誕的神話都刪去了。

（2）從亡隨筆：

上知金川門失，徘徊欲自殺。翰林編修程濟進曰，『臣逆知有今日也。爲今之計，莫若出亡』。……太監王鉞曰，『卽出，亦罷人認得。奉先殿有太祖遺一諭，臨大難發之』。羣臣齊言，『速取來』！須臾舁一紅匣至，四圍固以鐵，閉以二鎖，鎖以鑄鐵灌，堅不得啓。羣臣無計，濟以足碎匣底，視之，皆免緇之具，得度牒三紙，袈裟剃刀俱備，白金十錠。上曰，『數也』。因大慟。……程濟因爲上祝髮。〔上〕命取筆來，顧濟曰，『朕仍以文爲名』。乃書牒名應文。吳王教授楊應能，御史楊希賢皆曰，『臣願落髮以從』。因書牒，能曰應能，賢曰應賢。……因與程濟梁良用潛出西華門。時燕兵巷戰金川，遊兵攻朝陽門，以故，上得從西華門出也。

上不能行，濟曰，『事急矣』。乃扶上沿河而走。見一舫橫岸，濟曰，『有舟無人駕，奈何』？中書梁良用曰，『臣可』。乃翊上登舟，鼓楫順流而去。申刻抵南門，濟曰，『此去是三山門，有兵不可去』。乃舍舟而陸。……至聚寶門，門軍止上。濟曰，『等吾異鄉貿道，恐死亂軍耳』。乃得出。會日暮，無可棲。濟曰，『此東去，乃郊壇，有神樂觀。道士王昇與臣有舊，盍往投。』上曰，『恐洩』。濟曰，『此人素忠義，皇上曾錫名者』。緩步乘月而行，更盡達觀，王昇出迎。……是夕不寐。十四日晨，楊應能，葉希賢金焦吳成學……牛景先……（共二十一人）……亦至，環坐，咸暗泣。

此可見從亡隨筆是根據前出的小說而作的，因要冒充史料，故刪去過甚的神話，如（1）太祖已定三人牒名，（2）篋中朱書的預言，（3）鬼門之一擊卽開，（4）王昇因太

祖托夢，駕船來迎。但此書終免不了大漏洞。神樂觀既非預定期會之所，建文皇帝勉強到此，何以次晨楊葉等二十餘人都知道來此集會呢？

致身錄記文和尚（所謂建文帝）的行踪如下：

壬午（1402）在吳江史仲彬家。八月走雲南。

癸未（1403）在雲南之永嘉寺。

甲申（1404）八月九日到吳江史家。遊兩浙。將冬，返雲南。

丁亥（1407）從重慶之大竹善慶里遷到白龍山。

庚子（1420）在大理浪穹山中。

甲辰（1424）十一月到吳江史家。重遊浙中。

又仲彬兒子史晟跋說宣德九年甲寅（1434），建文又到吳江史家。——以上的行踪便是從亡隨筆的間架。隨筆全依此綱要，略加細節目而已。此又可見此書後出，實根據史錄，僞造成書。

明史卷百四十三於牛景先傳下有附記云：

燕兵之入，一夕朝臣縋城去者四十餘人，其姓名爵里莫可得而考。然世相傳有程濟及河西傭補鍋匠之屬。

程濟，朝邑人，有道術。洪武末，官岳池教諭。惠帝即位，濟上書言，某月日北方兵起。帝謂非所宜言，逮至，將殺之。濟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臣言不驗，死未晚。』乃下之獄。已而燕兵起，釋之。改官編修，參北征軍。淮上敗，召還。

或曰，『徐州之捷，諸將樹碑紀功。濟一夜往祭，人莫測。後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爲我錄文來！」已按碑行誅，無得免者。而濟名適在椎脫處。』——然考其實，徐州未嘗有捷也！

金川門啓，濟亡去。或曰，帝亦爲僧，出亡，濟從之，莫知所終。……（此下記河西傭，補鍋匠，馮翁，（馮二子）會稽二隱者，玉山樵，（雪菴和尙）其後數十年，松陽王詔游治平寺，於轉輪藏上得書一卷，載建文亡臣二十餘人事蹟，楮墨斷爛，可識者僅九人：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節，皆定海人，同

族，同仕於朝。田玉官郎中，京師破，去為僧。良玉官中書舍人，變姓名走海南，鬻書以老。良用為舟師，死於水。中節好老子太玄經，為道士。何申，宋和，郭節，俱不知何許人，同官中書。申使蜀，至峽口聞變，嘔血，疽發背死。和及節挾卜筮書走異域，客死。郭良官籍俱無考，與梁中節相約棄官為道士。餘十一人，並失其姓名。續宗鄭僖紀其事為忠賢奇祕錄，傳於世。

及萬曆時，江南又有致身錄，云得之茅山道書中，建文時侍書吳江史仲彬所述，紀帝出亡之後事甚具。仲彬程濟葉希賢牛景先皆從亡之臣。又有廖平金焦諸姓名。而雪菴和尚補鍋匠等，具有姓名官爵。一時士大夫皆信之。給事中歐陽調律上其書於朝，欲為請謚立祠。然考仲彬實未嘗為侍書。錄蓋晚出，附會不足信。

明史此論最有斷制，使我們可考見這个從亡故事演變的痕跡。凡故事傳說的演變，如滾雪球，越滾越大，其實禁不起日光的烘照，史家的考證。此意我曾于於水滸西遊諸考證及井田辨，古史辨中詳說過了。今試取此故事為添一例：

（1）建文自焚後，民間傳說紛起。

（2）『其後數十年』（約十五世紀中葉），松陽王詔發見（？）治平寺的殘卷，中有建文亡臣二十餘人，九人的記載可讀。然細看明史轉載九人的事蹟，只說他們是『亡臣』，並不曾說他們是『從建文出亡』之臣。續宗鄭僖因作忠賢奇祕錄，傳於世。

（3）民間又起了一種程濟神話，有許多怪誕的話，又有補鍋匠等傳說，略如明史所說。

（4）萬曆時（十七世紀之初。遜國逸書序云，『至萬曆之末稍稍彪炳』，可見是在十七世紀）。乃有致身錄出現，全採了王詔鄭僖記的九人，又加上程濟等十三人，合成二十二人。又把傳說中的『補鍋』，『雪和尚』，等等都一一坐實了。建文的行蹤也說的『像煞有个事』了。

（5）崇禎末年（十七世紀近中葉），又有程濟的從亡隨筆出現，盡採以前的種種傳說，添上吳成學黃直二人，刪去王良一人。錢士升眉批云：

致身錄有王良，此不載。攷王良為浙按察使，焚印而死。（此事見明史一四三，本傳）則致身錄之誤無疑。

此批大可注意。第一可證致身錄添出的十餘人只是東拉西扯來的，僞造的人並不曾細考，竟把一位外省按察使拉進來了！第二可證從亡隨筆大概即是錢士升僞造的，他曾用過一番工夫，故能改正致身錄的錯處。

還有一个腳色，也可注意。致身錄根據王詔鄭僖的名單，故有一个梁良用。錢士升僞造隨筆時，見鄭僖傳說有『良用爲舟師，死於水中』的話，他正要改造那王昇艤舟的神話，遂把梁良用提來代替王昇艤船，船到了南門，

良用哭曰，『臣從此別矣』！赴水死。

於是又少了一个梁良用，連王良共少二人，於是又添上吳成學，黃直二人。仍湊足二十二人之數！

致身錄還有一个大錯誤，就是說程濟是績溪人（頁九）這是僞造的人把程濟認作程通了。程通是績溪人，明史（一四三）本傳說他

授遼府紀善。燕師起，從王（遼王）泛海歸京師，上封事數千言，陳禦備策，進左長史。永樂初，從王徙荊州。有言其上封事多指斥者，械至，死於獄。家屬戍邊。

這人應同王良一例，不能算作從亡諸臣之一。所以錢士升也改正爲朝邑人。大概程濟的神話完全起于民間，毫無歷史的根據，略如濟顛和尚一類。績溪人之說固由于錯認程通，朝邑人之說亦未必有何根據。李伯元作官場現形記，開卷便大書陝西同州府朝邑縣；程濟之朝邑籍貫，大概與錢典史同是冒籍罷？

十七，三，四夜記。

殷絜亡文說

丁　山

殷絜中言"亡文"者不下數百事，孫仲容契文舉例謂卽"亡它"，王襄簠室殷絜徵文考釋謂卽"亡祟"，王靜安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謂其形"不可識"，其義"猶言亡咎，亡它"。愚嘗徧徵殷絜，寀其形義，疑卽易傳之"无尤"。課業叢脞，疏通未遑，惟去年共亂，馬太玄余紹孟諸君避難蕭齋，偶談論及之而未詳所由；茲箸於篇，倘亦治殷契者所樂聞歟！

考易賁之"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剝之"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蹇之"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鼎之"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能我卽，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旅之"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孔冲遠正義並以"終无尤過"釋之，非也。廣雅釋言"尤，異也"，說文就從尤云："尤，異于常也"，異尤一聲之轉，其義故相通。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曰："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異者天之威也"，公羊定元年傳，"異，大乎災也"，顏注漢書劉向傳，"往者衆臣見異"亦曰："異，災異也"；然則易傳之言"終无尤"，猶言終無災異，終無災害焉耳。風雨不時，凶，札，寇，亂，皆災害也；祲，瀸，闇，瞢，山崩，水涸，皆災異也；君人者將以禳却之也而有祭，將以辨祭之吉凶也而有卜（俱詳周禮春官），周禮"大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以八命覘國家之吉凶"是也。殷絜言吉凶，或曰"吉"，或曰"大吉"，或曰"亡𡿧"，或曰"亡𡆥"，或曰"亡𡉚"，皆吉；或曰"亡來艱"，或曰"有𡆥"，或曰"不羊"，皆凶；換言之：凡言"亡囗"者，皆吉語，非凶詞，則卜辭屢見之：

貞亡文（殷虛書契卷五，十九葉，四版。）

貞亡文，在九月（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八葉，三版。）

皆"亡災異"，"亡不利"之謂；"亡文"之卽"无尤"，此可徵者一。說文"尤，異也，從乙，又聲"，徐鍇申之曰："乙欲出而見閡，見閡則顯其尤異。夫同焉皆忠，不知其所

以殊；聽焉而悅，不知其所以異；故必見閡，見閡而爲之不已，然後彰其特出焉”（繫傳卷二十八）。特出也者甚也，如楚金說服虔注左氏襄二十六年傳“而視之尤”云：“尤，甚也”，即尤本義；如許君說，特異之誼亦未顯。殷契文或爲𡯁（徵文帝系八十一版），皆象手欲上伸而礙於一，猶常之從一歫川，崔之從𡴀而礙止於一，正楚金所謂“見閡”也。史記律書，“亥者，該也”，正義引孟康曰，“閡，藏塞也”後漢書光武紀，“不令有所拘閡”，李賢注，“閡與礙同”；是文之爲有礙也，亡文之爲言“無所礙”（淮南繆稱“洞同覆載，而無所礙”，）而已。礙從疑聲，古易音傳，周書謚法，秦之碑刻石，漢東觀皆皆以尤疑爲韻，是淮南之“無所礙”，即易傳“无尤”之古訓，易傳之“无尤”，又殷契“亡文”之形誤；“亡文”之即“无尤”，此可徵者二。“亡文”連文，亦見鼎彝銘識，周献伯彝曰：“獻伯于遘王休，亡文”與易師之“九二，无咎，王錫三命”，比之“九四，有命无咎”其誼正同；然在周大嬰敦則曰：“覲辱𡨥室，降𡨥，亡𡯁”（下太借爲泰，禮記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以𡯁爲文，是文從乂聲同許君所說也。易繫辭“易有太極”，虞翻注“太極，太一也”：自漢以來，一皆作乙，東京賦“致高煙於太乙”，道家所稱“太乙帝君”，是也；古之作一者，今或借爲乙，文古從一，今亦可爲而爲乙；“亡文”之即“无尤”，此可徵者三。殷契之言“亡文”或曰肜：

壬寅卜貞王賓日肜亡文（殷契一殷虛書契一一卷一，葉一，版八。）

癸酉卜貞王賓肜亡文（殷契卷一，葉二，版二。）

乙巳卜貞王賓報乙肜日亡文（殷契徵文帝系版十八。）

丁未卜貞王賓大丁肜日亡文（徵文帝系版卅二。）

庚戌卜貞王賓祖辛肜月亡文（徵文帝系版六十六。）

癸口卜貞王賓祖甲肜月亡文（徵文帝系版百〇九。）

口口卜貞王賓肜月亡文（龜甲獸骨文字卷一，葉二，版一。）

丁丑卜口貞王賓報丁肜亡文（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葉二，版一。）

或曰叙（疑即𢽟字，說文隸或從𢽟。）：

丙午卜貞王賓叙亡文（殷契卷五，葉卅五，版三。）

庚申卜貞王賓叙亡文（殷契卷六，葉九，版七。）

庚辰卜貞王賓叙亡文（殷契後編上葉七，版八。）

乙巳卜𠂤貞王賓妣庚𠭘𢼸亡文（戩壽堂文字葉八，版三。）

□子卜𠭥貞王賓𦎫甲𢼸亡文（戩壽堂文字葉八，版十。）

庚子卜卽貞王賓𢼸亡文（戩壽堂文字葉十八，版八。）

丁亥卜貞王賓父丁䢅𠭘五牢𢼸亡文（戩壽堂文字葉十八，版十三。）

□甲卜行貞王賓𠭘二牛𢼸亡文（戩壽堂文字葉二十，版二。）

或曰伐：

丁未卜貞王賓武乙𠂤伐亡文（殷虛卷二，葉廿五，版五。）

己丑卜貞王賓伐亡文（後編下，葉五，版七。）

乙未卜貞王賓武乙伐亡文（徵文帝系版百卅七。）

或曰𠭖（葉玉森殷契鈎沉釋𠭖），或曰𠭖日：

乙卯卜貞王賓祖乙奭妣己𠭖日亡文（徵文帝系版四十九。）

庚子卜貞王賓小乙奭妣庚𠭖亡文（徵文帝系版八十九。）

甲午卜貞王賓祖甲𠭖日亡文（徵文帝系百〇八。）

乙未卜貞王賓武乙𠭖日亡文（徵文帝系百廿四。）

或曰𥁑日：

乙卯卜貞王賓祖乙奭妣己𥁑日亡文（徵文帝系版五十。）

丁酉卜貞王賓祖丁𥁑日亡文（徵文帝系版八十一。）

或曰𢦏：

庚申卜貞王賓𢦏亡文（殷契，卷六，葉九，版七。）

庚子卜貞王賓𢦏亡文（徵文帝系版百卅八。）

辛酉卜貞王賓𢦏亡文（徵文帝系版百五十九。）

乙亥卜貞王賓𢦏亡文（徵文帝系版百六十。）

乙卯卜卽貞王賓后祖乙父丁𢦏亡文（戩壽堂文字葉三，版八。）

乙亥卜行貞王賓𢦏亡文（戩壽堂文字葉廿，版一。）

或曰祭：

壬子卜貞王賓示癸祭亡文（龜甲文字卷一，葉十三，版十二。）

乙卯卜貞王賓報乙祭亡文（徵文帝系版十九。）

庚子卜貞王賓太庚祭亡文（徵文帝系版四十二。）

庚申卜貞王賓南庚祭亡文（徵文帝系版八十三。）

或曰品：

辛酉卜貞王賓㽙亡文（殷契卷五，葉三十五，版四•）

或曰㽙（疑卽周禮春官爵人“凡祼事沃盥”之盥•）：

口口口貞王賓㽙亡文（殷契卷六，葉四十二，版三•）

或曰𠭯：

辛卯卜貞王賓太甲赫妣辛𠭯亡文（徵文帝系版卅五•）

己巳卜貞王賓㠱𠭯亡文（龜甲文字卷一，葉八，版三•）

或曰㳄：

丁亥卜貞王賓祖丁㳄亡文（徵文帝系版七十三•）

或曰𢀛：

口口口貞王賓𢀛亡文（徵文帝系百七十四•）

或曰𧲜：

庚午卜大貞王其𧲜亡文九月（徵文典禮版卄五•）

或曰牢：

辛酉卜貞王口祖辛𣐼牢亡文（戩壽堂文字葉四，版十•）

乙亥卜行貞王賓小乙𣐼牢亡文（戩壽堂文字葉十九，版十二•）

或曰𡪞：

口卯卜旅貞王賓𡪞亡文（戩壽堂文字葉廿一，版三•）

或曰㬯：

戊辰卜旅貞王賓太丁𣐼㬯亡文在十一月（戩壽堂文字葉二，版九•）

要而言之：不出祭事祭品二端，鄭衆注周禮大宗伯“祭祀先卜”曰：“卜其日與其牲”；則凡殷契言“亡文”蓋亦牲物無異（牢，𢀛，𧲜，品等），祭日無礙（翌日，脅日，等），其事無過之謂（伐，叔等）矣•至於“亡文”之前，不言某事某牲某日者：

癸酉卜貞母㝅亡文（殷契卷一，葉卅一，版二•）

口口卜貞王口口口婦妣庚亡文（徵文帝系版二百卅一•）

則先卜其可之辭，亦未可以“无尤過”解；而晉語“吉無郵”（尤郵古通用），論語“則寡尤”，孟子“君無尤焉”“畜君何尤”，說經者竝以“尤，過也”爲訓，蓋不知“何尤”“寡尤”皆“無尤”一義之轉，“無尤”者乃殷周以來之成語，非比合六書不足以見其形，非參校經傳不足以見其義，“亡文”之與“无尤”證之經傳而無不合，考其音義而無不同，斷曰一言轉變，夫復何疑？

1928,5,6,廣州東山.

易卦爻辭的時代及其作者

余　　永　　梁

一. 商周兩民族文化的關係

商周不是一個民族，從詩書史記所紀的材料去考證，從他們社會組織上去推測，漸漸相信這個見解。

商周民族在地理上分佈顯然不同。商是東方民族，發祥地是山東。契至成湯凡八遷，都在山東境內。至湯遷亳，今山東曹縣南二十餘里。仲丁遷于囂，今鄭州榮澤縣西南十七里。河亶甲居相，在黃縣東南十三里。祖乙遷于耿，今順德府屬。般庚遷于殷，今安陽。漸漸由東方向中部移動，後更渡河而居。大約牧畜時代遷徙無常，到盤庚遷都後河北後，竹書記年所說的「自盤庚徙殷，至紂之亡，七百七十三年，更不遷都」，大致不錯。商中葉社會已有了很大的進步，由游牧的進爲農業的社會，盤庚以後不遷徙的原由，要以這個社會的情形爲主因。

商民族的來源，苦於沒有材料可考。不過它與夏也不是一個民族，它們地理的分佈也不同。湯由東方進展到中部，夏民族退至北部，後來夏民族的下落，也無從知到。商周是比較明白些。

商周民族的祖先，都是一段神話。后稷大約是周民族主農事的神，後來神變成人，就成了周民族歷史的第一頁。但是比較有理的是從公亶父算起。大雅綿『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斯，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律來胥宇。周原膴膴，菫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公亶父非大王，說見顧頡剛先生古史辨一四七頁)。公亶父是周民族的開創者，那時還是穴居，沒有家室。後來選擇耕地，找到岐山下的周地，纔卜吉而居。且看金文周字作㘜，從田中出米，可見周地是塊沃壤。這時周民族有沒有文字，眞是疑問。假如承認商周是同一民族，那自然可以同文字。換言之，商周非一民族，而竟同文字，則必係周民族本無文字，後與商文化接觸，而用商的文字了。

周民族的文化較商為低，似是事實。從理論方面講，文化較低的民族(野蠻民族)征服文化較高的民族，是世界史的常例。因為文化高的民族，往往有頹廢的趨向，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種風氣。一遇强悍的民族，就狂風暴雨般來摧殘毀滅了。

商周正也不是例外。

商末飲酒的風氣很盛，——出土的商代銅器，十九為酒器。——所以一遇到周民族的侵略，就抵擋不住它的來勢而顛覆了。我們讀世俘解克殷解所敍武王伐紂的事，絲毫不覺得是什麽仁義之師，只是兇殘慓悍的野蠻戰爭。

但是，商周文化的關係怎樣？周沒有滅商以前，它們的交通事業又是如何？

商的發祥地是東方，據卜辭地名，有「員侯」， 也就是師寰𣪘的「員」，春秋時的紀國在山東壽光縣南二十一里。

在西方卜辭所紀的只有「疆侯」， 文王所伐的邗。

銅器的𢧵伯鬲，𢧵中鬲。也就是世俘解的𢧵，文王所伐的耆，後來的驪戎國。

陝西出土的銅器，也多商器。

但這些部落，商沒有多大的權力統治牠，文王東漸窺商，伐密須，敗耆國(黎)，伐邗，漸愈與商壤境相接。可是在文王沒有遷豐以前又差一些。王季與商通婚媾，大雅大明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於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約在大王的時候，已與商民族接觸。

周自公亶父遷到岐下，纔「貶戎狄之俗」，吸收外來的文化，於是周民族漸漸強盛。

至文王更銳意維新，史記所說的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都是異族往歸，辛甲大夫大約是商人。這時接受吸取商的文化，已經很成熟。

周民族固有的文化可說很少，惟一的區別是社會制度的不同。一種制度是根據它民族精神習俗與物質的基礎，它有攸久的歷史。譬如兄終弟及的制度是商族，而周就是父子相傳。這是它們社會進步的程度不同；商還是牧畜兼耕種的社會，是一個部落，酋長似的領袖，自然要壯年的弟弟，纔能統治一個部落與其他部落爭鬥。

蒙古是游牧的社會，所以往往也有兄終弟及的事例。

周父子相傳是進步的農業社會所有的現象，這算是周所保存的固有制度。其餘制度大半襲用商的。

周的一切建設，實在文王遷豐以後。一個新興的民族，滅了商後很怕習染頹廢的風氣，酒誥盂鼎都是諄諄戒酒的話。那麽，周民族的文化可說是用了商文字後纔有的了。

周的銅器最早算是毛公鼎，盂鼎，南宮鼎諸器，考它的文字與甲骨文字相同，或略有變異。如卜辭德字作𢔶，毛公鼎作𢛳，盂鼎作𢛳；卜辭鳳字作[illegible]，南宮鼎作[illegible]，皆是其例。

以古文字的系統而論，我曾略略分析甲骨文與周的銅器文字之異同；甲骨文與春秋戰國時東方文字之異同。得到一些概念，就是東方諸器文字，雖然距商已數百年，然其字體結構往往直接與甲骨文同。譬如以字體而論，齊國器及田齊器，陳國器，邾國器，以及楚國器均與甲骨字體同一個脈胳下來。左傳定公四年「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殷民族原來發祥地在東方，所以東方諸族大約都與商同文化。我們看伯禽封魯要「變其俗，革其禮」，就是想以周的禮俗代商的禮俗，所以「三年然後報政」。齊太公封齊則「簡其君臣禮，從其俗」，所以「五月而報政」。齊的文字近殷，魯就有些不同，也是受齊魯二國文化政策不同的影響。

再以文字構造而論，據我的殷虛文字考及續考以東方器及說文所載古文相印證，其同者已有多字。至如甲文與三體石經古文合者亦多，如殷虛文[illegible]字，陳侯因資敦「朝覲」字作[illegible]，魏石經同敦文；殷虛文中字作[illegible]，石經作[illegible]；殷虛文[illegible]字作[illegible]，石經作[illegible]；殷虛文京字作[illegible]，石經作[illegible]；殷虛文戾字作[illegible]，石經作[illegible]。石經古文與說文古文均為東方文字，（從王靜安先生的東西二土文字說。近人頗不信王先生之說如錢玄同容庚二君，實則東西二土文字說從古文字上考證，從歷史上考證，均是可信，余另有考，此不詳。）故源出於商代文字。所以古文字的系統是商民族的文字後來分出東西二土的分別，這是時代地域久遠的自然的結果。

六國時各國紛亂，遂愈變愈乖六書，而成一種俗體字，就是兵器匋器鉢印等文字究其源仍本之於商的。

西方文字，周用商文字，周室東遷，秦從到雍，秦仍用周文字，如石鼓文及說文籀文均無大異處。

總而言之，周是一個後起的民族，就從后稷算後，也不過十五世而已。商從成湯

到紂已有二十八世。周承受商的文化制度，似無更大的疑義。

二. 商代無八卦及筮法之興

易河圖洛書都是漢人的一派話，這個傳說適足以知八卦與龜甲刻辭有相當關係，是傳說者無意留下來的徽識。銅器文字多是作圓筆，甲骨文則爲方筆，因爲契刀能方難圓，所以，八卦的一--，正是龜甲刻文的標識。周人從文字標識的演進，而有數學的參伍排比，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商沒有八卦，可從各方面證明。

(一)從文字上論，甲骨就沒有卦字，筮字，蓍字。卦字從圭卜，明明是有了卜字，纔有卦字的後起字。周人有了筮法以後，往往卜筮連舉，或先卜後筮，或先筮後卜，商如有筮法，甲骨卜辭不應一次都沒有連舉的。商書也只有卜而無筮，一直到君奭纔有「若卜筮，罔不是孚」二句。

(二)甲骨卜辭所紀的範圍，幾乎沒有一件事不用卜的。稱卜的有卜行；旅；史；賓；出；祝；逆；疑；師；王；來；射；箙；𣪊；晛；等。其他刻辭的範圍尤廣，那時似是沒有筮法，如果有筮法，龜卜的範圍也許縮小一些。

(三)卜法的起源是有特殊物質上的條件，商族還是初進農業社會，遊獵牧畜還佔重要地位，甲骨卜辭所記田獵漁撈之多不下二三百見，可以推證。刻辭是需要大宗的獸骨，也須牧畜社會纔能供給。而殷墟出土的甲骨，正是獸骨佔十之七八，龜甲纔十之一二而已。筮法是社會進到農業社會，脫離了牧畜時代，大家沒有許多獸骨來刻辭，纔有它來適應救濟這種缺乏而產生。

(四)據古書所載，事實上都是先卜後筮，譬如君奭「若卜筮，罔不是孚」。詩小雅「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衛風氓「爾卜爾筮，體無咎言」。至洪範「龜從筮從，龜從筮逆」，「龜筮共違於人」。謂先卜後筮，若筮不吉，還可再卜，與左傳僖四年「卜之不吉，筮之吉」，二十五年傳「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哀九年傳「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相同。從卜筮次序的先後，似也可以證卜筮發明的先後。

西南的民族也多用鷄骨卜法，漢書郊祀志「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鷄卜；上信之。粵祠鷄卜自此始用」。今據舊雲南通志知道爨蠻是「取

雛鷄雄者，生刳取兩髀束之，細剖其皮骨，有細竅刺以竹簽，向多寡向背順逆之形，以占吉凶」。卞惰也是「病不服藥，惟卜鷄卦，媚鬼神禱祀而已」。伯麟圖說稱普利「善鷄卜，有疑取雞骨卜之，輒兆」。東川府志稱乾羅玀「信巫祝，卜以鷄骨」。 圖書集成稱大玀玀「信鷄卦」。也有用籤的略如蓍法，如楚雄府志稱黑玀玀也用草籤，舊雲南通志稱爨蠻或取山間草薺束而拈之，略如蓍法。可知卜筮的發生，有它自然的程序，好像世界各民族一切制度的進步循着自然的程序一樣。

卦爻辭本稱繇辭，左傳襄二十五年『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是以爻辭爲繇辭。昭七年左傳『孔成子以周易筮之，遇屯之比，其繇曰：「利建侯」』，是以卦辭爲繇辭。故卦爻辭等於龜卜的頌，六十四卦等于龜卜的兆象。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就是繇辭。灼龜自然的兆象實非百二十體所能盡的，不過大致相似的就用其體的繇辭，若無所附麗的兆就要另造新辭。卦爻仿自兆而數有一定，繇辭也有一定的附麗，依卦爻檢辭即得，這實在方便得多。

易卦辭爻辭是與商人的甲骨卜辭的文句相近，而筮法也是從卜法蛻變出來的。甲骨的刻辭是所卜之事，或驗；其視兆而占吉凶之辭都沒有。如「癸丑王卜貞旬亡𡆥，在四月，王占曰大吉，甲寅肜小甲」。「𡧊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弘吉，甲辰口祖甲，王來正盂方缺」。 雖然知道甲骨亦有占，但是所占的辭則不可得見，只可由左傳所載的繇辭推知。左傳莊二十二年「懿氏卜妻，敬仲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與之京」。 襄十年傳「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襄九年傳「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 這種繇辭視兆而作，出于臨時占辭，出于新造。亦多有沿用舊辭，如有從前相同的兆所發生的事與占辭，則沿用其舊。如前無此兆，則須新造。兆象這樣地繁雜，不易辨識，筮法就是起來解決代替這種繁雜的。卦數有一定，則于卦爻之下繫以有定之辭，筮時遇何卦何爻，即可依卦爻辭引申推論，比龜卜的辨別兆象，實在是進步了。

筮法興後，雖然簡便，但沒有龜卜的愼重，所以只有小事筮，大事仍用龜。周禮「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卜辭命龜的範圍還要廣，稱卜某的有卜行；旅；史；賓；出；祝；逆；疑；師；王；來；射；簸；設；覭；等。至其他貞卜刻辭的範圍尤廣，幾乎沒有一件事不用龜卜。筮興後，小事纔歸筮的範圍。我們比較甲骨卜辭與卦爻辭的內容，就可知道它範圍不同的地方。例如周易筮婚事的很多，卜辭很少見；卜辭記祭祀田獵征伐的很多，易就少見了。從尙書左傳中亦知大事歸之卜，小事屬之筮。所以筮法是簡易通俗，大家很歡迎這種方法，比不得卜法很繁難，刻辭也不容易，甲骨更不易多得。

所以易雖然後起，以其通俗，就佔有人民思想的大部分，爲卜官所恃以佔重要地位的重要典籍。

三. 卦爻辭與卜辭的比較

固然，卦爻辭同卜辭的體制不相同——卦爻辭是繇辭，卜辭是命龜之辭。——但是如果時代相近而有淵源可尋，那麼，多多少少總可以得到一些近似。比方春秋說它是「斷爛朝報」，是再像沒有。然而爲什麼有這樣的記法，它怎不成篇成章的記去？這似乎是，春秋以前的巫史沒有大分家，他們聲息相通，他們的文章的體裁相近。所以比較春秋經文與甲骨卜辭，就得到相似的文句。如春秋經的入于某狩于某與卜辭的入于商相同，至自某與卜辭的至某相同，經文的「雨雪」「雨雹」與甲文也同，經文的「伐我西鄙」與甲文的「牧我西鄙」同。同時春秋經與卦爻辭比較也有些近似。這相互的關係很爲明白，那麼比較卦爻辭與卜辭，儻若它竟相似，那便是有淵源可尋。

(一)句法的比較

(1)卜辭　「甲午卜昱日乙，王其踐于向亡𢦏；于宮亡𢦏；于盂亡𢦏」。

周易　「困于葛藟；于臲卼」。

(2)卜辭　「庚寅卜在級，貞王田往來亡巛」。

周易　「无喪无得，往來井井」。

(3)卜辭　「癸子王卜貞旬亡畎，王占曰大吉」。

周易　「鼎玉鉉，大吉，無不利」。

「大吉，无咎」。

(4) 卜辭　「癸亥卜貞，王旬亡畎，在五月，彡日小甲」。

周易　「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5) 卜辭　「貞我旅吉」。

周易　「旅貞吉」。

(6) 卜辭　「口亥卜師口，大曲其喪」。

周易　「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注：次，師行所止也。卜辭金文作𠂤。)

(7) 卜辭　「癸卯卜出，貞旬亡畎」。

「貞不允出」。

「貞不出」。

「癸未子卜貞我不吉出」。

周易　「不出戶庭，无咎」。

「不出門庭，凶」。

(8) 卜辭　「戊寅子卜有它；戊寅卜亡它」。

「辛酉卜口貞，今日王步于辜亡它」。

周易　「虞吉有它，不燕」。

「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有它，吝」。

(9) 卜辭　「其獲，其獲」。

「其雨」。

「甲子卜亞戈口龍母啓其雨，弗每有雨」。

「辛口王從省，其每」。

周易　「其亡，其亡，繫苞桑」。

詩衛風「其雨，其雨」。

(10) 卜辭　「其弗克」。

「貞其克乎」。

周易　「乘其墉，弗克攻，吉」。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11) 卜辭　「巳未卜，其剛羊于西南」。

「貞尞于西南」。

周易　「利西南，不利東北」。

(12) 卜辭　「庚辰卜大貞來丁酉，其口于大室，口于西鄉」。

周易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13) 卜辭　「戊戌王卜貞田噩亡巛，王田曰吉，獲狼一」。

周易　「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14) 卜辭　「其又長子叀龜至，王受又」。

周易　「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

「王明並受其福」。

(15) 卜辭　「貞亡得」。

周易　「大有得，无疑」。

(16) 卜辭　「逐鹿獲」。

周易　「良馬逐」。

(二)成語的比較

(1) 卜辭　「利」

「不利」

周易　「利」

「无不利」

「无攸利」

(2) 卜辭　「吉」

「大吉」

「弘吉」

周易　「吉」

「大吉」

(3) 卜辭　「有它」

周易　「亡它」

(4) 卜辭　「弗每」

「其每」

周易　「无每」

(5) 卜辭　「䖵䖵」

周易　「次且」

(6) 卜辭　「克」

周易　「弗克」

(7) 卜辭　「得」

「亡得」

周易　「有得」

「无得」

(8) 卜辭　「若」

「弗若」

周易　「若」

「如」

「不如」

(注：廣雅釋言「如，若也」。尙書微子「若之何其」，史記「若」作「如」，儀禮有司徹「如是以辯」注「今文若爲如」，則知尙書金文中之「王若曰」亦卽「王如曰」。殷虛書契卷五三十葉正有「王如曰」之語，可爲佳證也。凡金文中首言「王曰」的必加若，蓋示一篇的領起。金文再言「王曰」以上則皆不加「若」，亦可以爲證）。

卜辭的成語，亦有爲易所沒有的，如亡巛，亡𢦏，弗𢦏，亡田，弗㛸，等。易的成語爲卜辭所沒有的亦有无譽，有譽，厲，有厲，有眚，災眚，等。以其體例的不同與地方時代不完全相同的關係，當然不能盡同。但僅就同的方面，亦足證易之仿自卜辭了。

四. 從史實上證卦爻辭爲周初作

今文家是把易統統給與孔子一人，因爲他們相信六經皆孔子所作的緣故。古文家又把六經統統給與周公，至多孔子删删而已。古文家說已爲今文家駁倒，但今文家說也是同樣的不當。十翼固然是亂湊出來的，卦爻辭也不是孔子作的啊！易在史記纔說孔子贊易，到淸代就說他作易了。卦爻辭不是周公作，倒實是卜巫之官作的，它的時代是周初。

易不是史書，然而無論那一種書，必不免帶有時代的背景，只有成分多少的差別。把易卦爻辭作歷史的考查，不能算全無所得。

(一)風俗制度　　卦爻辭本是日常所用書，故取日常之事。

我們考易所言的古代民俗如：(甲)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六三「卽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入含往，吝」。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古代婚姻掠奪之情畢現，六二是說「女子十年乃字，男者乘馬桓桓，屯於女家之門，非寇也，乃婚娶也」。六三是說「婚娶沒有媒，就去取她，君子是不這樣的，要是這樣就不好」。上六是說「畢竟搶了婚了，看男的多麽威風，女的還哭泣很厲害呢！」。掠奪婚姻，在社會進化史上的篇幅，很明白的。就是中國西南民族如猺，獞，苗，等都還有這種遺風。雖然商周距今幾千年，然而在社會進化上，這種民族還與周時的文化在一條線上。如東川府志載爨蠻的婚俗云云。

「聘婦議銀幣，娶議牛馬。輕重多寡，憑媒妁口。貧者不易得婦。爨之父母，將嫁女三日前，持斧入山，伐帶松葉，樹於門外。結屋，坐女其中，旁列米淅數十缸。集親族執械瓢杓，列械環衞。壻及親族，新衣黑面，乘馬持械，鼓吹至，兩家械而鬥，壻直入松屋中，挾婦乘馬疾驅走。父母持械杓米淅澆壻，大呼親族同逐女不及，怒而歸。新婦在途中，故作墜馬上，新郎挾之上馬三，則諸爨皆大喜，卽父母亦以爲是爨女也」。

睽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光張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也是掠婚時的奇異情形。

詩七月「我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也有這種掠婚的意味。這種風俗在東周以後少有見到的。

(乙)臣妾　奴隸制度在卜辭中嘗見，如奴，妾，奚等。臣最初的意義當是對外族而言。奴隸發生的來源有二，一爲對外獲得的俘虜，一爲對內有罪的百姓。微子「我罔爲臣僕」，就指俘虜而言，禮記少儀「臣則左之」注「臣謂囚俘」，亦是其義。遯九三「畜臣妾」，損上九「得臣无家」，正與盂鼎「錫汝臣十家」互證。臣有家竟與後來的部曲舉家相從同，大約是當時奴隸是那時成一種階級，爲主人統治而作種種生產的勞動。這在後來少見，而臣的意義爲「君臣」之臣。

(丙)用貝　最古的貨幣制度是用朱，玉，貝。殷墟亦出有骨貨。盤庚「具乃貝玉」，世俘解「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都是商用貝玉的證。在周初也還有用貝的，如公中彝之「貝五朋」，撫叔敦蓋之「貝十朋」。震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正是言貝。損益二卦的「或益之十朋之龜」，亦用「十朋」這名詞——東周前的常語。

至於制度，張惠言虞氏易禮其辨周制亦多是處。如益「王用亨於帝吉」爲郊祀禮。他如喪禮，聘禮，朝禮，賓禮，時祭，宗廟，均足參知爲周代禮俗。還有宗法制度雖商代也許有，但不過限於家族而已，周初纔盛行。卦爻辭正言宗法，如同人六二「同人於宗」，便是。鼎初六「得妾以其子无咎」，是周長子雖卒，不立敵孫之制。鼎九二「鼎有食，我仇有疾，不能我卽」，是周妾子爲君，不得尊其母之制。

(二)史事　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史記龜策列傳「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這雖是後來的話，但筮起於周，這種傳說倒是事實，繫辭還沒有把易當做文王周公作的。現考知爲文王事的有(A)帝乙歸妹　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歸妹「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易是周卜官作的，何以他去記帝乙嫁女的事呢。原來並不奇怪，因爲正是嫁女與文王呢。殷周通婚，大任已是先例。大雅大明「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大邦就是指商，俔天之妹，紂之女弟。親迎于渭，文王迎于渭也。這在周爲很大的一件事，而又是關於婚姻，所以卜官就記下了。

(B)享于西山　享于岐山　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升六

四「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正義曰「事同文王之會，故曰王用享于岐山也」。西山也是岐山，皆文王之事。

(C)震「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正義曰「天之震雷，不應只聞百里，蓋以古者之啓土，百里爲極。文王作繇在殷時，明長子威震于一國，故以百里言之也」。又云「震卦施之于人，又爲長子，長子則正體於上，將所傳重，在則撫軍，守則監國，威震於百里，可以承奉宗廟彝器粢盛，守而不失也」。 正義信文王作卦詞，故以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爲指武王。實則文王並沒有囚於羑里那一回事。震驚百里正是文王開國的情形，文王在岐山雖實際不止百里，這却是約詞。文王在岐山很有政績，後來纔能開拓而伐犬戎，密須，耆國，作豐邑。這事在周人當然歌頌，卜官也就用作繇詞。

(D)既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周初對商稱東土，己稱西土，如牧誓「逖矣西土之人」，「以役西土」，大誥「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康誥「以修我西土」。洛誥「大相東土」。而酒誥「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尤可知西鄰係周邦，在文王之時。正義曰「東鄰不能修德，雖復殺牛至盛，不爲鬼神歆饗，不如我西鄰禴祭雖薄，能修其德，故神明降福」。 西鄰正是指紂不能修德。

以上四事，皆可認爲卜官記文王的事。至以卜官語氣而知其爲周初事的亦有。如(1)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與書無逸周公戒用小人的意思全同。「開國」，不是周伐商後的「開國」嗎？大君，疑是周公。

(2)蠱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疑伯夷叔齊不仕的事。

(3)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箕子以之」。 箕子與文王對舉，當不必從今易箕子作荄滋。蜀才箕作其，箕本爲其孳乳字。說文𠀠古文箕省，㔻亦古文，𠤻亦古文。𡖍籀文，匧籀文。古金文亦復如此。

(4)觀盥「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生用爲姓字，宗周如是，如史頌敦「里君百生，帥𨸏盩于成周，休又成事」。百生，百姓。

(5)屯「勿用，有攸往，利建侯」。這是卜官卜建侯的事，武王滅商後纔大封宗族，功臣，謀士。成王時也有，成王以後就少見，故可說這是周初封建的事。

卦爻辭所紀史事皆在周初，最晚的事也只到康侯，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

接」。康侯就是康侯封，銅器有康侯封鼎。證據是六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康侯是文王的兒子，所以稱王母了。康侯這時還沒有封衞，則是在武庚管叔未叛之前。從上面史實推知卦爻辭作於成王時，大概可以說有些根據。

卦爻辭在當時一卦一爻之下，儘有不同的繇辭，後來纔删削成爲定本，所以卦爻辭有同樣的事實而分隸於不同的卦爻之下，如「帝乙歸妹」的事兩見，「高宗伐鬼方」的事兩見。可知卦爻辭是逐漸增易，到後來纔完整。

五. 易作者的附會

易是卜官作的，很爲明白。卜巫是古代智識階級的重要份子，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金文亦有大祝禽鐘。左傳又稱祝宗，祝史。祝就是禮官，掌祭祀等事。大卜左傳又稱卜正，卜正是最古的名稱，大約商代也稱卜正，因爲卜辭有猷正，田正的官名。古代人民的智識，都在神權時代，一切受着鬼神的支配，巽卦九二「用史巫紛若」，可以想見巫祝是何等重要的官職！商時固然一切行動無不問之於龜，就是周也還一樣。金滕載周公祈鬼神說「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現在看來覺得好笑，不過以那時信鬼神的心理，確是誠摯眞切的祈求。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武王還用遺傳下來的國寶，其對於卜筮戰戰兢兢的信從可以想見。

易就是卜正惟一的寶典，他們還想了一個救濟的辦法，於繁難的卜法外發明了筮法。這筮法的簡便漸次取得社會思想重要的地位，龜卜則漸次地銷微。到春秋時易與儒家還沒有發生深切的關係，以孔子而論，據史記所述是年少好禮，適周問禮。他的政治興味極濃，四十歲以前還是治學時代，他的書本知識是論語所說的「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所以孔子思想雖然復古，可是他的歷史觀念還淸楚。因爲那時社會的進步，帶有幾許工商的色彩，如齊管仲簡直以經濟侵略，爲實行「霸」的主要政策。試看下面的一段：

「桓公問管仲曰，身有天下而勿失道，有乎？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彼守國者守穀而矣。…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穀重一也。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此以輕重御天下也」。

這不是現今帝國主義所行的經濟侵略麼？因爲社會上有物質的競爭，封建政治制度崩潰，法治的觀念發達， 神權的思想漸次微末。 所以巫史就分了家，孔子是不言「性與天道」，不言「怪，力，亂，神」，也是時代自然的影響。孔子不曾說易，易不過是卜筮書中之一種，其餘的還多着呢。據羅平州志知道西南民族沙人「惟事卜鬼，吉凶，另有卦書」。 自莊子天下篇與天運篇稱述六經，把易就特別看重而傳下來。戰國末年以至漢代，儒家，方士，把易抓在手去發揮他們自己的學說。彖辭，象辭，文言都是儒家對於易的解釋。舉例說：彖辭的「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象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文言「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合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又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修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故居上位而不驕，居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雖危無咎矣」。都是很顯明的儒家口吻

原來莊子天下篇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也只是「道陰陽」的書，後來的繫辭便變了樣，繫辭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其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 添出些政敎的解說，反而把卜筮之義放在末尾。這是儒家後來慢慢得勢起來，社會思想已經脫離了神權時代，投機地去以政敎解釋易，那是怎樣的冠冕堂皇！於是這部向來在巫者手裏的也就輕輕地抓過手來了。這方法是怎樣？直截了當地說，便是說孔子作易；彎曲一點說，還拉上文王，拉上周公，再拉上孔子。同時古文家還有兩個巧妙的彌縫，就是「三易」之說；把歸藏，連山來做陪客。現分述於下：

㈠孔子作易　康有爲云，「詩書禮樂易皆伏羲夏商文王周公之舊典，於孔子無與，則孔子僅爲後士之賢士大夫，比之康成朱子尙未及也。豈足爲先民未有範圍萬世之聖哉。……以詩書禮樂易爲先王周公舊典，春秋爲赴告策書，乃劉歆創僞古文後之說也。歆欲奪孔子之聖，而改其聖法，故以周公易孔子也」。 康氏認孔子爲「敎主」，爲「聖王」，所以把六經都奪過手來戴在孔子頭上。這比漢時儒家說孔子刪六經爽快得多，——雖然都是近誣；那時儒家還是緩和的把易拉在儒家學說上。

廖平謂「易出于商人，經由孔修」。 所以講易晉明夷爲春秋時的晉楚。據友人的

講授筆記，其論證有：(一)「晉康侯」，「文侯」也。(二)「受諸介福于其王母」，讀作「父母」與明夷「其子」對文。(三)「晉其角」，大角國 在中國。「維用伐邑」，二伯專征。(四)「明夷」，楚夷狄，故言明夷。(五)「夷於左股」左傳楚人尙左，如殺得臣。「用拯馬壯吉」，晉明夷皆言馬，大首股腹心，皆以身比目。(六)箕子讀如其子，與王母對。(七)成十六年左傳晉侯將伐鄭，楚子救鄭：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明夷之)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今左傳脫「明夷之」三字，復卦無。南國之辭在明夷三爻。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謂射共王中目也，即左傳之變文。

這都是想證卦爻有春秋時辭句，蓋孔子所增修。

(二)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　　儒家共同承認的只是伏羲畫卦，重卦便聚訟紛紛，大別爲二：一，卦爻辭并是文王作，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是謂易歷三聖，鄭康成輩主此說。二，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劉歆馬融陸績主此說。今文學家據史記周本紀，日者傳，法言問神編，漢書藝文志，楊雄傳，論衡對作篇，皆僅云文王重卦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有以爲作卦辭者，康氏因謂卦辭爲孔子作。我們借用這些證知道儒家將易的作者附在文王周公孔子演變之迹。

爻辭非周公作，康有爲云，『周公作爻辭之說，西漢前無之。漢書藝文志云，「人更三聖」，韋昭注曰，「伏羲，文王，孔子」，即正義所引乾鑿度云，「乘皇策者犧，卦道演德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冒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晉紀瞻曰，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昔復其餘也」。亦無有及周公者。唯左傳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涉及周公，此蓋劉歆竄亂之條，與今學家不同。歆周官爾雅月令無事不託於周公，易爻辭之託於周公，亦此類也。馬融學出於歆，故以爲爻辭周公作』。爻辭固然不是周公作，但康氏又主張是孔子作，其誣亦正相同。乾鑿度，通卦驗都云孔子，而春秋緯亦謂「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這是今文家認孔子爲太有權威了，所以把易給了他。古文家不認孔子爲「素王」，所以把易送給較孔子爲古的周公。他們共同之點，是易在儒家發生影響，最好易是儒家的書；託之文王，周公，孔子，都是一樣的用意。

(三)三易之說　　周官太卜職「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而解說三易作者，至爲不一，杜子春以爲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玄則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孔穎達據世譜，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以連山起於神農，此又一說。

連山漢書藝文志無著錄，唐志始有，蓋劉炫僞作。胡應麟曰「連山易十卷，見唐藝文志，按班氏六經，首周易，凡夏商之易絕不同。隋牛宏購行寓內遺書至三十七萬卷。魏文成等修隋史，晉梁以降，亡逸篇名，無不具載，皆不聞所謂連山者。而唐始出，可乎？北史劉炫傳，隋文搜訪圖籍，炫因僞造連山及魯史記上之。馬端臨據此以爲炫作，或有然者。蓋炫後事發除名，故隋志不錄，而其書尙傳於後，開元中盛集羣書，仍入禁中爾」。連山本是漢人僞作,而後之連山，又是劉炫僞作的了。

歸藏漢書藝文志無著錄，至晉中經隋志唐志始有其名。現所謂歸藏，亦僞中之僞。馬端臨曰「歸藏漢志無之，連山隋志無之，蓋二書至晉隋間始出，而連山出於劉炫僞作，北史明言之；度歸藏之爲書，亦類此耳」。吳萊曰「歸藏三卷，晉薛貞注，今或雜見他書，頗類焦贛易林，非古易也」， 都是論晉中經的歸藏亦出僞作。

連山歸藏雖云後者係僞，但他們都相信眞的連山歸藏是三易中的。其實所謂眞的連山歸藏亦是漢人僞作。廖平易凡例「記云坤乾，是易爲殷末人作，孔子得而修之，亦如春秋之魯史。是經出於孔修，亦無所謂周易連山歸藏之說也。古學家創爲三聖之說，以文王敵孔子，別爲「三易」之名，猶是攻博士經文不全之故智。文王不已，馬陸更足以周公」。又云「周禮「三易」之說，乃劉歆攻博士經之僞說，詩之賦比，與易之連山歸藏，事同一例。……古文家攻經不全，六十四卦不能加，則創爲三易之說，以博士所傳只三中之一，以本經專歸之周，考之傳記，全無依据。左傳稱周易，亦爲古文家所加」。 連山歸藏爲漢人作，似無疑義。禮運「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焉，吾得坤乾焉」。 這是出自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 蓋漢人所加以爲造歸藏坤乾之證。禮運多有漢人之語，如「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老五更都是秦漢時纔有的制度。桓譚新論「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殷易簡，未知所據」。 何以連山反比歸藏周易多，從此中也可推其作僞的痕迹了。

易的傳授今文家有施孟梁京四家，而皆出於田何。他們的說禨祥，實從占卜家，

方術家，陰陽家裏面來的。易本來只是一部卜筮之書，所以秦焚六書，而易獨以卜筮之書得存。在西周巫史未分家的時候，巫者流作了易，浸入民間很深。至東周巫史分了家，史的位置漸高，向士大夫階級一邊走，巫只有落在下層了。易本是卜巫的專利品，史與儒家結合，還把易抓在手。一部易在戰國以至秦漢就各家都生影響。儒家，道家，陰陽家，以及方士，讖偉，都是言易的。

秦漢的儒學，不是孔門的儒學，孔子是很精明的人，不言「怪力亂神」。而秦漢的儒學，實雜糅陰陽家，神仙家，道家之說。例如秦始皇坑儒，據本紀云：「始皇言，諸生在咸陽，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三十六年，博士為仙眞人詩；三十七年，一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侯」。 這明是陰陽神仙的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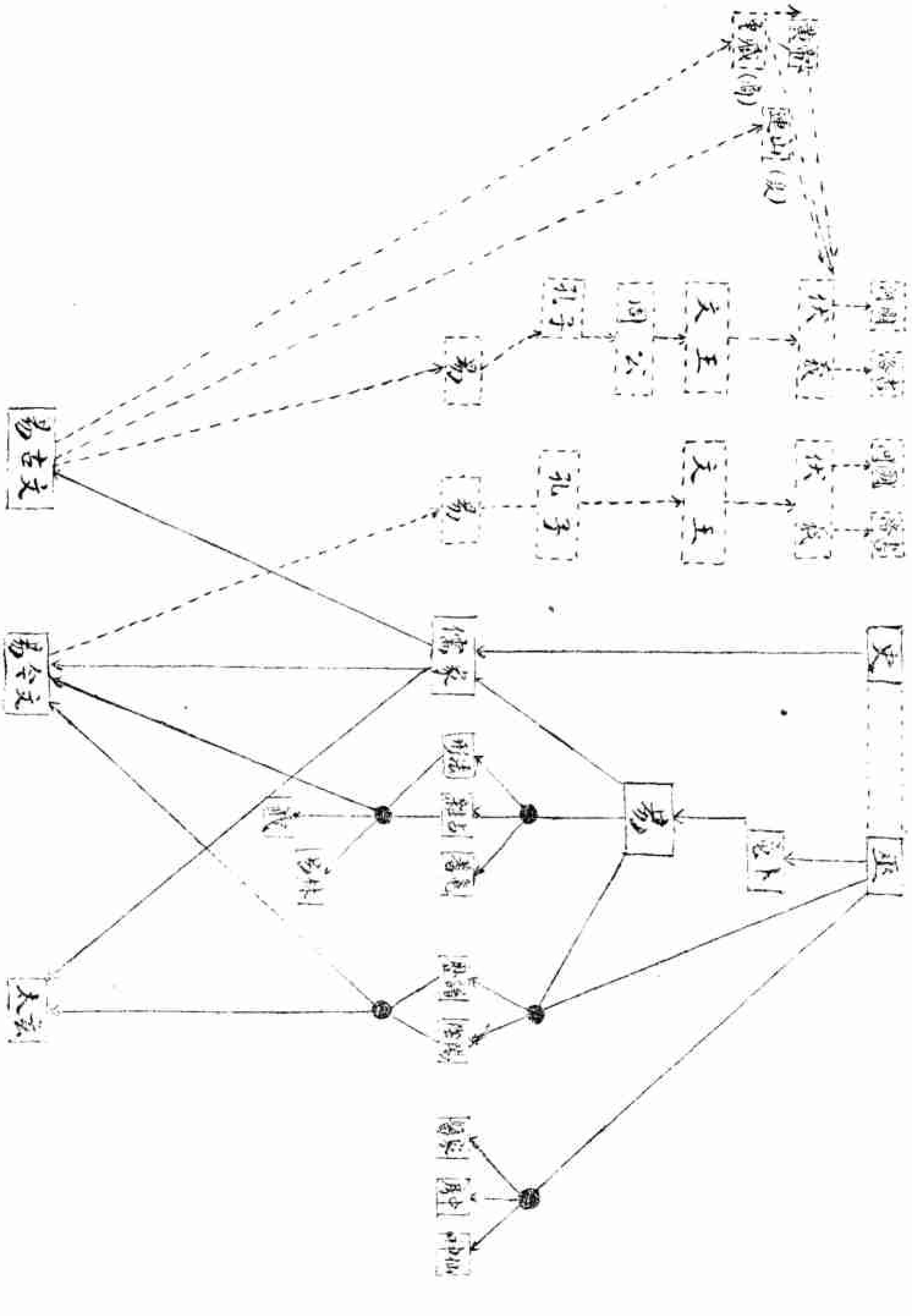
漢代大儒如賈誼，董仲舒，楊雄，劉歆，都不是孔門所謂儒學。賈誼雜陰陽道家，董仲舒更言陰陽五行災異。楊雄太玄摸仿易，全是陰陽。這是易的流變，於是各家都變了對於易的解釋。

比較起來，最初是用龜卜，後來用筮法，儒家用「禨禪」「象數」「義理」去解釋易，離易的本義愈遠，所以易遂「不切於用」。在漢有易林，後來有籤法，都因爲易不能切用了，纔應民間的需要而發生。

總括起來說：易是出自龜卜，周初卜巫者流所作的一部書。在社會上的影響很大，儒家尊爲六經之一。今文家認孔子爲素王，所以把易拖在孔子身上。古文家又拖在文王周公的身上，造出連山，龜藏，名曰三易；以連山，龜藏爲周易的陪客。而共同的傳說是河圖洛書的神話。易，竟少人知道它的眞象。

附圖　易源圖辨　　　十六年十一月初稿，十七年二月改稿。

本文作成後承顧頡剛兄替我閱訂一過，非常感謝。他並說：『洪範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圛，曰雺，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卜兆有雨，霽等五種，而占兆(此占當卽筮)，僅有貞，悔二種，此亦筮簡於卜之證』。 這話很對，補載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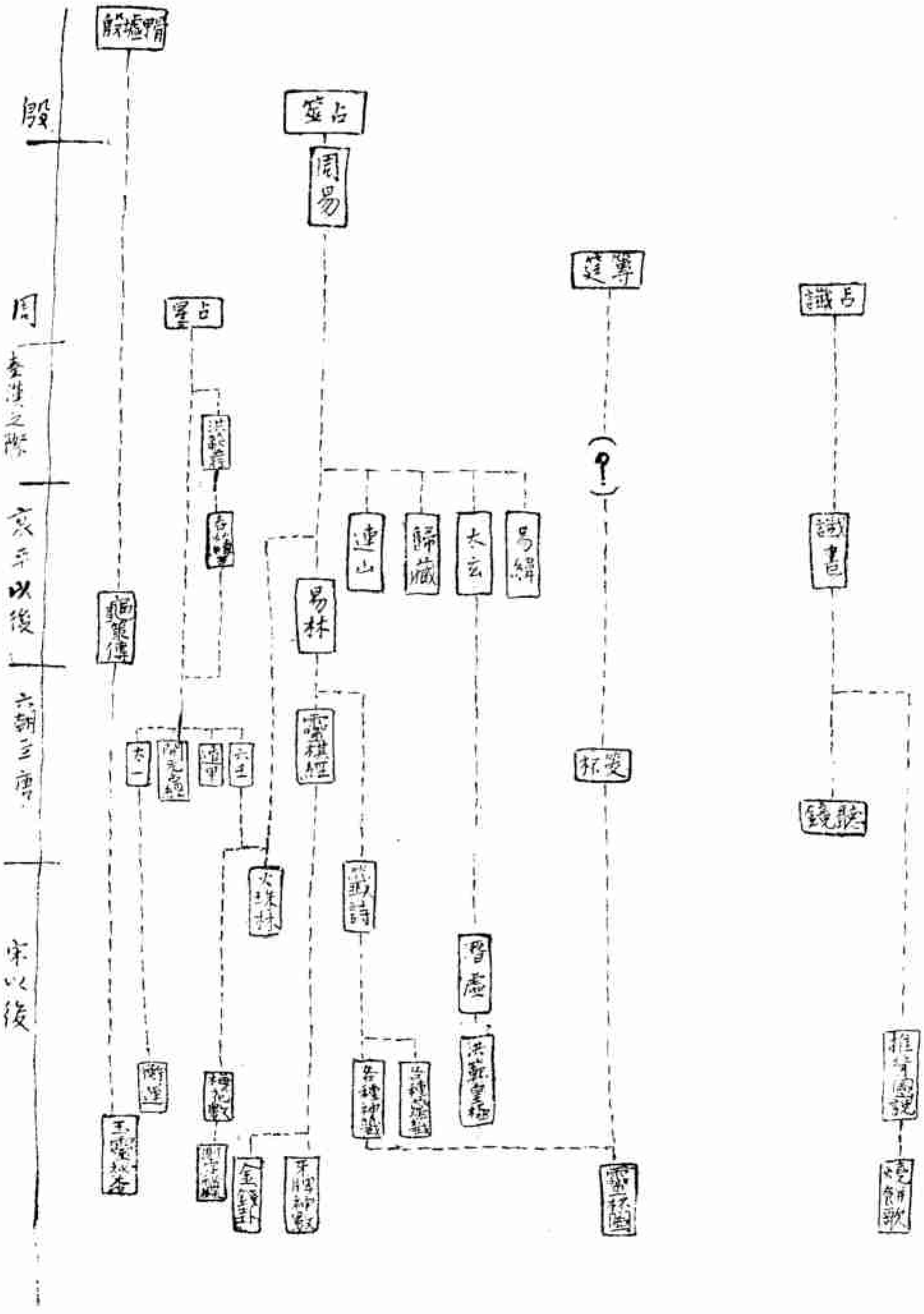
易源圖辨

占卜的源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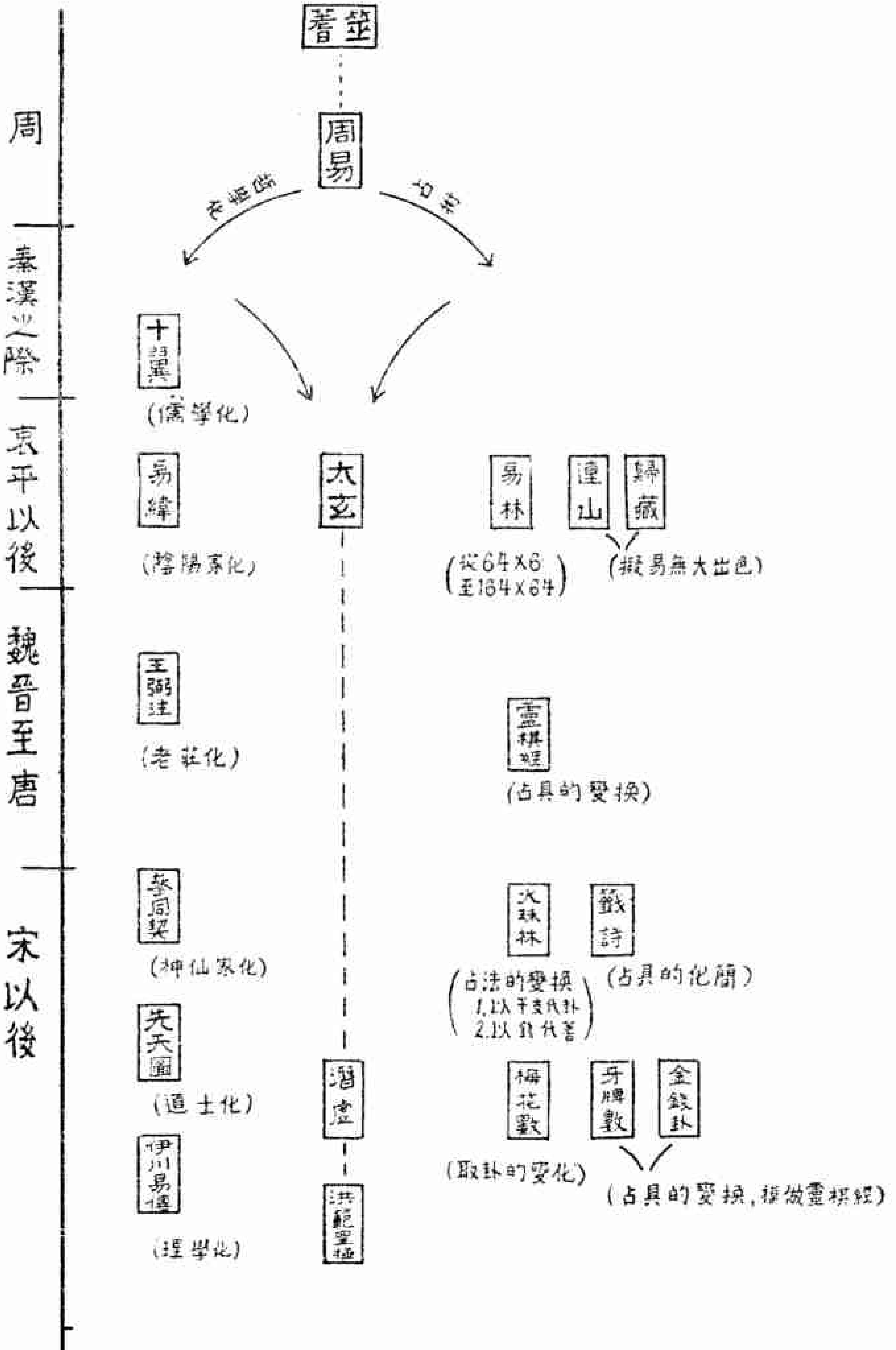
容肇祖

占卜的事情，在中國起源很早。秦漢以來的傳說，每每將易的卦畫歸之於伏羲。又後來的連山歸藏，竟託始於伏羲和黃帝，或較明白的，則以為是夏殷的易。傳說無徵，當然未可信從。近二十年來殷墟甲骨的發現，而後談占卜的，乃得實物的證明。我們據其文字，以證古史，而殷代的史事，乃得有切實的記錄。至於說到占卜的起源，雖未得直窮他的本始，而殷代的占卜的狀況，已可瞭然明白。向來最糾紛的，最不易解決的，周易的一箇問題，到此當亦可以迎刃而解。蓋占術的周易，既不是古帝王的神奇；而哲學化的周易，也不過是多生的枝節。從古占卜的研究，以明探他的起源，又從近今占卜的流變，以尋他的支裔，就知道周易一書，祇不過用古聖人的名號作了包皮，也都和別的占卜書屬一例的呵！現在說占卜的源流，簡單一點的說明，略如下表。辨證解說，下當更詳。

占卜源流表


殷墟甲骨
筮占
周易
星占
筵篿
識占
殷
周
秦漢之際
洪範
連山
歸藏
太玄
易緯
(?)
識書
元帝以後
龜策傳
易林
六朝三唐
太一
遁甲
六壬
靈棋經
杯筊
鏡聽
宋以後
火珠林
洪範皇極
推背圖說

周易演變表



周
秦漢之際
東平以後
魏晉至唐
宋以後
蓍筮
周易
十翼
(儒學化)
易緯
(陰陽家化)
王弼注
(老莊化)
參同契
(神仙家化)
先天圖
(道士化)
伊川易傳
(理學化)
太玄
潛虛
洪範皇極
易林
連山
歸藏
(從64×6 至164×64)
(擬易無大出色)
靈棋經
(占具的變換)
火珠林
籤詩
(占法的變換 1.以干支代卦 2.以錢代蓍)
(占具的化簡)
梅花數
牙牌數
金錢卦
(取卦的變化)
(占具的變換,模做靈棋經)

一. 從殷墟甲骨考證出古代占卜的實況

研究占卜的起源或其所發生的時代，從甲骨上徵驗，則知甲骨的占卜盛於殷朝，而不一定是起於殷朝？他的刻劃的美麗，文字的精巧，或可證爲前此有一種粗醜的或者沒有文字紀錄的時期。而占卜的年代究始自何時，實不可考。我們祇好就殷墟的實物爲限，以說甲骨的占卜的時代。案殷虛書契考釋以爲"史記殷本紀載成湯以來至於帝辛傳世三十。今見於卜辭者二十有三"。卜辭中所見的帝，有大乙（卽天乙，卽湯）大丁，卜丙（當卽外丙），大甲，太庚，小甲，大戊，中丁，卜壬（卽外壬），祖乙，祖辛，祖丁，南庚，羊甲，（卽陽甲），般庚（般卽古盤字），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康丁（史記譌作庚丁），武乙，文武丁（竹書作文丁史記作大丁）。文丁以後，帝乙，帝辛的名，爲卜辭中所沒有。可徵甲骨是盤庚遷亳後，至武乙徙河北前所作。因爲現今龜甲出土的地方，就是盤庚所遷的地方。盤庚確在紀元前多少年，現在頗不易考，因爲司馬遷記宣王以前，亦祇紀世代，而沒有紀年，大約當在紀元前千數百年光景。那時的占卜法究竟是怎樣的，殷虛書契考釋從實物上觀察所得，證說如下：

> 卜以龜，亦以獸骨。龜用腹甲而棄其背甲。（背甲厚，不易作兆，且甲面不平，故用腹甲。）獸骨用肩胛及脛骨。（脛骨皆剖而用之。）凡卜祀者用龜，卜它事皆以骨。田獵則用脛骨，其用胛骨者，則疆理征伐之事爲多。故殷墟所出，獸骨什九，龜甲什一而已。其卜法，則削治甲骨甚平滑，於此或鑿焉，或鑽焉，或旣鑽更鑿焉。龜皆鑿，骨則鑽者什一二，鑿者什八九，旣鑽而又鑿者二十之一耳。此卽詩與禮所謂契也。（鑿跡皆楕圓，如◎；鑽則正圓，如○；旣鑽更鑿者，則外圓而內楕，如◎。大抵甲骨薄者或鑿或鑽。其鑽而復鑿者，皆厚骨不易致坼者也。）旣契，乃灼於契處以致坼。灼於裏則坼見於表，先爲直坼而後出歧坼，此卽所謂兆矣。（殷虛書契考釋一〇七——一〇八頁）

從上可知殷代的卜法，或鑿或鑽，而契後又用灼以求兆。殷虛書契考釋又說"不契而灼則不能得坼。旣契則骨與甲薄矣，其契處刃斜入，外博而內狹，形爲楕圓，則尤薄處爲長形。灼於其上，斯沿長形而爲直坼，由直坼而出歧兆矣。於以觀吉凶，並刻辭於兆側，以記卜事焉"。（同上）這是很有徵驗的說明。又舉所見的兆形，略如下：

這些兆形，和周禮太卜所掌的“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又卜師所掌的“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功兆”未知是否有合？然而觀兆定吉凶，自然需要着太卜或卜師的神悟了。

殷虛甲骨所記的卜辭，很是簡單。不過紀所卜的事和所卜的吉凶而止。據殷虛書契考釋所記，除斷缺不可讀的外，卜祭的三百六，卜告的十五，卜享的四，卜出入的一百二十八，卜田獵漁魚的一百三十，卜征伐的三十五，卜年的二十二，卜風雨的七十七。這八事外，尚有其他所卜的事情。我們可知那時卜的事情，以祭爲最要，因爲祭神是古代最隆重的一宗事情。其次便是田獵，其次便是出入，這都要聽從神的意旨。其次，年及風雨，這是歲時中的希望。征伐亦是重要的事情，這是不常有的，從盤庚到大丁時，祇殷虛書契考釋所記的已有三十五次，也不算少，可見征伐也都是聽候於神的意旨的了。

殷虛甲骨卜辭表吉凶及允否的意義。如祭祀，則爲亡丈，亡𠧢，受㞢（羅釋㞢爲又，卽福祐，甚確），允乍日，亡𡆥，其牢玆用，其牢𠦪玆用，犬，百牛百用，其五牢，其三牢，十羊廿牛，一月酒，二月俎，三羊三豕三犬，等。卜告的則爲今月告于南室，允之告麥，亡其告麥，等。卜享的則爲于戊申享，弗享見，其大享耑，等。卜出入的爲其大出五月，不允出，我不吉出，方不大出，乙巳王入于商，王步亡𡿧，步于敵亡𡿧，往來亡𡿧，往來亡𡿧在九月，亡𢦔，王步歸，毋歸，先歸九月，人歸，人不歸，等。卜田漁的爲王狩于㐅，王步狩，往于田亡𡿧，王田往來亡𡿧，衣逐亡𡿧，王𠂤曰吉，王𠔼曰在三月，今月獲，王其往逐鹿，王不其獲鹿，允獲鹿五，羊不其得，御子漁，等。卜征伐的爲隹其弗克；往征；其伐𢦏利，不利；伐𢀛，帝不我其受又；𠬝登人三千乎，𢀛方弗受之又；今月師亡𠩁𡫀；師往衛亡𡆥；登人三千乎戰，等。卜年的爲受黍年，我不其受年，弗受之年，我受黍年三月，等。卜風雨的爲其遘大風，不遘風，大風不隹𡆥，其雨，今月其雨，雨一月，今三月帝命多雨，允雨，其雨之月允不雨，其雨在五月，其延雨，不多雨，其遘大雨，不一冓雨，其雨在圃漁，等。看這些卜辭，都是簡單的對事表示吉凶可否，是沒有定辭的。

二。周代的占卜——龜，筮，筳篿，及星占等。

周代承殷之後，用龜的占卜，仍是通行。春秋成公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這是顯然的事實。而當時另有用蓍的一種筮法，和他相副。蓍筮在殷無可考，疑當初是戎狄的占卜，到周勝殷，遂變易而興盛。“易”有更代的意義。易繫辭說道，“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 又說，“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或者就是起於這時？代殷而起，故又稱為周易？後來的楚，亦有一種占術，是用筳篿的，屈原離騷說道，“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予占之”。王逸注云“藑茅，靈草也。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 後漢書方術傳李賢注引楚辭注云，“筳，八段竹也”。 這種卜術，是龜筮之外的一種，今未能詳，或為近代杯珓所自起？周代龜筮並用，是可以證明的，如詩氓篇說，“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國語晉語“愛疑，決之以卜筮”。 但是筮用蓍，較之鑽龜鑿龜灼龜為簡便，故有看龜為重於蓍的，如左傳僖四年傳說，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又洪範說，

立時人作卜筮。……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二從三逆，而說作內吉，這是很特別的，可證古人龜筮並用時，寧舍筮而從龜的見解。曲禮及表記俱說“卜筮不相襲”。鄭玄注曲禮以為“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策也。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他注表記又說，“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然而案之洪範所說，恐不盡然？胡煦說道：“卜筮不相襲者，蓋以卜人筮人，各有專職，故惟卜與卜襲，筮與筮襲，而以卜襲筮，以筮襲卜，則其法不相通焉。若卜筮互為占，此則禮之所有，則龜從筮從之說也”。(卜法詳考卷二)說較可通。

周代用龜卜的事情，有可以證明他的卜法的，如詩大雅說“爰契我龜”。荀子王制篇說“鑽龜陳卦，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擊讀為覡) 韓非子飾邪篇說“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 莊子外物篇說“卜之，曰殺

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這是很明顯的，可證戰國以前龜卜的方法仍是象殷朝刻鑽的故事。周禮說的“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當是周代卜法的遺說，和殷墟甲骨的遺物，可以互相證明。至於周代龜卜的辭語，詩定之方中說的“卜云‘其吉’”。‘其吉’當是卜辭。韓非子的兆曰‘大吉’，‘大吉’亦是卜辭。這是卜辭中最單簡的。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說“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又閔公二年，“成季之將生也，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國語“晉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國移心焉’”。左傳僖四年，“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這些卜辭，雖是戰國時的傳說，可證周代的龜卜辭，已是由簡單變繁複，但是卜辭仍是沒一定的。

占筮是周代特別顯著的事情。他的方法是用蓍。易繫辭說“探賾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說卦傳說“幽贊於神明而生蓍”。鄭玄周禮注說，“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他的儀禮士冠禮注說，“筮所以問吉凶，謂蓍也。所卦者，所以畫卦記爻。易曰，六畫而成卦”。賈公彥疏說道，

> 易筮法，用四十九蓍，分之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十有八變而成卦是也。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者。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

我們可藉以知周代的筮法。周代的筮辭，看左傳，國語所記，有和周易相合，亦有不相合的。周易是古代的占筮書，確無可疑。漢書藝文志說“秦燔書，而易爲卜筮之事，傳者不絕”。可證秦以前的人，都看周易作占筮書的。今將左傳國語所記和周易相合的辭，彙錄於下：

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

利用賓于王"(莊公二十二年。這是合周易的觀卦六四爻詞。)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僖公二十五年。這是引大有九三爻辭。)

穆公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襄公九年。這是引隨卦辭。)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死，偃御崔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娶之。筮之，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襄公二十五年。這是困六三爻辭。)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 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昭公五年。這是引明夷的初九爻辭。)

衞襄公夫人姜子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史朝亦夢康叔謂己夢協。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筮之曰，元尚享衞國，遇屯☵。又曰余尚立縶，遇屯之比☵。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且其繇曰，'利建侯'。(昭公七年。'元亨'爲屯卦辭。'利建侯'屯卦辭與屯初爻之詞皆同。)

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吉。……故曰'黃裳元吉'。(昭公十二年。黃裳元吉是坤的六五爻辭。)

宋皇瑗圍鄭師，晉趙鞅卜，不吉。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若帝乙之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哀公九年。泰的六五爻詞"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與這裏所說合。)

獻子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

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昭公二十九年。這和周易乾卦坤卦同。)

公子(重耳)親筮之曰，尙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交，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 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是二者，得國之卦也。(國語晉語。兩繇辭和周易屯及豫的卦辭同。)

以上十例，可證春秋時的筮占，已用周易的定辭。但是也有些占筮者，不用周易的定辭，而隨意命辭的，今將左傳，國語所記的，錄如下：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閔公二年。這在周易大有的六五爻辭是"厥孚交如威如，吉。)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僖公十五年。這和周易蠱卦爻辭全沒相涉，)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 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脫其輹，火焚其旗，敗於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從其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僖公十五年。周易蠱的上六說"女承筐無實，士刲羊无血，無攸利"。和這裏亦合。)

晉侯將伐鄭，楚子救鄭。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成公十六年。周易復上六爻辭爲"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國語周語。)

上舉的共五例，中間有一例辭徵異而意同的。可證春秋以後的占筮，大多數都是襲用

周易的成文。間有隨意遣辭，不從周易一書，其中亦有辭異而意義相合的。又就周易相同的十例及不同的五例看，指爻變說，如說觀之否的，凡十一，單指卦名的有五。都沒有用初，二，三，四，五，上，的名稱。艮之隨稱爲艮之八的亦一見。疑筮師相傳，其法到春秋時已小有變異，不盡沿用六爻的名稱。間有卜師不依據周易的成文，疑其源亦必定有所受。這樣看來，則周易祇是占筮家的參考書，彙集古占辭而成。但是在春秋時的占筮者多本於周易，可知周易的編集，當在春秋以前。今將周易的卦辭，爻辭上所述的人名和他的故事，彙述於下：——

(一)關於殷先王王亥的故事：如“喪羊于易，无悔”。(大壯爻辭“喪牛于易，凶”(旅爻辭。) 蓋王亥遷殷，已由商邱越大河而北，故遊牧於有易高爽之地。奴使牛馬，以爲民用，卽發見於此。有易之人，乃殺王亥，取其牛羊。天問所謂“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斃於有扈，牧夫牛羊”。扈卽易字之誤。考見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二)關於殷高宗的故事：“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旣濟爻辭)“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未濟爻辭)

(三)關於帝乙的故事：“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泰爻辭) “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漸爻辭)

(四)關於箕子的事：“箕子之明夷，利貞”。(明夷爻辭。)

(五)關於享岐山西山的故事：“王用享於岐山，吉，無咎”。(升爻辭。岐山爲周的發祥地。)“王用亨于西山”(隨上六爻辭)

(六)關於康侯的故事：“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晉卦辭。康侯，當卽康叔，封衞侯。)

上六項是比較容易認識的，如王亥的故事，不是經王國維的發現，亦未易知其爲何。但是已知的六項中，三項是關于殷的先王。一項是關於殷末的箕子。二項是關於周初，卽享岐山，錫康侯的故事。此外沒有什麼很顯著的周代的故事了。繫辭說的易之興在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的時候，合之所記事跡是很對的。大約占筮的盛行及今周易之成此大體，是在殷末，故說王亥高宗，帝乙的事，層見疊出。帝乙卽紂之父，其爲殷末可知。

到周初享岐山，乃用筮占。“王用享於岐山，吉無咎”“王用享于西山”的二條，明是當日筮占的事實。案殷虛卜辭卜享的有四；如下：——

甲辰卜王貞于戊申𦎫(卷三第二十四葉)

壬辰卜㞢弗𦎫見(卷四第三十四葉)

……王其大𦎫耑(卷四第四十二葉)

癸亥卜王方其𦎫大邑(卷八第二十二葉)

可證殷享必先用卜。到周改用筮，王用享於岐山等文，明是全錄筮辭的原文。由此可證在周易之先，筮辭是沒有一定。今傳本周易，和春秋以前的古本，同否雖不可知？而今本周易一書，疑最早亦不過在成，康，的時候，因所採用的故事有康侯的緣故。這時眞是周代的盛時。到春秋的時候，周易一書眞通行了，這時的筮師，他所說有和今本周易不同的，或不願因襲，自爲筮辭，亦未可知？

周易旣是周代盛時所出的一種占筮書，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計算之，說吉的爻一百二十一；說凶的爻五十二。說無咎的爻八十五。又有何咎，何其咎，匪咎的共四。說厲的爻二十六。說悔的二，有悔的四，悔亡的十八，无悔的七。說亨的三。我們現在別的不計，單計吉凶無咎三種，則吉一二一，無咎八一；凶五二；眞會大約變成了吉四，無咎三，凶二的比例數目了。又經文並稱君子小人的六，單稱君子的十四，單稱小人的三。君子小人當然卽貴族平民的分別，我們可見周易一書，大概是貴族階級應用的爲多。周易所占的事。大概是出入，涉大川，見大人，從王事，婚媾，田獵，訟，歲收，風雨，出征，祀享，禦寇，建侯等的事情。大約以出入，涉大川，見大人的事情爲最多。計周易利有攸往的十二，不利有攸往的二，利涉大川的九，不利涉大川的一，利見大人的七。從當日占出入的情形看，當時各地方交通的情形也可想見了。

周易之外，筳篿的一種占術，是不大明顯的，我們除楚辭外已無從考見了。星占的一種占術，在周代當是有的。我們知道古代的天文家同時是含有神祕的占驗的技術，而爲通俗所迷信的。如左傳僖公十六年春隕石於宋五，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荀子王制篇說“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筴，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司馬遷報任安書說‘文史星歷，近乎卜祝

之間”。 可證古代的天文家同時是帶有占卜家的性質。又左傳記的星占的事，並可以證明，如下：

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當日食？對曰，魯衞惡之。衞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衞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衞君乎；魯將上卿。

昭公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梓愼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衞陳鄭乎？……”

昭公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愼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

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

上舉五例，可見周代占星望氣的事實。洪範一書，雖不是箕子所陳，卻是周代的遺書。裏頭說的，休徵咎徵，以及“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都是含有星占家的見解，開後來洪範五行傳的先河。至於呂氏春秋的月令紀等，如孟春紀“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 等。這些時令的迷信，和洪範“日月歲時旣易”的一些話相同，可見那時的星氣的占候的狀況。

三. 秦漢間至漢哀平前的占術及其哲學化

周易在秦時以卜筮書得存。到漢初尊崇孔子，抱遺書的，多依附於孔門以自重。

於是占筮的周易亦依附於孔門，云"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漢書儒林傳)一若傳統淵源，像煞有介事的。史記孔子世家說道，"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漢書藝文志說道，

易曰，伏羲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這種"韋編三絕"，"人更三聖，世歷三古"的話，多麽好聽？大概是傳易的人，託古自重，以神其術，好比現在占卦的人，口念"伏羲，文王，周公，孔子，鬼谷先師…等"一般。史記漢書根據這種傳說去記錄，當然是不可靠的。如果孔子是讀易韋編三絕，爲什麽絕沒有向弟子提過，論語一書，亦絕沒有提過易的一字。古文論語"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陸德明經典釋文說"魯讀易爲亦，今從古"。可證魯論之文，明是"假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這和孔子"我學不厭"的話是相一致的。占筮家改竄原語的解釋，而後來的古文承之，一誤百誤，而孔子遂成爲術士的信徒，而十翼因以盡歸於孔子。至說文王作爻辭，說更無根。爻辭說'箕子之明夷'"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明是文王以後的事情。又所謂伏羲畫卦的說話，原於繫辭。以殷墟卜辭文字證之，知殷以前絕無卦畫。依託附會是卜師的能事，所謂伏羲，文王，孔子，作易，却原來沒有一點的痕跡。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的十翼出於秦漢之際，而秦漢以前的書絕沒有引過。當是這時期的出產品。歐陽修說"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易童子問卷三)這是很有見地的話。我們又知十翼所以依附於孔子的緣故，不是以他的占術，而是以他的哲學化的辭語。他的哲學化就是所以依託孔子，和得到儒家承認的原由。繫辭說道"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可見易的範圍，已由卜筮

方面而擴充到哲學的方面，眞是要哲學化了。就十翼中看去，如乾卦，彖說的“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象說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文言說的“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這些解釋，很有哲學化的趨向。至於繫辭，說卦，序卦，檢直是說易的哲學。繫辭說的如“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得失之報”。說卦說的如“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仁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序卦說的如“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稺也。物稺不可以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這可證周易是從占筮而到哲學化的。周易既從占術的一方面走入孔門，又有這種說易的哲學使他成爲儒術化，得以高踞六經的首座而貌似師儒，從此卜祝之流，便居然是儒林之首了！然而易學一方面固然傾向於哲學化，他方面則仍然是受術士的影響而保存他的筮占的神祕的性質。如漢書儒林傳所說的孟喜，梁丘賀，焦贛，京房，高相的一輩，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諸喜”；梁丘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焦贛“獨得隱士之說”；京房“以明災異得幸”；費直“長於卦筮”；高相“專說陰陽災異”。(俱見漢書儒林傳) 可知哀平以前的易學雖則是經過儒家化，然而很有人仍要保存他的占術的作用和神祕的性質。

上說占筮的周易經過一種的哲學化，此刻可以說儒學的術士化了。前說春秋的末期，頗有一些占星望氣的事實。到漢初的時候，這種占星望氣的學說，變爲說災異的一派。董仲舒便是把春秋中記的星變日蝕諸事，都認爲天意示警。這是不從占驗的說法，而看作天意的默示。這眞是儒學的術士化了。他說，“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尙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 這種說災異的有意志的天道觀念便是星占學說的變形。後來的劉向便是極力提倡這種學

說。其次，夏侯始昌以齊詩，尙書教授，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他的兒子勝傳他的尙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昌邑王數出，勝諫以爲"天久不雨，臣下有謀上者"。(見漢書本傳)這也是儒學的術士化。他如翼奉治齊詩，主張用六情(貪，怒，惡，喜，樂，哀，)十二律（亥卯，子卯，寅午，己酉，午酉，辰未，戌丑)說詩。宣帝命平昌侯王臨往學，奉奏說"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愚臣誠不敢語邪人"。(見漢書翼奉傳) 這種以時占人的邪正的方法，而用來說詩，眞是儒學的術士化了。然而除陰陽五行的一派說災異而非純粹的占術外，案之漢書藝文志所記，則有下列三大類占術的書籍，今錄如下：——

一・蓍龜：　龜書五十二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以上爲龜卜類。)

蓍書二十八卷；周易三十八卷；周易明堂二十六卷；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大筮衍易二十八卷；大次雜易三十卷；鼠序卜黃二十五卷；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任良易旗七卷；易卦八具。(以上爲蓍筮類)

二・天文：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皇公雜子星十九卷；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泰階六符一卷；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圖書祕記十七篇。（古代的天文學，近於占驗的方面爲多。上列的皆古天文學的書籍，大概大半屬於占驗。漢書藝文志說"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旣然是說紀吉凶之象，則古代的天文卽是星象占驗術又可見了。故全錄於上。)

三・雜占：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噎耳鳴雜占十六卷；禎祥變怪二十一卷，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變怪誥咎十三卷。（這些占夢，相衣器，噎耳鳴雜占，等。可以見漢代占驗術的複雜了。）

上列三種，可證漢代占驗術的複雜，確是一个迷信占驗最利害的時代。下文更述哀平以後的時代，尤可以見占術，便是承接這箇時期而更進一步的。

四．漢哀平以後的占術

上說周易的哲學化，又說儒學的術士化，到哀平以後，這兩種的潮流進行不止。當時的迷信達於最高度，在占筮之外，又出了許多不占的預言——即讖書。後漢書方術列傳序"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趣赴時宜者，皆馳騁爭談之也"。可以見當日的情形。圖讖書最著的爲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衍增，以廣其意。(隋書經籍志)然而當日的讖書，假託於古聖人，當日的人已發其覆，如尹敏對光武說，"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後漢書儒林傳尹敏)張衡上疏亦說，"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後漢書卷八十九張衡傳) 和讖書同時出現而依託於古聖人的爲緯書。隋書經籍志說"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七緯就是易，書，詩，禮，樂，孝經，春秋，等經的緯。而易緯又將周易及十翼的本來性質變化了。今傳的易緯八種：(一)乾坤鑿度；(二)乾鑿度；(三)稽覽圖；(四)辨終備；(五)通卦驗；(六)乾元序制記；(七)是類謀；(八)坤靈圖。易緯乾坤鑿度稱庖犧氏先文；公孫軒轅氏演古籀文；蒼頡修爲上下二篇。其僞託顯然。這些易緯都是陰陽家的說話，把周易重新做成一種的哲學和占驗的解釋。如易緯乾坤鑿度說的"太初而後有太始，太始而後有太素。有形始於弗形，有法始於弗法"。又如易緯乾鑿度說"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這是把易作成了一種的宇宙論的哲學。另一方面是將易作成了一種神祕的徵驗的東西，如易緯通卦驗所說的"凡易八卦之炁，驗應各如其法度，則陰陽和，六律調，風雨時，五穀成熟，人民取昌，此聖帝明王所以致太

平之術也。故設卦觀象以知有亡。夫八卦繆亂，則綱紀壞敗，日月星辰失其行，陰陽不和，四時易政。八卦氣不效，則災異㷔臻，八卦炁應失常"。這是受星占術及洪範五行說的影響，在春秋緯裏表現最多，而易緯中卦氣的說法因之成立。如易緯稽覽圖亦都是這種卦氣說的解釋。易在這時既然有託之於庖犧，軒轅，蒼頡的易緯，而周易的本身，亦因王莽借用周禮以實行他的政治改革的極力向周公捧場之故，那時的周公位在孔子之上，而易的爻辭遂被稱爲周公所作。後來的馬融易傳說"爻辭，周公所作"，(引見趙汝楳輯聞一)也就是哀平以後所起的稱謂。至於東漢的易注，有馬融，鄭玄，荀爽。李鼎祚說"鄭多參天象"，可證鄭玄的解釋已不能不受易緯的影響，可以見讖緯的勢力，在當時易學上的關係了。

除緯在周易上發生很大的影響外，周易的占術在那時亦發生一種的變化，卽由三百八十四爻，進而爲二千八百一十六爻，卽由$64\times6-64\times64$。這卽是從周易的占筮，進而爲易林的占筮。易林一書，後來所稱爲焦赣作的，但從易林一書細細考察，乃知易林確不是西漢人所作。一則漢書藝文志絕沒有提及這書；二則這書顯然含有東漢人的說話。今將這書所含有的內容細細的觀察，就可以見出這書，是哀平以後的東西:—

(一)這書所述春秋時候的故事二百三十餘條，大半出於左傳。左傳爲哀平以後所出的古文，非在東漢古文左傳盛行後，不應有這樣的引用之多。

(二)這書往往用漢書中事。如顧炎武日知錄所舉的"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長城旣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火入井口，陽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新作初陵，踰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見日知錄卷十八)這些證據俱是很好的證例。

(三)這書亦有說及王莽間的事情。如明夷之蒙說的"諷德頌功，美周盛隆，旦輔成周，光濟冲人"。益之升，節之革亦大致相同，在哀平以前似不會有這樣的話。又如屯之泰說的"坐立失處，不能自居，賊破王邑，陰陽顛倒"。(四部叢刊影元本如此)似指王莽時王邑兵敗事。疑用當日的讖語。又如坤之大畜說"典册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豫之蒙，大有之離，大過之大過，巽之明夷，中孚之恆皆同)蘭臺藏書，在東漢前不大顯著，而在東漢則成了最大的藏書處。這

條似是說經莽亂，惟蘭臺書得存，似可補史書之缺？

總上，可證易林一書確爲哀平以後的占筮書。即不然，亦當是慢慢的積漸而成，而今本易林，斷非全部是哀平以前所應有的。東觀漢記說“沛獻王輔，永平五年京師小雨，上御雲臺，詔尙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今易林震之蹇有這兩句。疑易林卽周易卦林之簡稱，初無關於焦氏的話。從東觀漢記看來，可證易林是在明帝永平以前的，其編集或始自光武時，由此逐漸加增，以成今本？有疑易林爲漢崔篆作的，又有疑是許峻作的。案之隋書經籍志，則後漢方士許峻等撰易新林一卷，又梁有易雜占七卷許峻撰，當與這易林無干。至後漢書崔駰傳說駰的祖父篆“著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祇是因爲六十四篇相同，遂定易林爲崔篆所作，尙欠確據。隋書經籍志除焦贛撰的易林六十卷外，又有周易占十卷，京房撰，注云，“梁周易妖占十三卷，京房撰”；周易守林三卷，京房撰；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注云，“七錄云伏萬壽撰”；周易占一卷，張浩撰；周易雜占十三卷；周易雜占十一卷；周易雜占九卷，尙廣撰，注云“梁有周易雜占八卷，武靖撰，亡”；易林變占十六卷，焦贛撰；易林二卷，費直撰，注云“梁五卷”；易內神筮二卷，費直撰，注云“梁有周易筮占林五卷，費直撰，亡”；易新林一卷，許峻等撰，注云“梁十卷”。這些易林的書，都是所稱爲漢代的書籍。所謂京房，費直等西漢人的著作，以焦贛易林例推之，恐不免有哀平以後假託的東西？到現在祇傳焦氏易林一書，周易占及周易妖占間見引於開元占經，其他亦無從討論了。

其次，依傍周易而僞作的有連山，歸藏。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玄注引杜子春說，“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小同鄭志說“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周禮所說的三易，祇有周易是可靠，其餘連山，歸藏二易，在哀平以前都沒人說過，可證這兩書爲哀平間的出品，依附周易而作的。桓譚新論說“王翁（卽莽）好卜筮，信時日”（引見羣書治要），自然會產出一些依託于伏羲，黃帝的卜筮書。桓譚新論又說，“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引見太平御覽六百八；末十二字，御覽所無，見北堂書鈔一百一）這些都是東漢以後的說話。漢書藝文志皆不著錄，其僞可知。後來的隋書經籍志不著錄連山，祇五行類有連山三十卷，云梁元帝撰。而唐

書藝文志有連山十卷 司馬膺注，則又僞上加僞。案北史劉炫傳說"時牛宏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送官求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則連山之僞上加僞，更可證明。歸藏一書案之隋志，則已著錄，又說"晉中經有之"，雖無僞中之僞，亦可斷爲哀平以後的作品。據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所輯，則歸藏爲模仿周易的作品，顯然可見。其書亦分六十四卦，中間祇換去周易的一些名稱，或改換次序的先後，如以𠙻(卽坤)爲首，需爲溽，小畜爲小毒畜之類。至如連山則又用剝，復，姤，中孚，陽豫，游徙等名。皆附會杜撰的名稱，以求比別於周易。我們從殷墟甲骨的刻辭，知殷卜本無定辭，則知斷無同時可以有一種有定辭之筮。而且夏殷的筮，在哀平以前，絕沒有人提及，必待哀平而後，王莽信古筮之時，始出現連山，歸藏二書，其僞當可知了。至顧炎武，以左傳所說的筮辭，周易所無者，如"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等辭，爲三易之法，則又過信周禮之弊。不知周禮出現在哀平之間，和連山，歸藏俱有蛛絲馬跡的關係，俱是不能過信的。

其次，擬易而作的，有揚雄的太玄。不幸不見知於王莽。劉歆說他道，"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這種半古筮半哲學化的東西，附會於天文歷數，以求跨過周易。他又識得一些古文奇字，不惜以艱深文淺陋。但是他的筮法，是揲三策而筮。變易的一--，爲一-----；變易的六畫爲四，稱爲方，部，州，家。漢書揚雄傳說，

> 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三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揲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漫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

可以知太玄的內容。他既然用八十一家代周易的六十四卦，用七百二十九贊代周易的三百八十四爻。但是他的方法不能簡便於易，而辭又較易爲艱深。雖然附會於歷數，而無所依託於古帝王，劉歆說他是要給後人蓋醬瓿，這是很應當的。王莽不喜歡他的太玄，大概也是因此。他的解嘲說"默然獨守吾太玄"，眞是騙人的話。他後來以甄豐

父子及劉棻獻符命，事發，從天祿閣自投下，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見漢書本傳贊) 然則揚雄非甘守寂寞而要迎合王莽的意旨可見了。

上說的俱是周易和蓍筮的變化，至於漢代的龜卜，沒有說及。漢書文帝紀大臣迎立代王時，代王"猶豫未定，卜之，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這些說話，史記文帝本紀中有之，依崔適史記探源的考證，以爲文帝本紀是後人依漢書補的。我疑心這些話，是後來的傳說，不必文帝時實有其事？至如史記日者列傳說道"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崔適以爲日者列傳是妄人所續，則更不足據。竊疑王莽好卜筮，故龜卜的術，復盛於哀平之際？周禮所說的，固然有殷周的遺法，而白虎通裏的蓍龜一段，說道"卜，赴也，爆見兆"，"龜非火不兆"，尚可證那時的龜卜的法尚存。史記龜策列傳疑亦東漢人所作的，他的卜法，可以作爲漢哀平後龜卜的方法？他的兆的分別，就是分首仰，(正義"謂兆首仰起"。)足開，肣開(索隱"肣謂兆足斂也"。)首俛大(索隱"兆首伏也") 横吉，等。殷虛書契考釋論鄭玄三禮注，以爲"一則曰'士喪禮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卽契，所用以灼龜'。再則曰，'以契柱燋火而歛之，契旣然以授卜師'。其注士喪禮又曰'楚，荆也。荆焞所以鑽龜者'。始誤以契與燋爲一物，鑽與灼爲一事。以鄭君之精熟三禮乃有此謬，此殷周卜法漢代已失之確證矣"。(殷虛書契考釋頁一〇九) 或者龜卜的法，再出現於哀平間，至東漢鄭玄時又失其傳呵？

五．魏晉南北朝至唐的占術

魏晉以來，最可注意的，就是周易完全脫離了占術的地位而成爲一種的哲學。蓋自東漢以來，說易的都不能無拘牽于五行及象數。如虞翻，管輅又都同時崇尚占術。到魏王弼始舍象數而專言義理。他的周易略例說，"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是故用無常道，事無軌道，動靜屈伸，唯變所適。故名其卦，則吉凶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以觀其動靜，則一體之變，由斯見矣"。(明卦適變通爻篇) 他又說，"得意在

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意可爲其徵"。(明象篇) 這種說話，都是要使易成爲一種純粹的哲學，離了卦象而說意義的。不特是如此，他還要把易做成了老子一派的哲學，最明顯的，他的周易注解觀的彖詞道："統說觀之爲道，不以刑使物，而以觀感化物者也。神，則無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之使百姓，而百姓自服"，又釋未濟的六五爻說道："處於尊位，履得其中。能約剛以禮，用建其正；不忌剛長，而能任之；要物以能，而不犯焉。則賢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不爲而成，不行而至矣。大君之宜，如此而已"。這又是拿易去說老子的哲學了。由此，王弼的注行，而周易遂新成了又一種的哲學。至唐孔穎達爲作義疏，用王弼義，周易于是離占術愈遠了。

周易既然一方面成了老莊的哲學化。後來，出現了一種周易參同契，就是燒丹的道士用來解作丹之意的。這書相傳是漢末魏伯陽所作。但是隋書經籍志不載，而始見於舊唐書經籍志，列之五行家，有後蜀彭曉注本，通志藝文略又列崔直弱，徐從事各注本。疑是出於唐代？這書多借納甲之法，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要，以陰陽五行昏旦時刻爲進退持行之候，後來言鑪火者皆以是書爲鼻祖"。(四庫總目提要) 可知周易這書眞變化不測，又會成爲丹術化了。

周易既在別方面發生了哲學化和丹術化。然而在占術上亦是發生很大的變化。據陸德明經典釋文每卦之下，注說八宮六世，如屯下注道"坎宮二世卦"蒙下注道 "離宮四世卦" 。這些八宮世應的說話和今傳的京氏易傳說的相同。 但考之漢書藝文志祇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隋書經籍志，載周易十卷，漢魏郡太守京房章句。此外又有周易占十二卷，周易守林三卷，周易飛候九卷，周易飛候六卷，周易四時候四卷，周易錯卦七卷，周易混沌四卷，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一時周易的著作，群歸京房，然而都沒有說京氏易傳。經典釋文所引，亦祇說京房章句十二卷。沒說京氏易傳。即開元占經所引的京房易傳，祇說災異，和現存的京氏易傳不同。疑現存京氏易傳，非漢京氏所作？釋文引八宮世應的話，不知引自誰氏？今存的京氏易傳雖以易傳爲名，而絕不詮釋經文，亦絕不附合易義。上卷中卷以八卦分八宮，每宮一純卦，統七變卦，而註其世應飛伏游魂歸魂諸例。下卷首論聖人作易揲蓍布卦，次論納甲法，次論二十四氣候配卦，與夫天地人鬼四易，父母兄弟妻

子官鬼等爻，龍德虎形天官地官與五行生死所寓之類"。(四庫總目提要) 證以漢書京房傳所說，祇不過說"其說長於災變，凡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其他京房對奏的話，與及開元占經所引，亦都是說及災異，絕沒有涉及世應飛伏的話。可證京房易傳非京房所作。但是其說見陸德明著錄，而未著何人；其書不見稱於隋唐志，到宋晁公武讀書志始紀之，蓋唐以前的易占法後人強託之京房的？這種易說就是後來錢卜法所從出的。宋項安世說，"以京易考之，世所傳火珠林卽其遺法，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爲坼，兩面一背爲單，俱面爲交，俱背爲重。此後人務趨捷徑以爲卜肆之便，而本意尚可考。其所異者，不以交重爲占，自以世爲占，故其占止於六十四爻，而不能盡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又案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說道，"士冠禮疏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攷賈公彥疏本於北齊黃慶李孟悊二家。是則齊隋與唐初皆已用錢。重交單坼之名，與今不異。但古人先揲蓍而後以錢記之。其後術者漸趨簡易，但擲錢得數，不更揲蓍。故唐人詩有'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之句"。總之，周易的占術唐以前已發生了兩大種變化，(一)以某宮，一世，二世，三世，四世，遊魂，歸魂諸名釋卦；(二)以錢代蓍。

從六朝到唐，占卜術的發展很大。就隋書經籍志及新唐書經籍志的記錄，則知天文及五行兩類，所紀的書籍。關於占驗的特多。唐瞿曇悉達所集的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卷 (新唐書作一百一十卷，一百十一卷以下是八穀占及龍魚蟲蛇占疑是後人增附)，尙存各種天文占書的面目，我們可以知道隋唐以前天文占驗的盛況。除了一些天象的說明，如張衡靈憲，王蕃渾天象注及渾天儀，渾天圖及昕天論安天論等外，大都是占驗的一些書籍了。隋書經籍志序說道，"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變而參於其政者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書稱'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故曰王政不修，謫見於天，日爲之蝕。后德不修，謫見於天，月爲之蝕。其餘孛彗飛流見伏侵犯，各有其應"。可見唐以前的天文，很不脫占驗的見解。例如隋志載的宋通直郎劉嚴撰的荊州占二十卷，據開元占經所引極多，如卷六，日月並出條下，引的說道，"日月並出，是謂滅亡，天下有國者亡"。又說"日月並見。是謂爭光，大國弱，小國強，不出三年，兵起歲惡，風雨不時"。又說"日月並出，是謂死喪，吏人會聚，以下凌上"。又隋志有

海中星占一卷，星圖海中占一卷，案開元占經所引海中占的話，如卷三十一熒惑犯心條引的說道，"熒惑犯心，天子，王者絕嗣。犯太子，太子不得代。犯庶子，庶子不制"。又說"熒惑犯心，必有饑餓而死者"。又說"火守心，色赤，有兵，臣謀其主。黑，主死。白，謀臣有賜爵者。青，大人有憂"。

隋書經籍志及新舊兩唐志所記的五行一類的書籍，關於占驗的最多。約分之，則有：風角占，太一九宮占，孤虛占，逆刺占，鳥情占，災祥占，周易占，六壬占，破字決，龜經，雜筮占，十二靈棊卜經，占夢書，等。除周易占，現在留存的有焦氏易林一種外，現尚存靈棋經一種。隋志作"十二靈棊卜經一卷"，新舊唐志俱失收。宋史藝文志載"李進注靈棋經一卷"，文獻通考"靈棊經二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說"漢東方朔撰，又云張良，劉安，未知孰是？晉顏幼明，宋何承天注，有唐李遠敍。歸來子以爲黃石公書，豈謂以授良者邪？按南史載'客從南來，遺我艮財，寶貨珠璣，金盤玉盃'之繇，則古之遺書也明矣，凡百二十卦，皆有繇辭"。案今本李遠序稱會昌九年，會昌盡於六年，無九年，九字當是六字之訛。序說"凡集數十本，參而較之，去謬存正，備集於此"。則宋史所說的"李進注"，或是李遠的錯誤？又現存的靈棋經，有題晉顏幼明，宋何承天註；元陳師凱，明劉基解。案之隋書經籍志，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俱沒有說及顏幼明，何承天的註；唐寫本殘卷有顏淵曰云云，與今本所載顏幼明注大同，雖傳寫有異，疑俱出假託。劉基的解序，荊川稗編及明史藝文志都有說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爲"青田一註，獨爲馴雅，或實基所自作，亦未可知"？然而案南史所載客從南來的話，見今經中第三十七卦象詞，又有唐人寫本（王國維有唐寫本靈棋經殘卷跋）雖詞或微異，可證這書本出自六朝以前。他的占法，是用棋子十二枚，形圓。周尺一寸二分，厚三分，四書上字，四書中字，四書下字，背不書，一擲而成卦。面背相乘，共得一百二十四卦，加上純陰鏒，一卦，爲一百二十五卦。每卦皆有卦名，及定辭，如一上一中一下，名爲大通卦，昇騰之象，解說"純陽得令，乾天西北"。象曰，"從小至大，無有顛沛，自下升高，遂至富豪。宜出遠行，不利伏韜"。又詩曰，"變豹文成彩，乘龍福自臻。赤身承富貴，事事可更新"。這種占書，全是規模周易，及易林，很可見了。

其次，六朝到唐有杯珓的占卜。梁宗懍荊楚歲時記說，"秋社，擬教於神，以占來

歲豐儉”。注文曰，“教以桐爲之，形如小蛤，言教，教令也。其擲法以半俯半仰爲吉者也”。(引幷見演繁露，今漢魏叢書本無這條) 唐韓愈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詩說，“廟令老人識神意，睢盱偵伺能鞠躬。手持杯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可證杯珓到唐時已盛行。杯珓始自何時，不大可考。楚辭離騷說“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予占之”。王逸注說“藑茅，靈草也。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後漢書方術傳李賢注引楚辭注‘說挺，八段竹也’。筳是折竹的占卜，疑卽是杯筊的起原？廣韻筊字說，杯筊，古者以玉爲之。宋程大昌演繁露說“後世問卜於神，有器名盃珓者，以兩蚌殼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自有此制後，後人不專用蛤殼矣。或以竹，或以木，略斲削使如蛤形，而中分爲二，有俯有仰，故亦名盃珓。盃者，言蛤殼中空，可以受盛，其狀如盃也。珓者，本合爲教，言神所告教，現於此俯仰也”。葉夢得石林燕語說“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筊……以一俯一仰爲聖筊”。珓字，或作教，或作校，或作筊，皆是一物。程大昌演繁露有說明。筊當亦爲簽字的異文。杯珓的卜法，唐以前大概是沒有定辭。依韓愈詩，則擲杯珓後，由廟令老人識神意而定吉凶。那時是沒有定辭的。

六. 宋明以來周易的變化和占術的發展

宋代的周易，因當日道教侵入儒家，及理學的發展，而發生很大的變化。邵雍的易學，原本於道家的陳搏，由僞河圖及洛書而演作先天後天及卦氣諸說，始將道士的話來說易。又以步算之法，衍爲皇極經世一書，有分秒直事之術。朱熹語錄說，“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綳定時節，卻就中推吉凶消長，與易自不相干”。可知皇極極世，又將易附會化成了推步擇吉的東西了。

其次，周易到宋，又受了宋代的理學化。有僞託的關氏易傳，稱爲關朗作，中有理性義一章，可見宋儒借易以說性命的理的痕跡。又如程頤的伊川易傳，專去說理。如說乾卦道“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又如解“嘉會足以合禮”道，“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禮也。不合禮則非理，豈得爲嘉？非理，安有亨乎”？這都是把

易理學化了，如"天卽道"，"禮卽理"，的話，都移入周易中了。到朱熹則一方面贊嘆程氏的"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他方面又承認邵雍的先天圖，以爲"直是精微"。這在後來的易學上發生很大的影響。

至如司馬光的潛虛，規摹太玄而擬周易。這種半占筮而半哲學的著作。其法如下：——

> 五行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以爲策。虛其五，而用七十。分而爲二。取左之一，以掛於右。揲左以十，而觀其餘，置而扐之。復合爲一，而再分之，掛揲其右。皆如左法。左爲主，右爲客。先主後客者陽，先客後主者陰。觀其所合，以名命之。旣得其名，又合蓍而復分之，陽則置右而揲左，陰則置左而揲右，生純置右，成純置左。揲之以七，所揲之餘，爲所得之變。觀其吉凶臧否平而決之，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幽者，吉凶臧否與顯戾也。欲知始終中者，以所筮之時占之。先體爲始，後體爲中，所得之變爲終。變已主其大矣，又有吉凶臧否平者，於變之中，復爲細別也。（潛虛）

潛虛共五十二卦，每卦七爻，凡三百六十四爻，加元，餘，齊三爻爲三百六十七爻。如容卌卦初爻的變圖說"修而貴而，久而安而"。解圖說"修容有常，久則貴也"。容的二爻說，"葆首夷俟，不若遄死"。解說道"葆首夷俟，不可忍見也"，這些爻詞，都是含有格言的性質。眞是太玄以下的嗣音。然而潛虛的辭雖美麗而法不通行，也祇有文人喜歡說他而已。

模倣潛虛而作的，則有蔡沈的洪範皇極內外篇。潛虛用丨，〢，〣，〤，〤，〤，〥，〦，〧，十，洪範因之，但改十爲〨。潛虛變易的上下爲左右，洪範亦因之。潛虛名丨爲原，洪範亦因之。潛虛分占爲五，卽吉，臧，平，否，凶；洪範則分占爲九：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潛虛簡而洪範煩。潛虛有爻而洪範無爻，其小數卽用以當爻。洪範的八十一數，當是取資於太玄，而依託於洪範的九疇及洛書以自高其術。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沈作是書，附會劉歆'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八卦九章，相爲經緯'之說，借書之文，以擬易之貌，以九九演爲八十一疇，仿易卦八八變六十四之例也。取月令節氣分配八十一疇，用孟喜解易，卦氣値日之術也。其揲蓍以三爲綱，積數爲六千五百六十一，陰用焦贛六十四卦各變六十四卦之法也。大

意以太玄，元包，潛虛旣已擬易，不足以見新奇，故變幻其說，歸之洪範，實則朝四暮三，朝三暮四，同一僭經而已矣”。今考洪範皇極內外篇有八十一首，每首有卦辭，有値日，如┃┆原（一之一）。所値的日是冬至，蚯蚓結。卦辭說道，“原，元吉，幾，君子有慶”。下又分注八十一項的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這種占筮，眞是易的支流，而却是附會於洪範上的。然而由此而後，又開“洪範”一派的占筮的法門。

其次，宋以來通行的擲錢占卦，有火珠林一種。文獻通考經籍志子部占筮類有火珠林一卷，宋史藝文志子部蓍龜類亦有火珠林一卷。朱子語類說，“魯可幾曰，‘古之卜筮，恐不如今日所謂火珠林之類否’？曰，‘以某觀之，恐亦自有這法。如左氏所載，則支干納音配合之意，似亦不廢？如云屯之比，旣不用屯之辭，亦不用比之辭，卻自別推一法，恐亦不廢這理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以為“今賣卜者擲錢占卦，盡用此書”。可知火珠林的一種占術，在宋已很通行。現在通行的百二漢鏡齋秘書四種內之火珠林一種，雖或不盡為宋代之舊？而說占法，則全是用支干的配合。在易筮中，實是別出的一種。

從易占的變化，又產生籤占的一種方法，這法到現在也很通行。削竹為籤，盛以竹筒，在神前搖出一枝，案其號次，檢取籤詩。籤詩的起源，究在何時，殊未可考。宋釋文瑩玉壺淸話說道：

> 盧多遜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攜就雲陽道觀小學。時與羣兒誦書，廢壇上有古籤一筒，競往抽取為戲。時多遜尚未識字，得一籤歸示其父。詞曰：“身出中書堂，須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終為蓬海客”。父見頗喜，以為吉讖，留籤於家。

這一段話，可證五代末已有籤詩。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術數類有籤易一卷，提要說道，“明盧翰撰。翰有易經中說，已著錄。是書以六十四卦，加太極，兩儀，四象，進退，離合，大小，遠近，衍為七十九數。易蓍策而用竹籤，每籤有辭，又各贅以習釋，以擬易林，太玄，元包，潛虛諸書，實則方技者流，以錢代蓍之變法耳”。這易籤，也就是一種籤書。淸初，大儒顏元出關尋父，沿路求籤，計經他求籤的廟，有關侯廟，城隍廟，東嶽廟。他到海州時，禱城隍，所得的籤，說道，“望渠消息向長安，好把菱花仔細看。見說文書將入境，今朝喜色上眉端”。（習齋記餘卷二，尋父神

應記）案這籤即關帝籤中的第九籤。或是舊有的籤書，別廟因而採用，互相抄襲，故此城隍和關帝的籤相同了。又顏元禱過的城隍廟，其籤詩有"團圓十五月光明"句，我在關帝籤及都城隍籤上找去，都沒有這句，可證同一的神廟，地方不同，所用的籤詩未必相同？我在廣州搜集得的籤書有十八種，大致如下：——

一. 籤數：二十　(呂祖藥籤—目科)

二十八（土地籤）

三十　(康公籤)

三十六（華陀籤）

五十　(竈神籤，上帝籤，三界聖諭籤，呂祖藥籤—外科)

六十四（醫靈大帝籤，醫靈大帝藥籤，五顯華光帝籤，金聖侯王籤，洪聖王籤）

八十一（都城隍籤）

一百　(關帝籤，觀音籤，財帛星君籤，華陀藥籤，呂祖藥籤—男婦，婦科，及幼婦。）

一百零一（東嶽大帝籤）

一百零三（天后籤）

二. 吉凶：關帝籤：大吉三，上上八，上吉一十八，中吉二十七，中平二十四，中下一，下下一十九。

觀音籤：上三十，中五十五，下一十五。

財帛星君籤：上上一，上吉三十四，中上一，中吉三十四，中平三，中吉三十四，平吉一，平平一，下平四，下吉二十一。

以上是一百籤的，大都是中最多，而下較少，中，上，下幾乎要成為等比的級數。最明顯的就是觀音籤，幾乎要成了中三，上二，下一的情狀了。

東嶽籤：上上二十，上吉一十二，上中七，大吉十五；中中四，中平一十九，中吉一，中下二；下下二十一。

這是吉倍於中與下：

天后籤：上三十四，中三十二，下三十四。共一百籤。另有頂魁，亞魁，都魁皆上上。

這是平均的分配。

看上所舉的都是一百籤的例。我們知道籤書裏吉凶的分配，大概是上中下相平均。或者是上或中較多。也有時上多則中少，中少則上多，大致是相差不很遠。無論籤的數目如何，總不會有很利害的變化。現在更將其他數目的籤舉例於下：

土地籤(二十八)：上八，中十，下十。

華陀籤(三十六)：上十五，中十二，下九。

三界聖爺籤(五十)：上二十二，中十二，下十五。一未明。

竈神籤(五十)：上上十二，大吉十；平安一，中平十二，中下七；下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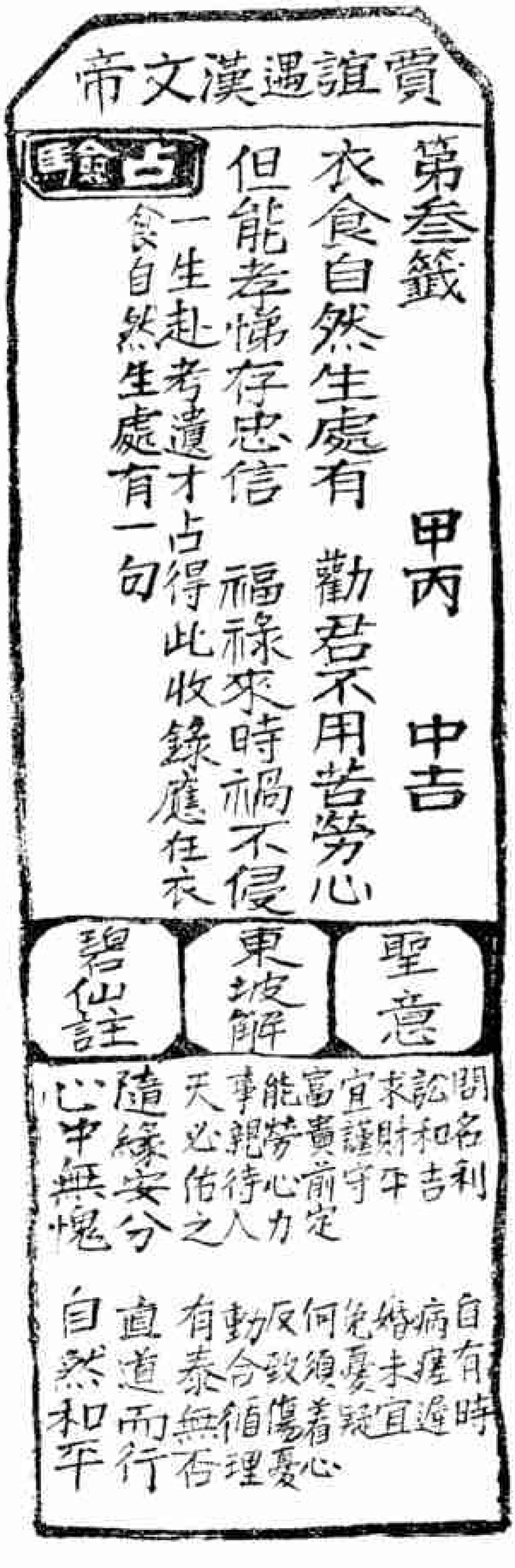
上帝籤(五十)：上上十二，大吉十；平安一，中平十二；下七，下下十八。

五顯華光籤：(六十四)：上三十二，中十五，下十七。

金聖侯王籤：(六十四)：上三十五，中二十二，下七。

三。內容：籤書的內容，遠祖周易，易林，而卻是近倣靈棋經。如六十四籤的洪聖王籤，和金聖侯王籤二種，每籤的頂上，寫着"乾爲天"，或"天風姤"等名，眞是周易的"告朔餼羊"了。靈棊經有象，又有詩，如第五十二奸長卦，四上一中四下，是多難之象。象曰"契闊離居，反復多阻。凡事不利，所爲不舉"。詩曰，"淹留歲月未能歸，事欲成時意轉非。老去窮愁因命蹇，勸君莫恨世情微"。在籤書上，便祗有詩一首，如關帝籤第六籤說道："何勞鼓瑟更吹笙，寸步如登萬里程。彼此懷疑不相信，休將私意憶濃情"。又如觀音籤第五十二籤說道，"水中捉月費工夫，費盡工夫却又無。莫說閒言並亂語，枉勞心力強身孤"。但是這些籤詩，有時意義模棱，不可捉摸。在靈棋經便有附會成的晉顏幼明，宋何承天的註。又有元陳師凱，明劉基的解。我們且不管他的眞僞是非，知道這些解釋是不可少的。籤書上便也是如此。如關帝籤及觀音籤也是需要許多的解釋了。解釋籤意，每用故事去比喻，如關帝籤第六籤是"相如完璧歸趙"。

第七籤是"呂洞賓煉丹"。觀音籤第五十二籤說"此卦貪求費力之象，凡事勞心費力也"。古人是"太白醉撈明月"。第五十三籤說"此卦龍吟虎笑之象，凡事順意有望也"。古人"劉備招親"。此外關帝籤的解釋甚多，有所謂，聖意，東坡解，碧仙註，解曰，釋義，占驗等。今錄關帝籤第三籤全張，如下：



賈誼遇漢文帝

第叁籤　甲丙　中吉

衣食自然生處有　勸君不用苦勞心
但能孝悌存忠信　福祿來時禍不侵

古驗

一生赴考遺才占得此收錄應在衣食自然生處有一句

聖意　東坡解　碧仙註

問名利　訟和吉　求財平　宜謹守　富貴前定　能勞心力　事親待人　天必佑之
隨緣安分　心中無愧

自有時　病痊遲　婚未宜　免憂疑　何須着心　反致傷憂　動合循理　有泰無否
直道而行　自然和平

這籤的解釋，此外尚有解曰"此籤只宜守舊，不可貪求。但存忠直，卻得兩平。須以孝弟忠信爲本，自有福祿來成之應。若思強取強求，反招意外之禍。占者循理守分則吉"又釋義說道，"衣食自然，言衣食各有定分。生處有，言係人生命裏所載，不可強也。不用勞心，勸人安分；孝弟忠信，勸人務本。孝弟所以盡倫，忠信所以處事，如此爲人，自蒙上天鑑佑。福祿來成，言福集而祿臻，俯仰稱意，禍不侵，凡事有吉無凶也。全在修爲，不可背本，愼之"。這些解釋，或託之於古人，如東坡解。又或作爲人生的指導，含有勸善的意義，眞有要將籤成爲哲學化的趨勢了！周易變而哲學化，也是從象，彖，慢慢而出。這關帝籤，彖，象都有了，就是缺乏一種繫辭呵！我們更看觀音籤，例如下：——

十四中簽：宛如仙鶴出凡籠，脫得凡籠路路通。

南北東西無隔阻，任君直上九霄宮。

此卦仙鶴離籠之象。凡事先憂後吉也。

解曰：任意無虞，路有亨通，隨心自在，逍遙如人。「古人」姜子牙棄官。此簽家宅不安；自身還愿；求財，交易合；婚姻，合；六甲，生男；尋人，見；田蠶，秋利；六畜，損；行人，阻；訟，宜和；移徙，吉；病，設送；墳，吉。　卯宮(太履卦)。

由上關帝籤的聖意，和觀音籤的解，可知通俗上所占的事情。關帝籤的聖意，

每籤都是解釋功名，財祿，訟，病，婚姻，行人，等的事情。在觀音籤的解釋裏，便都是說家宅，自身，求財，婚姻，生產，尋人，田蠶，六畜，行人，訟，遷徙，病，山墳等的事情。觀音籤下註的某宮，就是將一百籤分作十二宮，另有十二宮卦數註解。這種註解是把所占的事分類說明。各宮註解中皆分：家宅，自身，求財，交易，婚姻，六甲（卽生產），行人，田蠶，六畜，尋人，公訟，移徙，失物，疾病，山墳，十五大類。每類皆有解釋，並附一詩。如卯宮家宅說道，“香火冷落，宅神無氣，或得兩姓同住，吉。可向佛前作福，有舊愿，可還，吉。　　宅神無氣不扶持，香火冷落在塵泥。要將石器除遷去，門庭方吉免招非”。從這可以見到他的一斑了。觀音籤的解釋，既然是需要分宮的分類檢查，當然是不大方便，因此稍後出的籤書，便檢直的分類分籤了。如土地籤，上帝籤，三界聖爺籤，東莞的洪聖王籤，康公籤，便都是分類取籤了。三界聖爺籤和上帝籤是分八類的，卽是自身，謀望，家宅，婚姻，失物，官訟，行人，占病。各皆有詩。康公籤是分十類的，沒有行人，加上耕種，山

水北康帥府

謀望第十一簽

三唱雞鳴可趂途　從教龍吐有明珠
若知際會般般合　金榜題名大丈夫

解曰
求謀大利　財祿亨通
光景榮華　題名金榜

六甲第五

紫白紅黃有數般　嶺頭冶豔可人歡
山花不是忘憂草　莫作宜男一樣看

解曰
這樣虛花　終無結子
叩拜花王　保佑添喜

墳，六甲三類。土地籤是分十四類的，有行人，又加上子媳，功名，求財三類。皆各自爲詩。東莞的洪聖王籤，和佛山的不同，我得有六甲籤一種，不知此外又有多少類。今將東莞的康公謀望籤和洪聖王六甲籤各一張印在上面：最奇的佛山印的洪聖王籤，書面"波羅原本"的，每籤除詩及分類的解釋外，首列着古卦的支干和世應的話，如第三籤是天山遯，下面寫着，

壬戌 土	壬申 金	壬午 火	丙申 金	丙午 火	丙辰 土
❜	❜應	❜	❜	八世	八身
父母	兄弟	官鬼	兄弟	官鬼	父母

這些東西，也狠象周易，有着火珠林的占算法一樣，又佛山的洪聖王籤除聖解外，分十七類解釋，就是天時，自身，功名，婚姻，六甲，家宅，風水，行人，出行，謀望，官訟，求財，患病，失物，田蠶，尋人，小兒，這是最多的一種分類。

然而籤占的方法，有時可以用錢代籤，今將關帝籤上的以錢代籤圖記在下頭：

說明：將錢十文，塗紅一文，自甲乙順鋪二次，硃錢初值甲，次又逢甲，是甲甲，卽第一籤。如前列的關帝第三籤"甲丙"二字，卽備以錢代籤的方法去檢取的。或將十天干書十籤，求二次亦可。

古卜中最奇怪的，便是病人占藥方了。醫靈大帝及華陀皆是除普通籤外，另有藥籤。呂祖的藥籤更分男科，婦科，幼科，外科，目科五種。這眞是最誤人的西東了。醫靈大帝藥籤藥的分量最輕，有時是無關重要的，如三十一籤是"神茶聖水，明日又求籤"。又三十四籤"青布五寸，茶葉二錢"三十六籤"杏仁二錢(炒黑)，龍口茶一盅"等是。華陀藥籤更奇怪了，如二十三籤"人乳一錢，陳米一勺，水煎服"。二十四籤"男用女帶，女用男帶，貼肉者佳，煎湯服"。二十九籤"用水大浴，自頭至足，洗浴三次，自調多福"。六十二籤，"樑上塵一錢，黃酒一盅，煎透服"。七十籤"閨女拭經布，

煎湯熨患處，洗好為度"。這眞是巫的欺詐取財的技倆。呂祖籤分男，婦，幼，外科，目科五種，較為有分別了，應用通套的湯頭了，如男科第八十五籤，"戒氣戒惱，百事無愁。靜守甘露，保衛無憂。薏仁二錢，桃仁二錢，茯神二錢，澤瀉二錢，花粉一錢，吳茱萸七分，天門冬二錢，草節一錢，水二碗煎至一盃。五劑"。婦科九十七籤，"野樹無霞欲斷光，青山黃葉永飄颺。無非借此嵐中意，笙吹歌舞送湘洋。茯苓二錢，陳麥草二錢，元參二錢，花粉一錢，知母一錢，紅花一錢，桃仁一錢，杏仁一錢，甘草一錢，三劑再禱"。呂祖的藥方，看來是稍為懂得一些醫術的，故此有男，婦，幼，外，目的五種分別了。然而這是巫道的誤人，也就是實用古卜的害處。

杯珓的起源，在唐代已通行了，但吉凶是沒有定辭的。由籤詩的通行，而卜珓也有詩了，如現在的觀世音籤附有觀世音菩薩靈杯圖，分杯珓為二十八首，各有繇辭。又如天后籤附的杯筊辭有二種，載在天后聖母聖蹟圖誌後的分二十七首。附在天后籤上的分二十五首，又另擲兩次的杯筊辭有十一首。聖蹟圖後的杯筊辭，如陰聖聖，（下吉）說，"扁舟泛五湖，歸去又趦趄，生計波濤有，誰知做隱儒"？又陰陰陽，（中平）說，"欽差出雁關，歷遍萬重山，此志雖無二，回朝鬢已班"。這又是和籤詩相同的了。

模倣靈棋經而和籤詩同一樣的性質的，有牙牌神數，用牌三十二張，共有一百二十五卦今將他的方法及卦辭列下：

歌訣：全副牙牌一字排,中間看有幾多開。連排三次分明記,上下中平內取裁。

開數：不同(六開)五子(五開)合巧(四開)分相(三開)馬軍(三開)對子(三開)

么二三(三開)二三矣(三開)正快(一開)

占法：十二開以上為上上，十開十一開為上中，八開及九開為中平，五開至七開為中下，一開至四開為下下。如遇一開俱無，須虔誠禱告再占。

卦辭舉例：上上　中下　中下

洛陽錦繡萬花叢，爛漫枝頭不耐風。三五月明時更過，夕陽西下水流東。

解曰：樂之極矣悲將至，謀望將成終屬空。縱然巧計安排好，猶恐相逢是夢中。

斷曰：靑天一鶴，燕雀羣起。君子傷哉，小人衆矣。貴者有權，周而不比。

數當盛則以一君子去衆小人，若當叔季之世，則恐衆人讒害君子，當審時也。上數上上，一鶴之象，亦貴者之果。

此外又有金錢卦，又名諸葛金錢神數，將金錢五枚，用手搖亂，將錢自下而上排於桌上，觀其上下面背之象，共得三十二卦，他的卦辭如下：

第四卦　潤下卦　(背)　(面)　(背)　(背)　(背)

船泛江湖內，門邊獲寶珍。更宜進大用，禍散福歸來。

憂心頓改所求昌，十分倍利福門開。好事成喜得大吉，合家康寧永無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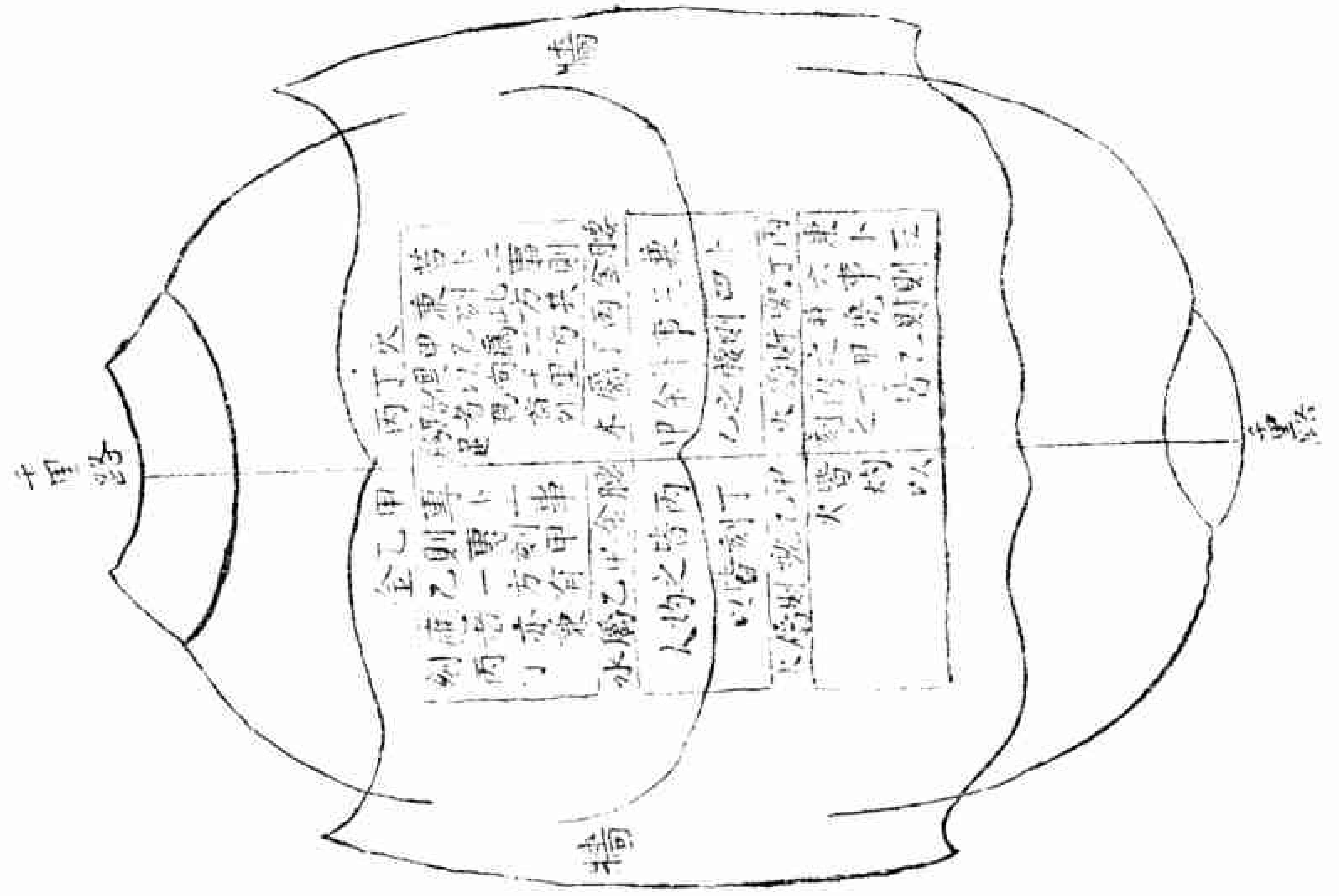
斷曰：行事得利　謀事可成　占訟和吉　求官得位　占病可好　求財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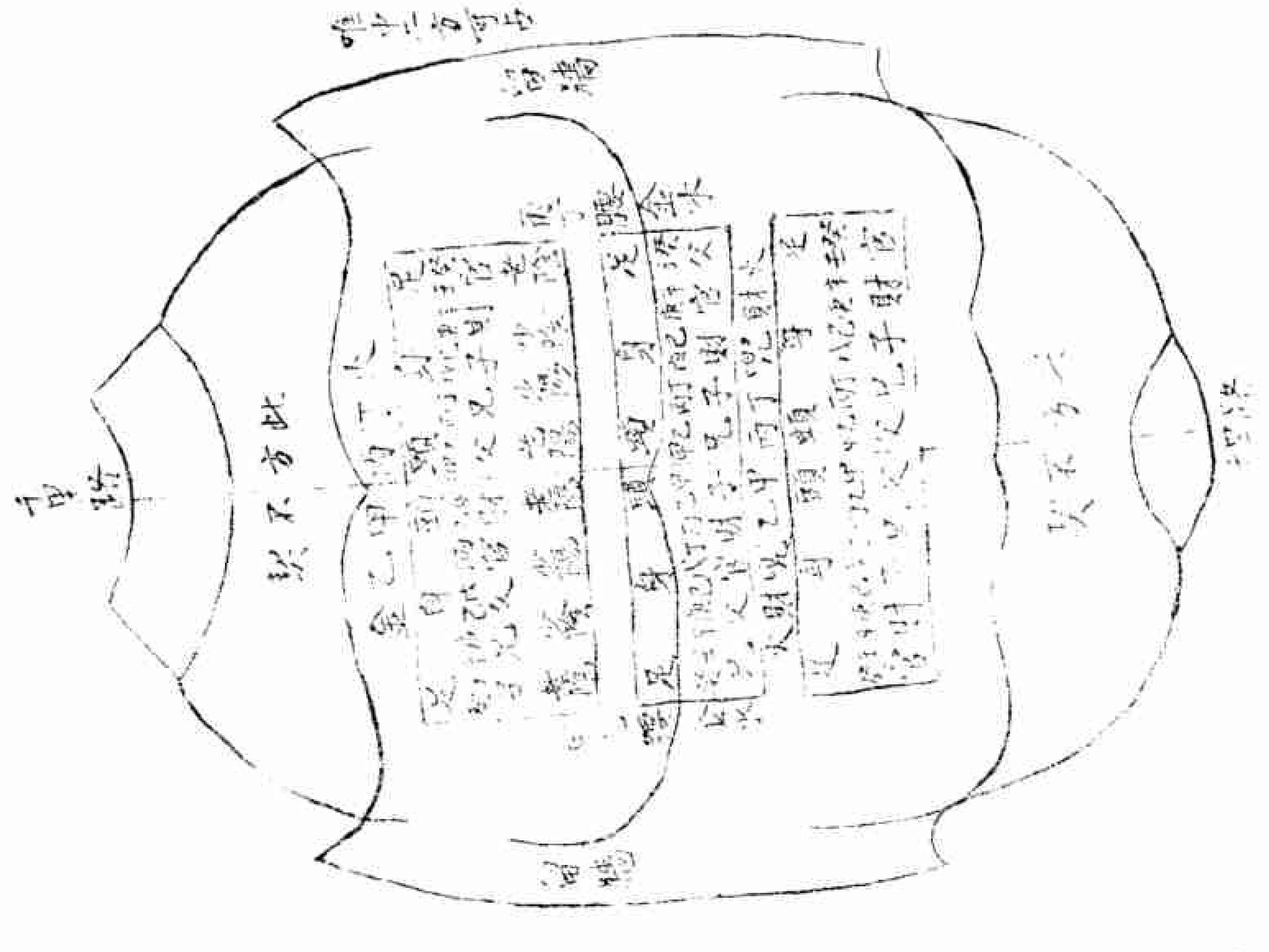
六甲生男　朝覲得意　婚姻成吉　尋人得遇　走失近見　考試稱心

交易成吉　行人有信　家宅吉慶　移徙大吉

以上說的卜法，皆是周易以後的支流餘裔。至於龜卜的事，隋志僅載龜經一卷，註說"晉掌卜大夫史蘇撰。有史蘇龜經十卷，梁龜決二卷，葛洪撰，管郭近要決，龜晉色，九官著龜序各一卷，龜卜要决，龜圖五行九親各四卷，又龜親經三十卷，周子曜撰，亡"。又另有龜卜五兆動搖決一卷。舊唐書有龜經三卷，柳彥詢撰；又一卷，劉寶眞撰；又一卷，王弘禮撰；又一卷，莊道名撰。（四庫提要卷一百九卜法詳考下提要說"舊唐書絕不載及龜卜"，太失考了。附記於此。）新唐書藝文志有孫思邈龜經一卷，又五兆算經一卷，龜上五兆動搖經一卷，和舊唐書所記不同。文獻通考有靈龜經一卷，引晁氏曰，"史蘇撰，論龜兆之吉凶，崇文目三卷"。宋史藝文志自史蘇五兆龜經一卷以下，共有十九部。大半是懷博依託的，今俱不存。四庫全書存目中有元陸森撰的玉靈聚義五卷。提要說"所述皆龜卜之法。其曰玉靈者，案史記龜策傳祝龜之詞，有玉靈夫子語。司馬貞索隱謂尊神龜而玉之，其名當取此義也。第一卷，全錄徐堅初學記龜部故實，詩文對偶之句。第二卷全錄龜策傳。三卷以下，乃及於圖式訣法。詞旨鄙俚，不出術家之習"。（卷一百十一）這書中山大學藏有鈔本。清雍正間，胡煦著有卜法詳考四卷，於古龜卜的事實，頗能推究其眞相，羅振玉先生殷虛書契考釋盛推之。這書卷一列周禮尙書的所言龜卜的事而加以考證。次列史記龜策傳。次列龜經。吳煦論道，"古傳龜經，不知誰氏所作，與史記大同小異，更若簡便，又與外兆圖相類，然亦互有出入。至所列腰金兜財，又與吳中之卜，分子父財官者相同，俱兼日

月而論。可知吳中之卜，自古流傳，亦必各有所據，非泛然者也。三書之中，皆分身首足而論。大約身者，事之幹也，貴平直而剛健；洪潤明淨者，吉也；或摺折乖違，衰拘枯朽，及夾絲拖墜，縱橫促漏，皆凶也。首者，事之始也，首平直高昂，回直有情者，吉也；忌渾蒙灑淒，低伏臨野，及俛垂戴白者，凶也。足者，事之終也，開豁發揚浮脫，陽之類也，動象也；斂帶落滯，陰之類也，靜象也。宜動宜靜，各在所喜，故吉凶亦異。枝生於上下者也，首身足皆有之，然亦有宜不宜，因事而論可也。又有內己外人內男外女之分，史記多言之"。這段所論，頗能把龜策傳，龜經，及吳中卜法三書所說的相溝通。卜法詳考卷二，列全氏三圖，次列楊時喬全書新定龜卜辨，次列龜卜繇。全氏三圖附會的去說周禮，一方位圖，即說開龜的四兆；二兆頌象圖，即說太卜三兆之法；三外兆圖，圖缺，而全錄史記龜策傳。這書出全氏賜，龜卜辨以爲未知所從來。吳煦說"全書本文，全用生龜，與史記龜經異"。則知全氏書大都附會爲之，不是有確見的。楊時喬的龜卜辨辨卜用生龜之說，無大足述。龜卜繇則吳氏橥集古龜卜之故事。卜法詳考卷三錄吳中卜法。分說選龜，攻龜，灼契，占龜諸法，即吳中卜者所傳，頗足用以作考證古龜卜遺法的參考。下列玉靈祕本，吳煦說道，"此吳中俗卜也，其書不免鄙俚，然其觀兆之法，與三兆略同。其上下俯仰首尾之象，亦與史記龜經相似，或者先輩所傳之遺饷，猶未盡失也"？案玉靈祕本所以辨龜兆的方法，說道，"龜板之部位，正中一線，自下而上直出者，名曰千里路。其橫出者五文。上一文斜出而抱首，即前所云冲天而爲王者。上一文斜出而抱尾。其中之直者僅三文耳。三文之中有二方，皆可刻劃，東曰甲乙，西曰丙丁。正中一方，旁連兩髂，名曰腰金第一。直文之下，腰金之下，其橫方而平者名曰冲天。凡占，此方爲驗。如只一事，則刻甲乙之左方而占之；二事則幷刻丙丁之右方而占之；三事則占腰金之甲乙；四事則占腰金之丙丁，皆刻之；五事六事，則並腰金下之橫方，名曰兜財者，而皆刻之矣。其刻必方之，故謂之方"。今將書中所擬的龜板圖列下：





他的卜法，就是"欲卜之時，先以刀刻方形於甲乙丙丁之上，去其外膜，然後覆轉對眞所刻之方，灼之以火，以觀其坼"。觀象的方法，頭高足落的兆，如⟋，便是說，"甲乙頭高兼足落，始勤終懈事難諧。更若身宮多窈窕，難成易退細推排"。又頭伏足起的兆如︵，或︶，說道，"頭直足直身震動，更帶昏蒙邪氣干，頭伏足起人來速，老陽主哭老陰安"。又玉靈祕本內有分類詩斷，所分的類，便是晴雨，陽宅，陰宅，婚姻，求財，田財，春蠶，求官，胎孕，詞訟，捕盜，疾病，等。可知後來的龜卜所占的事情了。卜法詳考卷四說的是龜卜古法彙選，皆術士所傳，同樣的可以詳知近代的龜卜的變遷，這裏不詳說了。

此外附會於五行之說而在後來占術上狠占重要的位置，有所謂六壬，遁甲，太乙，總稱爲三式。六壬的占法，有出於黃帝玄女的傳說，固屬無稽。但隋唐志五行類中六壬一類的書籍，已頗有紀錄。今俱不存。其法和宋明以後的占法，是否完全相同，亦不大可考。文獻通考經籍考中載六壬書五種，常陽經一卷，引鼂氏曰"崇文目題曰黃帝式用，蓋六壬占卜術也"。又六壬要訣一卷下，引鼂氏曰，"未詳何人撰，隋志載六壬之書兩種，金鑾密記及五代史記頗言其驗，今世龜筮道息而此術獨行"。六壬課鈐一卷，下引鼂氏曰，"未詳何人所纂，以六十甲子加十二時，成七百二十三課，三傳入神，以占吉凶"。又玉關歌一卷，引鼂氏曰"不題撰人，六壬課訣也"。又六壬翠羽歌一卷，引陳氏曰，"後唐長興中僧令岑撰，錯誤極多，未有他本可校"。六壬洞微賦一卷，引陳氏曰，"不知名氏，韓卜劉松年所傳"。可證宋時其術已通行。到明焦竑國史經籍志所列有八十三家，雖存佚並錄，亦足以見其盛。清四庫全書總目惟取六壬大全一書，其他概入存目，提要說，"不著撰人名，卷首題懷慶府推官郭𡊮校，蓋明代所刊也。……是書總集諸家遺文，首載入手法，總鈐，及貴神，月將，德煞加臨，喜忌，旁採唐宋以來諸論，若括囊，雲霄賦，課經之類，而緯以心鏡，觀月諸篇，採擷頗爲詳備"。遁甲一類書籍，頗見於隋唐志。文獻通考有遁甲萬一訣一卷，引鼂氏曰，"題云唐李靖所纂黃帝書。按遁甲之書，見於隋志凡十三家，則其學之來，亦不在近世矣。以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推國家之吉凶，通其學者以爲有驗，求之嘗試也"。遁甲的占法，大概尤注意於兵，其術的自以爲精在超神接氣置閏之間。就是利用時日節氣及閏年的差異，以爲占驗的。遁甲或稱爲奇門遁甲，或祇稱奇門。四庫書目

中有遁甲演義，存目中亦列有多種。太乙一類，案之隋志有太一飛鳥歷及太一式雜占等書，唐志亦有太一歷，太乙飛鳥歷等。文獻通考僅有太乙命訣一卷，引陳氏曰"稱袁天綱，妄人假託"。四庫總目中有太乙金鏡式經十卷，提要說"唐王希明撰。希明不詳其里貫，以方技爲內供奉，待詔翰林，是書乃其奉勅所編，見於新唐書藝文志，故書中多自稱臣。而其間推太乙積年，有至宋景祐年者，則後人已有所增入。非盡希明之舊也"。黃宗羲易學象數論卷六太一篇說道，"太乙，緯書也，蓋倣易數而作。…法以八將推其掩迫囚擊關格之類，占內外災福，又推四神所臨分野，占水旱兵喪，饑饉疾疫；又推三基五福，大小遊二限，易卦大運，占古今治亂，天下離合。如遇凶神陽九百六交限之際，卦運災變之限，大數凶者，其凶發於八將掩迫囚擊關格之年；如遇吉星所會之分，卦象和平之運，非陽九百六交限之際，大數吉者，八將雖有掩迫之類，其災不發"。我們可由此以略知太乙的內容，到明胡翰依太一法而著衡運論，列十二運。推明皇帝王霸的升降，其法亦怪異不經。（衡運論，易學象數論及吳煦的周易函書約存皆附著之。）總之，六壬，遁甲，太一的三式，俱是從五行，支干，星曆的推度而衍出。其起源或在唐宋以前，而其術也都與火珠林的占術相近。變本加厲，破碎支離，多有不可究詰者，故總記在這裏，以備參稽。

其次，占卜上有測字的方法，隋書經籍志有破字要訣一卷，是否如近今測字的一般，已不可考。今世流傳有託稱宋邵康節梅花觀梅拆字數，五卷，又名梅花易數，將事物的屬類，分隸於八類的卦名，並爲五行的分別。又將筆畫的偏旁的分別附會於五行支干的解釋。通行的又有測字秘牒一書，爲程省所著，附會牽強，因以構成他的方法。如這書後附的至理測法中第一條解欠字，說道，"一人書欠字，問六甲。余曰'明日生男。決非首胎'。時十月初十。至次日，果生男，其人復問字理。曰'欠加兩點爲次，故知非首胎。加土爲坎，坎，中男也，故知生兒。初十來占，加十一在旁，成坎，則今日當產無疑矣'"。這樣揑造的例，有五十三條，以神其技，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一斑了。

七・雜卜術見於書籍的記載而無甚足稱者

一.鷄卜及鷄卵卜：鷄卜的起緣甚早，漢書郊祀志下說道，"是時旣滅兩粵，粵人

勇之乃言粤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迺命粤巫立粤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鷄卜。上信之，粤祠鷄卜自此始用"。顏師古注引李奇曰"持鷄骨卜如鼠卜"。史記正義說道，"鷄卜法，用鷄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鷄狗煑熟又祭，獨取鷄兩股骨上自有之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也"。（史記武帝本紀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說道"鷄卜，南人占法，以雄鷄雛，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之鷄殺之，拔兩股骨洗淨，線束之，以竹筳插束處，使兩骨相背於筳端，執竹長祝。左骨爲儂，儂我也；右骨爲人，人，所占事也，視兩骨之側所細竅，以細竹筳長寸餘偏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法有十餘變。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鷄卵卜者，握卵以卜，書墨於殼，記其四維，煑熟，橫截視當墨處，辨殼中白之厚薄以定農人吉凶"。（鄺露赤雅有鷄匠，卵卜二條，略與此同。）吳處厚青箱雜記說，"元豐中，余任大理寺丞，斷嶺南奏案。韋庶爲人所殺，疑屍在潭中，求而弗獲。庶妻何，以鐺就岸煮鷄子熟，剖視得儂。韋全曰，鷄卵得儂，屍在潭裏。果得之。然不知所謂儂者，其兆如何也"？蔡絛鐵圍山叢談說道，"鷄卵卜，其法先祭鬼，乃取鷄卵墨畫其表，以爲外象。畫皆有重輕，類分我與彼。易卦所謂世與應者。於是北面詔鬼神而道厥事，然後誓之。投卵鐺中，熱則以刀橫斷鷄卵。其黃白厚薄處爲內象，配用外象之彼我，以求其祲克與否。凡卜病人行人，雅殊有驗"。唐段公路北戶錄說道，"神仙傳曰，人有病，就茅君請福，煮鷄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茅君擲出，中無黃者，病多愈"。鄺露赤雅卵卜條說，"猺人卜葬，請鷄匠祝神，以卵投地，不破者（一本云不破者吉，無下六字）如獲滕公之碑"。以上諸說，可知鷄卜之外，又有卵卜種種：一看卵的白之厚薄；二視有黃無黃；三視投地破不破。

二.虎卜及猿卜　博物志說道，"虎知衝破，又能畫地卜。今有人畫物上下者，推其奇耦，謂之虎卜。猿卜，猿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今獵師遇猿輒喜，蓋猿所在，獸之所在也。故古之造式者，木取槐楔棗榴，而以猿牙爲柱，取其靈知也"。

三.扶箕　俞樾曲園雜纂裏小繁露記道，"夷堅志沈承務紫姑一條云，'紫姑仙之名，古所未有，至唐乃稍見之。世但以箕插筆，使兩人扶之，或書字於沙中'。按此即今之扶箕也。或作扶鸞，非是"。扶箕通作扶乩，又名紫姑卜，宋明以來，頗爲通

行。明楊愼升庵全集有紫姑仙詠櫓詩一條，又有箕仙筆詩兩條。他說，"宋元小說載箕仙詩多矣。近日一事尤異，正德庚辰，有方士運箕賦詩，隨所限韻，敏若夙構而語不凡"。……可見扶箕術舊日通行的情形了。

四.茅卜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說道，"南人茅卜法，卜人信手摘茅，取占者左手，自肘量至中指尖而斷之，以授占者，使禱所求，卽中摺之，祝曰，'奉請茅將軍，茅小娘，上知天綱，下知地理云云，。遂禱所卜之事，口且禱，手且掐，自茅之中掐至尾，又自茅中掐至首，乃各以四數之，餘一爲料，餘二爲傷，餘三爲疾，餘四爲厚。料者，雀也，謂如早占遇料，行人當在路，此時雀已出窠故也。日中占遇料，則行人當晚至，時雀至暮當歸爾。晚占遇料，則雀已入巢，不歸矣。傷者聲也，謂之笑面貓，其卦甚吉，百事歡欣和合。疾者，黑面貓也，其卦不吉，所在不和合。厚者，滯也，凡事遲滯。茅首餘二，名曰料負傷。首餘三名曰料貫疾，餘皆倣此。南人卜此最驗。精者能以時辰與茅折之，委曲分別五行而詳說之。大抵不越上四餘。而四餘之中，各有吉凶，又係乎所占之事。當卜之時，或遇人來，則必別卜，曰外人蹈斷卦矣。余以爲此卦，卽易之世應揲蓍也。嘗聞楚人蓴卜，今見之"。

五.視竈及鏡聽：廣語有說視竈及竈卦二種，說道，"永安歲除，婦人置鹽米竈上，以碗覆之，視鹽米之聚散以卜豐歉，名曰視竈"。又說道"，除夕，置水釜旁，粘東西南北字，中浮小木，視木端所向以適其方。又審何聲氣以卜休咎，名曰竈卦"。(並見鄧淳嶺南叢述所引)案明林紹周纂輯及林維松重編的三台便覽通書卷十四有所謂鬼谷先生響卜法，和竈卦大同小異，說道，"竈者，五祀之首也。吉凶之柄，遂歸所主。凡有疑慮，候夜靜，掃洒爨室，滌釜注水令滿，以木杓一个，頓竈上，燃燈二盞，一置竈腹，一置竈上，安鏡於竈門邊，叩齒祝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敢爇信香，昭告於司命竈君之神。切聞禍福有基，咎豈無徵。事之先兆，惟神是司。是以某伏爲某事，衷心營營，罔知攸指，敢於靜夜，徒薪息爨，滌釜注泉，求趨響卜之途，恭俟指迷之柄。情之所屬，神實鑒之，某不勝聽命之至'。禱畢，以手撥鍋水令左旋，執杓祝之，曰'四縱四橫，天地分明，神杓所指，禍福攸分'。祝畢以杓置水，任其自旋自定，隨杓所指，抱鏡出門，不得回頭，密聽旁人言語，卽是響卜。事應後，不得言之。或杓指處無路，則是有阻，宜再占之"。這是本於鬼谷子"元旦之夕，洒掃置香燈

於竈門，注水滿鐺，置杓於水，虔禮拜祝，撥杓使旋，隨柄所指之方，抱鏡出門，密聽人言，第一句卽是卜者之兆”。(引見秦嘉謨月令粹編)又熙朝樂事，“除夕更深人靜，或有禱竈請方，抱鏡出門，竊聽市人無意之言，以卜來歲休咎”。(見同上) 竈卦或響卜又名鏡聽，元伊世珍瑯環記說“鏡聽咒曰，‘並光類儷，終逢協吉’。先覓一古鏡，錦囊盛之，獨向神竈，勿令人見，雙手捧鏡，誦咒七遍，出聽人言，以聽吉凶。又閉目信足走七步。開眼照鏡，隨其所照，以合人言，無不驗也”。

六.羊卜　宋沈括夢溪筆談說道，“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以艾灼羊髀骨，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爲神明，近脊處爲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旁者爲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以此點主客勝負。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臟，謂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清余慶遠維西見聞紀“羊骨卜，夷人食羖，於膊骨皆焚香而懸之佛堂門，存爲卜。其卜也，爐焚柴香，再拜取骨置爐上，祝以所謀，炙灼，閱時反骨裂文，直者吉，丫乂文明而有理者次之，亂者凶。遼史載契丹以羊骨灼占，謂之羊卜。徐沙村集謂蒙古炙羊骨卜曰跋焦，維西夷人卜法，習自番僧也，而同於契丹蒙古”。(藝海珠塵本)可知羊卜舊日通行於我國西北部。

七.卜歲　鄺露赤雅有卜歲一條，說道，“歲首郎火以土杯十二，貯水，按辰布列，禱之，經夕瞥眎，有水，則其月不旱”。

八.和鵲卦　李調元粵東筆記(卽函海中的南越筆記)說，“相思仔仔，一名巧婦，卽焦鷯，詩所謂桃蟲也。因桃蟲而變，故其形小。性絕精巧。以茅葦羽毳爲房，或一或二，若鷄卵大。以麻髮懸繫樹枝，雖大風雨不斷。久畜之，可使爲戲及占卦，名和鵲卦。其身小，其曰相思仔仔者，小也。相思者身紅黑相間如紅豆。紅豆者，相思子也”。案現在廣東尚有和鵲卦一種，將干支寫成若干卦，捲成小紙條，使和鵲啄取一條，卽以占其休咎。

占卜的方法，此外當更多有，其術蓋不一，常有因時因地而不同的，北戶錄說道，“愚又見卜者流雜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雖不法於蓍龜，亦有可稱者”。西藏記說道，“西藏占卜之術不一，有等喇嘛以紙畫八卦，書番字而占者；有以青稞擲卦，抽五色毛線而占者；或數素珠而占者；或畫地而占者；或燒羊骨，或看水

碗，種種不一。然亦頗有驗者。大抵在所學之精淺耳。婦女亦有會者，不能悉述”。(龍威秘書本)又如讖占的流變，又有推背圖，燒餅歌等書。總之，占卜的事，出於迷信的心理，而術士卽利用一種事物的分別或變異，以爲占驗，以滿足這迷信的心理的要求。卽中國古傳的易經，其起因也不過如此．然而層層覆蓋，蔀障日多，與時代的思想相推移，而本來面目，遂終於不易見出了！

數名古誼

丁　山

紀數之術不知何始？自史籀變更古文，李斯省改古籀爲篆書，其初形不傳，而誼亦大共難曉，解者則或因易傳“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比附以陰陽五行，漢儒從而揚推闡述，數千年來，承學之士，鮮不以許書所偁：

“一，惟初大極，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弌古文一；

二，地之數也，从偶一。弍古文二；

三，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數。弎古文三；

四，陰數也，象四分之形。𠃢古文四，亖籀文四；

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㐅古文五省；

六，易之數，陰變于六，正于八，从入从八；

七，陽之正也，从一，微陰从中衺出也；

)(，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

九，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

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丨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

爲定論，或曰數“發于一，成于二，備于三，周于四，行于五”，（說苑辨物；）或曰“陽數有七有九，陰數有八有六”（周易正易引張璠集解），“八變爲六，故六字從八，以七篆之形拘折之即成九”（王筠說文釋例）；曲譬旁通，研乎幾極，而不悟六先八成，六形不能待八立，八本非數名，從八亦無與于陰變；以許說許，前後乖互，然則三才五行陰陽正變之談亦無往而不可疑矣。嘗讀殷契，見其貞卜先後不同，往往依次紀以數名，若：

一二三亖㐅∧十　（殷虛書契三，葉一•）

一二三亖㐅∧十　七（同上•）

∩十)(　（殷虛書契三，葉二•）

一二三亖ㄨ∩十)(（殷契徵文文字版五六•）

十)(七丨 （殷虛書契後編下，葉一•）

其習見之一二三五八，與許書同，四同籀篇，六七九十，則大異許君所聞，且亦不辨所謂陰陽正變四方中央者；然後知數名初誼，非特許君未聞于師，即二千年老師大儒亦皆未得其解。

數惡乎始，曰始于一，“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則復歸于一”（汪中述學釋三九上；）我國紀十之法實豎一爲之。自丨（殷虛書契三，葉廿三，）變而爲♦（盂鼎，）再變而爲♦（克鐘），三變而爲十（秦公敲，）四變而爲十（膺鼎）爲十（詛楚文）于是象東西南北中央五方俱備矣。積一爲二，積一二爲三，二與三積畫而成，巴比倫羅馬及若干民族之初文無不如是，所謂此心同，此理同也。許君乃蔽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復蔽于董仲舒“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一一三者天地人也”，種種玄談，而謂“二象地數，三象天地人”；即夫人皆知之“扁擔長一字”（安徽方言，）亦且謂象馮馮翼翼，洞洞屬屬，陰陽未判，天地未形之“大極”，其詞雖淵源有自，其理殊玄之又玄，崇讖諱而棄顯義，雖漢儒結習使爾，然文字自爲文字，究不可寬以方士誕說。雨丕上固从一以象天，然旦亟之下从一則象地，毋祟之中从一則象物，是一不盡象渾然一體之“大極”也。土，殷契作⊥（殷虛書契七，葉十二•）金文作⊥（盂鼎，）皆象地上土由狀，非如許君云：“从二，象地之下地之中”也。王殷契作王（殷虛書契一，葉七，）金文作王（格仲尊，）从火从上，皆象火焰上騰其氣盛也，不知所以象天地人如許君所云者。就許君所稱學乳諸字之古文考之，皆不合方士“大極兩儀三才”之道；然則二三諸文，成于積畫，一丨諸文，縱橫成象，蓋至古之文，至簡之理；此古誼失傳後儒皆不得其解者一也。

四之見于卜辭金文者大抵與籀文同，惟部鐘作四，大梁鼎作四；秦碣石頌始作四；許君據秦書說四象四分形，則將謂四象五分，四象六分乎？竊疑積畫爲亖者數名之本字；後之作四者皆借四爲之•秦權量刻辭凡云“不一”皆作“不壹”其摹印“三川尉印”亦作“參川”，凡數名之形體簡易者皆代以繁縟之文；許君知一壹殊文，三參異義，而不知四借爲亖者何也。蓋狃于所習而忘古義耳。四从口，象口形，或作四四者，兼口

舌气象之也；其中之八蓋猶只下从八象气下引，兮上从八气象越于；邯鐘八下之一，蓋猶曰曶之从一以象舌形，气蘊舌上而不能出諸口非呬而何；說文口部"呬，東夷謂息曰呬，从口，四聲。詩曰，犬夷呬矣"。"犬夷呬矣"今左傳引作"喙矣"，廣雅"喙，息也"，國語"余病喙矣"，韋注云；"喙，短气貌"；以呬義證亖形，冥然若合符節，則四呬一字可以斷言。文字孳乳，有因借義習用已久，後人不復知其本義乃妄加偏傍以見之者，若朱加一祟中以指其爲株榦字，後人習用赤色意而增木其傍以爲株；叜本象又持火室內有所搜尋也，後人習用尊老意而增手其傍以爲搜：雖無損本義，終病其繁複無理。四本从口，而復从口作呬，繩之六書，不叉病衍複乎？自造字原則言之，四卽呬之本字，尤信而有徵。蓋自周秦之際借气息之四爲數名之亖，別增口四以爲气息字，漢儒習而不察，以爲四卽數名本字；于是正俗別爲異字，通叚執于一文，四之形義旣荒而"陰陽四分"之說以起；此古誼失傳後儒皆不得其解者二也。

五行之說，說者每託始"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漢書五行志引劉歆說。)以愚考之河圖洛書亦不過"聖母臨世，永昌帝業"(資治通鑑紀武承嗣僞造符瑞欺武則天語)"聖人之所以神道設教"(東都事略紀王欽若言符瑞事)者耳。其流蓋出周末陰陽家，遠而徵之，亦不出箕子之口，洛書之名，五行之說，殷以前未聞也，(洪範時代，五行源流，載籍所傳，無不可疑，容當另文詳之")則卜辭中屢見"X月"(契殷徵文典禮六十七)，"X牛，X羊"(殷虛書契四葉五十)，"X皂"(殷虛書契四，葉五十四)之X，皆不得解以五行矣。說文古籀補引丁子尊五字作☰，猶二三四之以積畫爲字，亦不得解以五行矣；而許君乃以五行爲X本義何也？曰此亦本義廢，借義行，學者習以借義爲本義而失其本義者也。X之本義爲當"收繩器"，引申之則曰"交午"。儀禮大射儀"若丹若墨，度尺而午"，鄭注："一縱一橫曰午，謂畫物也"。史紀項羽本紀"楚蠭起之將"，集解引如淳云"衆蠭飛起，交橫若午"，索隱亦曰，"凡物交橫曰午"。按午古或作↑(殷虛書契五，葉三十八，)或作♦(殷虛書契三，葉四，效卣同，)或作♦(農卣，)或作♀(齊侯敦，)皆象"斷木爲杵，所以搗鬱也"之杵，不見一縱一橫相交之意；象縱橫相交者惟古文五字；然則子華子曰："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周禮故書云："壺涿氏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五貫象齒而沈之"，皆五之舊義矣。交橫謂之五，交合亦謂之互。周禮"鱉人以參互考曰成"，

釋文引干寶注，“互，對也”；漢書劉向傳“宗族磐互”注，“互或作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又谷永傳“百官盤互”注，“盤結而交互也”；慧琳一切經音義亦三引考聲切韻曰：“互，交互也”，是五互古義通也。五，古韻隸魚模部，互亦隸魚模韻；若以聲紐言：五屬喉音疑紐，互屬牙音匣紐，古音牙喉常相互轉，——亘聲爲桓，我聲爲義，午聲爲許，則午聲亦可爲五；是五互古音全同也。說文以互爲笪省云：“象形，中象人手所推握也”，段氏謂“彑像人手推之持之”，愚則謂象糾繚形（彑象糾繚，參下九字義，）文選鵩鳥賦“何異糾纆”注引字林“糾，兩合繩”，長笛賦注亦引張晏漢書注曰：“二股謂之糾”；然則互之从彑，蓋取兩繩相交意。兩繩相交謂之互，縱橫相交謂之五；其所以相別者而意終無別，然則謂五互形近音同義通，毋寧謂“㐅古文五”之爲近矣。互說文云，“可以收繩”，故竝繩與器而象之；㐅則象器之尙未收繩也，故見其交横之輻；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鄭大司農曰，“互謂楅衡之屬”，正㐅之形謂。蓋自借㐅爲亖收繩之義失而別造互字，自借㐅爲交㐅交横之義失而有“五行”之說；此古誼失傳後儒皆不得其解者三也。

許君謂六八皆易之數曰“陰變于六，正于八”，故𠆤（今本通作𡖧，與四之古文無別，且不應从入之說；茲據秦□六年小權刻辭正）“从入从八”；而其說八曰：“別也”，說入曰：“內也，象從上俱下也”；合內也別也之誼，不知𠆤所以象陰變者？惟鄭玄注易乾鑿度“陰得位以六八，六八者四六四八也”曰：“陰靜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气消也”；豈以𠆤象八之气消而从入八乎？夫尒从八象气之分散，兮只从八象气之抑揚，曾余从八象气之發舒，皆就人之吐辭詠歎言，非象荒誕不經天地陰陽之气也。莊生曰，“易以道陰陽”（莊子天下篇，）則前乎周易無所謂陰陽變化也，古之造文者又烏能豫言陰陽變化之妙理以適合周易微旨？徵諸陰陽學說淵源，而謂𠆤象陰變，八象陰正，殆不然矣。考六之見於卜辭者通作介，間亦作介與卜辭“入于商”（殷虛書契二，葉一，）太鼎“以乃友入斂王”之入均無異，然則𠆤非從入，古皆借入爲六而已。六之聲紐今同“來”，入之聲紐今同“日”，釋名釋言語，“入，內也，內使還也”，是入內古音同隸“泥”紐；“泥”“來”同爲舌音，依章太炎先生“雙聲旁紐”（新方言十一，音表）解之，六入古雙聲也。大戴記易本命：“六主律”，國語周語，“夫六中之色也”，韋注云：“六者天地之中”，山海中山經，“嶽在其中，以六月祭之”，郭注亦曰，“六月，亦歲之

中；而詩十月之交“聚于內史”箋，“內史，中大夫也”，亦以中訓內，——內卽入也，自音訓言：六入之誼旣通，則借入爲六，不待繇徵而信矣。蓋六之與入，殷以前無別也，自周人尙文，因∩之下垂而變其形爲介以別于出入之入；于是鼎彝銘識中無由見入借爲六之跡。許君知八叚“分別相背”字爲之，而不知入借爲六，乃以从入从八會六之本義爲“陰變于六”，其妄又豈在荆公字說下哉（許君未見殷契，不能確知六之本義，闕之爲宜；疑而不闕，故謂之妄。）？此古誼失傳後儒皆不得其解者四也。

七之見于卜辭金文者通作十；惟秦會稽刻石始變十“爲从中衺出”作 (秦時十通作十，不得不衺七之丨以別之。）九之見于卜辭者者或作 （殷虛書契四，葉六，）或作 （同上，二，葉二十二，）或作 （同上三，葉一，） （同上六，葉四十二，）；其見于金文者或作 （ 伯敦，）或作 （宅敦，）或作 （ 伯盨） （善夫克鼎）；惟秦雲陽鼎始整齊之爲 。許君執會稽刻石而說 曰，“陽之正”，執雲陽鼎而說 曰，“陽之變”，一乘易乾鑿度“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陽變七之九”之說，以爲九變于七，豈徒若允倩所譏“紆遠難通”，蓋亦失“不知闕如”之旨。七古作通十者，一物爲二，自中切斷之象也；九古作 或 者，矜糾收繚，交相糺縵之象也；言其本訓，則九與丩同，考其初形則七卽切字。說文刀部，“切，刌也，从刀，七聲”；凡說文所載形聲各字，古或但有其聲而無偏旁，——刑罰字从刀也，而兮甲盤“敢不用命則卽刑撲伐”盂鼎“今我隹卽刑禀于玟王”刑並作井；刑鼻之劓从刀也，而書多方“爾罔不克臬”（釋文引馬本）則作臬；是今之作切者古或可省刀傍爲七矣。艸之相丩者謂莽，而本艸則作艽（李時珍本艸綱目云：“艽出秦中，根作羅紋交者佳”，是艽卽莽字矣）；究，九聲也，而鼎文則或从勹作 （究鼎，舊以爲不可識，愚按九象糾縵，勹象交互，音義俱同，故知 卽究字）；从九聲者字或从丩，从丩聲者字或从九，是九丩今雖殊體，古亦無別也。廣雅釋詁，“切，斷也，割也”；而史記言七月也曰，“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气之賊萬物也；其于十二月爲申，申者言陰气用事申賊萬物”（律書）。月令言七月也亦曰：“孟秋之月，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周禮秋官司寇疏引鄭氏目錄亦曰“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秋者，遒也，如秋義殺害收聚藏斂于萬物也”；是七月之名，與秋同誼，秋之爲言愁也害也；則七自亦有賊害割斷義。說文“勹相糾繚也，糾，繩三合也”，而勼合仇四字則从九聲； 之爲言曲屈也，而“輪囷虯蟠”

(南都賦語)，虯从丩聲。溯文字之初，糾繚虯屈蓋竝作𠃉(此尤象繩三合)或乞，自借乞爲九數專名不得不另製𠃌字以象糾繚意，十本象當中切斷形，自借爲七數專名不得不加刀于七以爲切斷專字。許君不知自七切九丩之音義考之，而乃歸諸"陽正陰變"；此古誼失傳後儒遂皆不得其解者五也。

班孟堅曰："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衰，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備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至劉歆治左氏傳，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漢書五行志）；然則以陰陽五行說經實作俑董劉二家。許叔重知秦篆變自史籀，史籀變自古文，文字初形，遞傳遞失，而以秦篆"爲倉頡時書"；更襲董劉餘緒，凡字形失眞而義失其傳者，猥以陰陽五行不可知之說解之，其妄固甚；孫仲容奮志三古，力以卜辭金文正許書紕繆，而不思幾何學亦非三代前有也，猥以異論測我國數名之初曰："六之與八，七之與九，皆間一相對爲形"（名原數名原始），其妄殆又過于許君。夫艸昧之世，人知陋案，凡一二所不能盡者，每每約之以三，易曰"利市三倍"，論語曰'三思而後行"，孟子曰"食李三咽" 史記"三仕三見，三戰三走"，皆以三見其多，蓋猶上世之遺。數目之語雖甚古而上世紀數之術，每以二爲偶進而以三示多；多而無別，則仍不足明多寡之較也，于是文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承三形積畫爲亖；自五以下非不可積畫也，其事繁，其勢不便，積畫爲𠄡不若借㐅之爲簡易也；積畫爲䷀，不若借人之爲簡易也；七八九準是。故言我國數名，一二三亖皆有專文，㐅八十)(𠃉皆非本字。縱一爲丨，丨之成基于十進之通術；觀數名成形之跡，亦可想見史前人類之進化矣。

至于一二三之古文竝从弋（疑即戈省，戈猶今言个，弌弍弎疑即一个，二个，三个合文，猶小子毛公鼎作𡥈，小臣守𣪊作𡍷矣。），四古文或作𠔀(疑僞古文，後儒據易傳"地四地六"語省𠔀形爲之。)，五古文作㐅（疑即省㐅爲之，專取交午之意。)皆不見卜辭金文，蓋所謂"古文而異"者也，茲不具說。

1928，3，廣州。

九本肘字，象臂節形，舊作謂即丩字，非是，臂節可屈可伸，故有糾屈意。守紂从肘省製者，字皆九製之誤，說詳本刊第二號釋九。　　　　校稿時記

周頌說

附論魯南兩地與詩書之來源

傅　斯　年

凡是一種可以流行在民間的文學，每每可以保存長久，因爲若果一處喪失了，別處還可保存，寫下的盡喪失了，口中還可保存。所以有些並沒有文字的民族，他的文學，每每流傳好幾百年下去，再書寫下來，其間雖有改變，並不至於遺失，至於那些不能在民間流行的文學，例如藏在政府的，僅僅行於一個階級中的，一經政治的劇烈變化，每每喪失得剩不下什麼。這層事實很明顯，不待舉例。照這層意義看詩書，詩應比書的保存可能性大；若專就詩論，我們也當覺得最不容易受政治大變動而消失或散亂者，是國風。最容易受政治大變動而消失或散亂者，是頌。誠然不錯，在口中流傳並不著於竹帛之文詞，容易改變，但難得因一個政治大變化喪失得乾淨，若保存在官府的事物，流動改變固難，一下子掉了却很容易。周書周詩現在的樣子好不奇怪；周書出於伏生者，只是號爲武王伐紂的兩篇，卽牧誓洪範，和關於周公的十多篇，卽從金縢到立政，和顧命(康王之誥原在顧命內)，以下還只有涉及甫侯的一篇是西周，此外皆東周了。何以周公的分量佔這麼大？宗周百年中書的分配這麼不平均？再看周詩，大雅小雅頌中兩個大題目是頌美文武，稱道南國，二南之於南國更不必說，何以南國的分量佔這麼多？宗周百年中詩的分配這麼不平均？這都不能沒有緣故吧？或者宗周的詩書經政治的大變動而大亡佚，在南魯兩處，文之守獻之存獨多些。故現在我們看見詩書顯出這個面目來？要想尋繹這個問題有應當先去疏理者兩事；第一，經典之內西周的成分究有幾何？第二，詩書各部分由何集來？如何集成？這是大題，需要長時的分析校核，現在且就周頌說。

周頌有兩件在詩經各篇中較不同的事，一，不盡用韻，二，不分章。海寧王國維先生釋此兩事以爲由於頌聲之緩，皆懸想之詞，無證據佐之。且魯頌有摹周頌處，商頌(實宋頌)更有摹魯頌周頌處，魯頌商頌皆用韻，是頌之一體可韻可不韻，則周頌之不韻非由於頌體甚明。大約韻之在詩中發達，由少到多，周頌最先，故少韻；魯頌商頌甚後，用韻一事乃普遍，便和風雅沒有分別了。若單就周頌論，這個情形非常明顯

，周頌中用韻者語句整齊，文義較順，近於大雅，不用韻者語句參差，文義難解，遠於大雅。大雅中最初篇章之作年不見戰國以前書，而時邁武諸篇爲克商之作，見於左傳。則周頌之由無韻到有韻，乃時代之先後，當無可疑。又魯頌商頌皆分章，且甚整齊，如大雅小雅。是周頌之不分章，非頌體之當然，若如王君頌體聲緩之說，魯頌商頌之長又要怎麼辦？王君意在駁儀徵阮君之釋頌義，所以把這兩事這樣解了，其實阮君釋頌，不特「本義至確」，(王君語) 即他謂三頌各章皆是舞容，亦甚是。王君之四證中，三證皆懸想，無事實，一證引燕禮記大射儀，也不是證據，只是憑着推論去，拿他所謂禮文之繁證其聲緩。儀禮各儀固說得每每最繁，不止於這一事，且由禮繁亦不能斷其聲緩。蓋時邁一章奏時無論如何緩，難得延長三十四節，若必有這麼三十四節一回事，時邁之文只可夾在中間，或首末奏之，不能爲此容之全。又由聲緩亦不能斷定他不屬於舞詩。阮君把頌皆看做舞詩，我們現在雖不能篇篇找到他是舞詩之證據，但以阮君解釋之透徹，在我們得不到相反的證據時，我們不能棄此說，因爲頌字即是容字，固無疑義，舞乃有容，樂並無容，何緣最早之頌即出於本義之外？所以若從阮君釋頌之義，便應從阮君釋頌之用，兩件事本是一件事，至少在周頌中，即頌體之開始中，不應有「觚不觚」之惑。現在細看周頌實和大雅不同，大雅多敍述，周頌只是些發揚蹈厲之言。只到魯頌商頌才有像大雅的。金奏可以敍述，舞容必取蹈厲。若是周頌和大雅在用處上沒有一個根本的分別，斷乎不會有這現像的。

周頌在用韻上和魯商兩頌的分別應該由於先後的不同，周頌在詞語上和大雅的分別應該由於作用的不同，已如上節所疏，若周頌的不分章又該是由於什麼緣故呢？我想，周頌並非不分章，自漢以來所見其所以不分章者，乃是舊章亂了，傳經者整齊不來，所以才有現在這一面目。 有三證：左傳宣十二，「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爾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我們用左傳證詩書有個大危險，即左傳之由國語出來本是西漢晚年的事，作這一番工作者即是作古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之說者，其有意把他們互相溝通，自是當然。但國語原書中當然有些論詩書的，未必於一成左傳之後，一律改完，所以凡左傳和毛詩周官等相發明者，應該不取，因爲這許是後來有意造作加入

的材料。凡左傳和毛詩周官等相異或竟相反者，應該必取，因爲這當是原有的成分，經改亂而未失落的。宣十二年這一段話全和毛義不同，這當然不是後來造作以散入者。這一段指明武之卒章，三章，六章，此是一證。現在看周頌各篇文義，都像不完全的。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或及烈文，合起來像一事；合起來才和顧命所說的情節相稱。此種嗣王踐阼之儀，不應零碎如現在所見周頌各章獨立的樣子。又載芟良耜絲衣三篇也像一事，載芟是耕耘，良耜及收獲，絲衣則收獲後燕享，三篇合起有如七月。絲衣一章恰像七月之亂，不過七月是民歌，此應是稷田之舞。又清廟以下數章，尤其現出不完全的樣子，只是他們應該如何湊起來，頗不易尋到端緒。此是二證。魯頌商頌雖然有演變，然究竟應該是繼續周頌者，果然魯頌商頌無不是長篇分章者，若把他們也弄得散亂了，便恰是現在所見周頌的面目。此是三證。外證有左傳宣十二年所記，內證有文義上之當然，旁證有魯頌商頌之體裁，則周頌之本來分章，當無疑問。舞爲事節最緊者，節多則章亦應多，乃反比金奏爲短，不分章節，似乎沒有這個道理。若謂周頌各章均有名號，或者其獨立甚古，則大雅單章之號，亦有見於經傳者。論語「南容三復白圭」是。又周頌中如時邁，以大雅之文義論，便應於「明昭有周」之前後分爲兩章，今亦竟不分，凡此皆顯見其錯亂。至於在「詩三百」中周頌何以獨零亂得失了章節，當因頌只是保存於朝廷的，不是能「下於大夫」的，一朝國家亡亂，或政治衰敗，都可散失的。國風固全和這事相反，卽大雅小雅也不像這樣專靠朝廷保有他的面目的。

如上所說，周頌不分章由於舊章已亂，傳他的人沒法再分出來，然則我們現在在周頌中可能找出幾件東西的頭緒來？可能知道現在三十一章原來是些什麼東西零亂成的？答曰，周頌零亂了，可以有三件事發生：一，錯亂，卽句中之錯亂，及不同在一章之句之錯置；二，次序之顚倒；三，章節之亡失。孟子引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之下，尙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今此語見大雅思文篇中，「莫匪爾極」下乃「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兩句，不知誰是錯亂者，或俱是經過錯亂的。宣十二年傳，武之三章有「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武之六章有「綏萬邦，屢豐年，」今桓在賚之前。至於各章不盡在三十一章別有遺失，恐怕更不能免的了。所以若求在這三十一章中尋出幾個整篇來，是做不到的。但究竟是那些篇雜錯在這三十一章中，還有幾個

端緒可尋。

其一曰肆夏。左傳宣十二年，「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今在時邁。現在的時邁至少是兩章，以「明昭有周」以下爲第二章，其餘之章無可考。後來樂名夏或大夏者，恐是由此名流演。至於此章之不屬於武，左傳已明言之。

其二曰武，或曰大武。左傳宣十二年記其卒章三章六章中語，今在武賚桓三章中，他章無可考。據左傳宣十二年語，武乃克殷後作，所記念者爲武成之義，故莊王於此推論出武之七德來，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武爲儒者所稱道，在儒家的禮樂及政治的理論中據甚高的地位。王靜安君據樂記所記之舞容，從毛詩之次敍，就前人成說申長之，把大武六章作成一表，其說實無證據，現在先錄其表如下。

	一成	再成	三成	四成	五成	六成
所象之事	北出	滅商		南國是疆	分周公左召公右	復綴以崇
舞容	總干立山	發揚蹈厲			分夾而進	武亂皆坐
舞詩篇名	武宿夜	武	酌	桓	賚	般
舞詩	昊天有成命 二后受之成 王不敢康夙 夜基命宥密 於緝熙單厥 心肆其靖之	於皇武王無 競維烈允文 文王克開厥 後嗣武受之 勝殷遏劉耆 定爾功	於鑠王師遵 養時晦時純 熙矣是用大 介我龍受之 蹻蹻王之造 載用有辭實 維爾公允師	綏萬邦屢豐 年天命匪解 桓桓武王保 有厥士於以 四方克定厥 家於昭於天 皇以間之	文王旣勤止 我應受之敷 時繹思我徂 維求定時周 之命於繹思	於皇時周陟 其高山嶞山 喬嶽允猶翕 河敷天之下 裒時之對時 周之命

他事不必論，即就舞容與舞詩比較一看，無一成合者。王君於六成之數每成之容，是從樂記的，於次敍是從毛詩的。但毛詩周頌之次敍如可從，何以王君明指之六篇別在三處，相隔極遠？故毛詩次序如可從，王說即不成立，樂記的話如可據，則武之原樣，作樂記者已不可聞。因爲他已明明白說「有司失其傳」。現在抄下樂記此一節語，一覽即知其不可據。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我之已久，則旣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鄉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此節明明是漢初儒者自已演習武舞之評語。牧誓雖比周誥像晚出，却還沒有這一套戰國晚年的話，後來竟說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秦爵三老五更都出來了，則這一篇所述武容之敍，即使不全是空話，至多亦不過漢初年儒者演習之武。且裏邊所舉各事，如「聲淫及商」可於大雅之大明篇中求之，「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在大明裏。「北出」即伐密，在皇矣上帝裏，「南國是式」在崧高裏。其餘詞皆抽象，不難在大雅中尋其類似。這樣的一篇大武，竟像一部大雅的集合，全不合周頌的文詞了。大約漢初儒者做他的理想的大武，把大雅的意思或及文詞拿進去，樂記所論，就是這。不然

，武為克殷之容，而「南國是式」遠在成康以後，何以也搬進去呢？

其三曰勺。現在毛詩裏還有酌一篇。酌勺本一字，酌篇卽勺，歷來注家用之。勺字見儀禮燕禮「若舞則勺」，禮記內則十三年學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熊安生謂卽勺篇。勺韶兩字在聲音上古可通。勺與今在平聲之韶同紐，與在去聲之召小差，而此差是由[illegible]到[illegible]，珂羅倔倫君證此差通例在古代無有。勺以 k 收聲，韶以 u ，由 k 到 u 漢語及西洋語為例不少。珂羅倔倫君亦曾證宵藥等部乃去入之對轉，（見他所著漢語分析字典序）我們試看以勺為形聲之字，多數在入，而約釣尥諸字在去聲，約且在廣韵與召同部。召與勺在聲音上旣可同源，我們現在可假設召勺之分由方言出，因韶之散亂，而勺韶在後來遂為實有小異之名。蓋同源異流，因流而變，而儒者不之知也。今先看古書中韶勺相通處：荀子樂論，「舞韶歌武」，孔子時尙未以歌舞為武韶之對待，（樂則韶舞四句，乃後人三代損益之說，決非論語舊文，別處詳論之。）而後人謂勺乃但云舞，是舞韶者舞勺也。又春秋繁露質文篇，以勺為周文公頌克殷之事，顯見勺與武關係之密切，惟韶可如此來源，與武為比，若果如內則所記為小舞，則不當尸此大用。又漢書董仲舒傳引武帝詔，以為在虞莫盛於韶，在周莫盛於勺，此雖言其異，實是言其同類。大約召樂在魯地者，失而為不完之勺，遂有小實，然仍不忘其為周物，其流行故虞地者，仍用召名，遂與虞舜之傳說牽連，然仍可見其與勺同類，此例實證其通也。再看其相異：周禮韶勺並舉。然周禮舉事物盡是把些不同類且相出入的事湊成者。如六書六詩，原是不別擇的大綜合。則一物在後來以方言而有二名，二名亦因殊方不盡同實者，被他當做兩事，初不奇怪。荀子禮論亦雜舉韶武勺護象箾及八種樂器，然荀子禮論類漢儒敷論，故多舉名物，不若樂論純是攻墨者之言，較為近古。呂氏春秋古樂音始兩篇舉樂舞之名繁多，獨不及勺，而舉九招之名。如此看去，由召流為勺者，在魯失其用而有大號。由召流入虞者，仍用韶名。樂舞唐大，而被遠稱。這個設定似乎可以成立。至於韶酌之字體尤可設定其同源，韶本从酉，其从音者形體之僞；或已成為召之簡體後，人更加音旁以標舞樂。要之其本字从酉。吳清卿君已論明白，他說：「大澂嘗謂古文召紹韶招佋昭為一字，韶之从音，卽酉之變體也。盂鼎作𩰫，字最古而文最繁。亦作𩰫，上作収手形，下作𠬞手形，與𢍜字同意。受从一手，此从兩手，受从舟，為承尊之器，此从𤔲，當亦盛酒之器。古者主賓相見，有紹

介相佑助，尊俎之間，有授受之禮，故紹字从召，从𣪘，从𠱠，此紹字之本義也。引伸之爲紹繼，爲紹承，義亦相近；或作𠱠，見召伯鼎文；或作𠱠，見匽侯作召伯鼎文；或又作𠱠，見召伯虎敦文。知召伯封邑與紹繼之紹同，後別作𠯑，又省作𠮷，皆晚周文字。積古齋款識栽招觚𠱠字，與墳文正同，阮氏釋作招。故經典韶招二字通用，其實皆紹之變文，省从爲入，再變从手，省酉爲西，再變爲音，合諸器文而互證之，知韶本从酉，不从音也。論語，「子謂韶」，疏，「韶，紹也」；禮記樂記注，「韶之言紹也」；周禮大司樂注「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此韶紹一字之證。漢書禮樂志注，「招讀曰韶」；周禮大司徒注，「大招大夏」，釋文「招本亦作韶」；呂覽古樂，「修九招，六列，六英」，注，「招樂名也」：此招韶一字之證。許氏說文解字「佋廟佋穆，父爲佋，南面，子爲穆，北面。」家語正論，「祭公謀父作祈昭」；左氏傳作「祈招」；史記李斯傳「昭虞舞象者」，索隱曰，「昭，一作韶」：據此，則佋昭爲一字，昭與韶招亦相通矣。蓋古文屢變而漸失其本，至六國時去古愈遠，古文之本義亦漸晦，漢隸之所從出，又因六國之變體而增損之，偏旁之訛以傳訛者，益不少矣。」案何者爲紹字本義，何者爲其引伸義，今尚不能論定。若謂此若干字皆爲一字之轉變，則斷無可疑。漢儒所加偏旁，每不可以爲據。韶字既本从酉，且作奉酉之形，其與酌爲一字，尤爲近情。金文中固屢見召字不見酌字也。以上一說如果不虛，則今周頌中至少尚有韶之一章。召爲樂之稱，準以夏頌文王，武頌武王，舞名皆是專名之例，得名或和召公有緣。孔子對於韶武覺得韶能盡美盡善，武却只能盡美，未能盡善，或是由於韶之作在武後，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且武紀滅商，陳義總多是些「征伐四國」「戎商必克」的話。韶之作乃在周室最盛的時候，當是較和平之舞樂，用不着甚多的干戈戚斧。內則鄭注「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孔疏「舞勺者，熊氏云，言十三之時，學此舞勺之文舞也，成童舞象者，成童謂十五以上，舞象謂舞武也，熊氏云，謂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用文武之小舞也。」孔子對此文舞遂稱曰盡善，對彼武舞還以爲不能盡善。雅頌在孔子時之魯國本已亂了，大約由於喪失，改作，及借用。論語「子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必以先已經不得其所。又，「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則已把周頌借用到他事。韶並已亡於魯。論語「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

」孔子適齊在年三十五以後，見孔子世家。若韶還存在魯國，孔子不會到了齊始，樂得那樣。韶之大體及本體雖早亡，但從這一個名字流衍下來的却不少。在魯有勺舞，在齊有徵招角招之樂。孟子梁惠王下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大師曰，爲我君臣相樂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韶如是稱道召公，則此處徵招爲君臣相樂之樂，去初義還不遠。召公之後召虎徹定南國，韶樂當可行於南國，來韶旣與南國有相干，則南國或有此名之遺留，果然楚辭中存招魂大招兩篇。這個招字當卽是徵招角招的招字，大招不如此解乃不詞，招魂敍上有「乃下召曰」把招魂之招作爲動字，不知敍和招魂本文全不相干，且矛盾。招魂本文勸魂歸家西南北俱不可止，敍乃言下召之使上天，明是有人將這一篇固有之禮魂之歌硬加原身上，遂造作這一段故事作敍 。（楚賦中如此例者不一，高唐神女之敍與本文相干。）呂覽古樂篇，周禮春官大司樂，皆載九招之名，是由召而出以招名者，國至漢初年多得很了。至於後人何以把韶加在虞代，大約由於虞地行韶之一種流遂以爲是出自虞地之先人者。李斯上秦王書「鄭衛桑間，韶虞舞象者，異國之樂」指明了他的流行地了。

其四曰象舞，毛詩序在頌一部分，雖然說得不大明晰，但還沒有甚支離的話，且創詩本文，或者其中保存早年師說尙多，不便以其晚出及其爲古文學一套中物而。（毛詩實是古文之最近情理者，不泰不甚，或本有淵源，爲古文學者竊取加入統內，說別詳。）我們如用毛說，則「維清」爲象舞之一章。呂覽古樂篇，「成王殷民反，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象，以嘉其德。」商地本出象，近人已作論證，象舞應是商國之舊，或者周初借文化時取之。熊安生以爲卽在武中，未必有本。又春秋時有萬舞，左傳記其行於子反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側，而振萬焉」，詩風記其行於衞，「簡兮簡兮，方舞」，商頌紀其行於商，「萬舞有奕」， 或亦是商國之舊，遠及南服，未知和象舞係否。

其五曰嗣王踐阼之舞，此舞之名今不知，或可於傳記中得到，閔予訪落敬之三篇烈文，均應是這個作用。我不是說這四篇應該合起來屬一篇。但這四篇中必有如係，或是一篇之散或是同類之文。這四篇都不是單獨着便能完全了意思的。現在

把書顧命抄在上面，把這幾篇抄在下面，一校，便知嗣王踐祚之容；當甚繁長。

惟四月・哉生霸・王不釋・……王曰・烏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茲予審訓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通殷・就大命・在后之詷・敬御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於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於庭・越翌日・乙丑・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越七日・癸酉……

……王麻冕服裳・由賓階隮・…………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揚末命・命女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下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宅・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訪予落止・率時服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明保其身・

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及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致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以下今在康王之誥)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告·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無封靡於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按儀節之繁必有重奏)

以上的排列，並非說周頌這幾篇便是可以釋顧命的，也不是說這幾篇是和顧命同一事，也不是說周頌這幾篇原來是一件。不過把這兩事列在一起看，周頌這幾篇的作用才更明白。

其五曰稷田之舞，載芟良耜絲衣三篇屬之，絲衣一篇尤像豳七月末章。稷田是當時的大事，自可附以豐長之舞容。

此外必尚有其他殘篇在周頌內，只是此時，或者永遠，尋不出頭緒來了。

約上文而言之，周頌不分章非原不分章，乃是「不得其所」之後，

零亂得不分章。 其所以在三百篇中獨遭這個厄運者，由於這些物事的本體原是靠政府保存的，政治大變動便大受影響，只剩了些用舊名而變更成了新體的各種舞樂在民間了。東漢末年文化遠普及過西周末年，然靈帝以後之大亂，弄得「中原衆樂淪亡。魏武平荆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爲漢雅樂郎，尤悉樂事，於是以爲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東漢之亂尙至如此，遑論西周之亡？

上文中涉及兩事，心中尋繹起來覺得關涉頗大者：一，西周亡時是怎麼個樣子？風雅頌中關係南者何以這樣大？西周亡時，大約是把文物亡得幾乎光光淨淨。因亡國而遷都，都不能攜着文物走的：永嘉之亂，沒有搬出什麼東西到建業來。靖康南渡，沒有搬出什麼東西到臨安來。東晉文化只靠吳國的底子；南宋文化只靠江南諸軍州的底子。照例推去，則宗周之亡，至少應該一樣損失文獻。遑論平王以殺父之嫌，申侯以弒君之罪，自取滅亡之後，更不能服人的。小雅正月雨無正兩篇，記載周既東之初年景況，一望而知當時的周王竟成流離之子。且喪亂之後，攜王平王爭位，待晉文侯殺了攜王，然後平王定位。在這情形之下，詩書禮樂帶不出西周來，是當然的。而據周故地者，先是野蠻的犬戎，後是稱中國爲蠻夏的戎秦（見秦盄和鍾及近獲秦公敦），其少保存勝國文物更不必說。所以現在所見詩書關於西周者，應該別有來源處，斷不能於既東之周室求之。那麼，來源處在那里？我想，一是南國，二是魯。

先說南國。 照上文說，韶樂與召公或有一種關係，如武之於武王，夏之於中土，頌中既有勺一章，則頌和南國或不是沒有關係的。就小雅論，說到地名人名，涉及南國者不少。出車所記是北伐，而北伐之人是南仲，此詩是「玁狁於夷」後「薄言旋歸」者之辭，如果這個南在南國不是南宮，仿佛當時移鎮南之師以爲北征。方叔之方應在西周境內，故玁狁來侵，則侵鎬及方，薄伐玁狁，則往城於方，采芑中以方叔南征，又若移直北之師以爲平南。四月所記又是「滔滔江漢」鼓鍾又有「淮水湝湝」之語。魚在於藻有「王在在鎬」之文，然這可是遙祝之辭。小雅中有地方性之詩，只「薄伐玁狁」「瞻彼洛矣」涉及西周，其餘皆在南國，或東周區域之內。所記之事，除燕享相見的禮儀外，幾乎大多數是當周室之衰及亡，士大夫感於散亡離亂之詞。大雅稱述周先德及克殷功烈者頗多，但除去涉及文武者外，所指地名人名都關涉南國及東周諸侯者。崧高之申伯，江漢之召虎，常武之南仲，乃及烝民中「城彼東方」之仲山甫，皆是南國重

要人物。卽韓奕之韓侯，雖未記其涉南國事，但韓乃近燕，尤不在西周區域之內。只到召旻，宗周旣亡，所思亦是召公之烈。大雅自烝民以下無不涉南國者。如此看來，大雅小雅之流傳和南國當有一段因緣。

大雅小雅之不盡是西周詩，有確切之內證：正月「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雨無正「周宗旣滅」，猶云宗周旣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從此可知大雅小雅決不是全數出自西周的。又如上節所舉事實，南國成分佔這麼多，若是出於西周，不會如此偏重南國。宗周三百年間文獻，為什麼要偏於厲宣兩朝之一隅？又大小雅之記喪亂，就辭義看去，許多已是「亡國之音哀以思」，至少也是出乎兩代的政景，故這些雖未指明南地的，也只能出於南國或東周之初。從這些事實上我們可以斷定大雅中總有不少一部分是由南國傳下的。至於大雅之述先烈，小雅之記禮樂，也許是從南國出來，也許是從在東周保存故周禮樂最多的魯國出來，也許春秋初其他列國中還有些保存的，現在未能決定。不過鼓鍾明言「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南配合在一起，則其中關係之大，恐有過於我們在上文所敍者。大雅小雅各篇，以時代論，集在宣幽平時代如此多，以地方論，集在南國徐淮如此多；以事跡論，集在南國拓土上如此多，以感情論，集在政亂國破上如此多。若把這麼一套作為宗周遺物，則由文王算起，大約宗周有三百年，卽令前半詩體不發達，也何至有這樣的分配？若看做大部分自南國出，這樣時代地方事跡分配不平之怪狀，都可釋然了。

風雅頌之稱恐甚後，自有四始，此四者之界域始判然。除左傳中之偽君子曰以外，戰國末世以前書無稱風者，故十五國風與雅頌各相對，非以國風之總名與雅頌對，季札觀樂時猶然。那麼，雅也是地方之名嗎？荀子榮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夏」。王伯申說：「雅讀為夏，夏謂中國也，故與楚越對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證。古者雅夏二字互通，故左傳齊大夫子雅韓子外儲作子夏。」按夏字雅字在珂氏字典中之標紐古各為 g，ng，本可為一音之轉。詩三百中雅字只一見，論語雖雅夏並用，然未必非後來之分別。果王說通，則雅之為號亦是地名，與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同，而雅之不出於西周，更添多一證了。

風中之周南召南固明指南地，且看他是何時詩，何地詩。二南中之地名，有河，

汝，江，漢，南不逾江，北不逾河，西不陟岐周任何地名，當是黃河南，長江北，今河南中部至湖北中部一帶。二南中之時代，有何彼穠矣篇中「平王之孫」一語，證其下及春秋初世。有甘棠一篇中「召伯所茇」一語，證其後於召虎多少年，這一篇恐正如大雅之召旻，因喪亂而思先烈。又汝墳一篇也言「王室如燬」，恰是在風中對待在雅中正月十月雨無正等篇者。南雅之相對已如此合符。至於詞句之相同處更多，不待盡舉，且有連着幾句同者，如「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同見大雅出車召南草蟲。又毛序論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實在只有在二南可通，邶鄘衞王鄭齊陳都包括很多並沒有節制的情詩。二南之作用實和其他國風有些不同：第一，二南的情詩除野有死麕一篇都有節制的。第二，二南中不像是些全在庶人中的詩，已經上及士大夫的環境和理想。第三，二南各篇，如關雎爲結婚之樂，南有螽斯爲祝福之詞，桃夭鵲巢爲送嫁之詞，皆和當時禮制有親切關係，不類其他國風詠歌情意之詩，多並不涉於禮樂。小雅的禮樂在燕享相見成室稱祝等，二南的禮樂在婚姻備祀成室稱祝等，禮樂有大小，而同是禮樂。南之不同於風而同於雅者既如此多，則說南雅出於一地之風氣，可以信得過去了。

說到此，不由不問南國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了。周室之興，第一步是征服周在西方時的四鄰所謂伐密伐崇戡黎者，這時候文王對於諸夏僅做到斷虞芮之訟而已。第二步是東出，武王只做到了誅紂，祿父還爲商主，只把管蔡重兵監着罷了。到周公乃眞滅商，以封曹，衞，魯，燕，等國。成王時又北出滅唐，以封唐叔。記南國開闢事最早見者是「昭王南征不復」，其前在成康時如何形狀，現在全無明文可見。大雅小雅開闢南國各詩，毛序皆歸之宣王時，但國語載宣王事多非善政，既敗於姜氏之戎，又喪南國之師，又與魯難。厲王和幽王並稱，當是戰國時事，厲公只是嚴厲，爲國人所逐，彼時之周尚强大，能將熊渠之王號去之，或南征各篇上及厲王，也甚可能者。且仲山甫城齊乃夷王時事，吉甫於烝民中誦之，則吉甫諸詩容當在夷厲之時。周之開南國當是很長久的事，南至江漢，封建諸姬，至楚興乃盡滅之，左傳「漢陽諸姬楚實盡之」這樣子決不是一時的事。在周朝最盛的時代開闢了一片新疆土，成了殖民行軍的重地，又接近成周，自然可以發達文化。且這一片地中很多古國子遺，或是所謂諸夏者之舊（此說別詳）。新民族之周到了舊文化區域（卽諸夏）之沃野千里中，更緣邊啓些新土宇

，自然發生一種卓異的文化。所以其他士大夫家庭生活，「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這一片地有直屬於王室者，有分封諸侯者。直屬於王室者曰周南，分封諸侯統於召伯者曰召南。在這一片地殖民之大夫士所用禮樂，自然可以來自宗周，也可出於諸夏，也不免有些自己的制作。及宗周政亂，這些地方大約也很受些影響，平王帶着弒父弒君的罪名，來居雒，實在做不出共主的局面來，這些文物的南國當不能如厲宣時之盛。不過在楚未大時，尚能保持其文物，至周莊王末年，楚始強大，伐申成隨，弄得周人戍申貴隨，從此不久，楚武文兩世把南國幾乎盡滅了，江漢間姬姓的勢力全完失了。成隨後四五十年間，楚逼中國之勢更大，齊桓公遂稱伯伐楚，宋襄魯僖晉文繼續對付南來之逼迫，爲春秋之最大事件。晉兩次受伯，一次以義和輔周之東遷，一次以重耳城濮之敗楚，兩事在周史上重要相等。周之宗亡於犬戎，周所封建之南國滅於楚，所謂南國之壽命大約從西周的下半到平王都洛後六七十年間，總也有百多年至百五十多年的歷史。

以上一段不是牽引的話，乃就史記周本紀楚世家十二諸侯表左傳國語及詩之本文輯合起來的。南國之解既稍清楚，有一謬說可借以掃除者，即周召分伯一左一右陝西陝東之論。周公稱王滅殷在武王成王間，其時之召公奭只是一個大臣，雖君奭篇中亦不見他和南國有何相干。開闢南國是後起事，那時召伯虎爲南國之伯，去召公奭不知有幾世了。周室既亂，南國既亡，召伯之遺愛猶在，南國之哀歷歷在周南召南大小雅中見之。亡於楚後，南人文化尤爲中原所稱。如論語「南人有言，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信夫！」又如中庸，「南方之強也，而君子居之。」孔子到了陳蔡遇到些悲觀厭世或達觀玩世的人，顯係文明之遺留。到孟子時，縱以南爲楚而詆之，忘其爲文物之遺，猶之東晉人仍謂中原舊族爲「先帝遺民」，宋齊以後並北地漢人亦稱爲索虜矣。秦時始以陝分中國爲二。儒者忘了歷史，遂把召公奭召伯虎混爲一人，以至於把東征之周公，平南之召伯，作爲同時，更從秦人關內關外之觀念以陝分二伯。漢初儒者實不知史事，司馬遷說，「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後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西周東周且不知，自然會把召公奭召伯虎混了的。又戰國人造埠誓，把一切西方南方蠻族加入師中。不知周人自讚他的文王之詩，也不敢說這些大話，只舉他伐崇懷虞芮而已。

書中有甫刑一篇，和其他周書都不是一類，且時代前邊接不上周公成王那一大堆，後邊接不上文侯之命。來源頗可疑。詩中有「生甫及申」語，皆「南國是式」者，甫侯旣是南國之一，甫刑又記苗事，當亦是南國典書之孑遺者。

南國而外，詩書從魯國出來的必很多。魯國和儒者的關繫，儒者和六藝的關係，是不能再密切的了。戰國初年的儒學，多是由所謂七十子之徒向四方散布。漢初年的儒學，幾乎全是從齊魯出來，這些顯然的事實還都是後來的。我們且去看詩書在早年如何流行。左傳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這句話裏有一矛盾處，書之用爲泛名，經傳皆曰書，是甚後的事，襄昭之世尙不至此。論語中尙且以書爲今所謂尙書之專名，則觀書只能觀出所謂周書者來，不能觀出易象與魯春秋來。易和儒學魯國之關係最淺，論語不曾提及易一字，（今流行本「五十以學易」，本是古文所改，原作亦，從下讀，引見經典釋文。）而易之傳授見於儒林傳者，和易之作用見於左傳等者，均不和儒家相涉，是易之入儒當爲漢代事，和周公無干。春秋比附於周公又是古文學之僞說，前人辨之已詳。此處「見易象與魯春秋」，顯是爲古文學者從國語裏造出左傳來的時候添的，以證其古文說，而不知和上文觀書之書字矛盾。這樣看來，見易象與魯春秋應是爲古文學者加入者，原文只是觀書于太史氏，遂感于周禮盡在魯矣。伏生所傳周書有坶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雒誥多士毋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粃誓甫刑文侯之命秦誓各篇。坶誓鴻範出來應甚後，文詞甚不古。坶誓已是弔民伐罪之思想，和詩所記殷周之際事全不同義解，當和湯誓甘誓同出戰國，其時儒者爲三代造三誓以申其弔民伐罪之論。洪範更是一套雜學，有若呂氏春秋之目錄，齊國五行學者之綱。周書的前端兩篇如此，後端則粃誓已經余永梁先生考證其非伯禽時物，應和魯頌同涉僖公。甫刑一事，上文已說其可出于南國，文侯之命秦誓已是東周時物，當另有來源。且以秦之介乎蠻夷間，斷難流傳其文書于河山以東，恐怕這是伏生故爲秦博士，由他傳書的痕跡。至於中間由金縢大誥至立政十二篇，都是說周公成王間事，誠可由此感覺到「周禮在魯，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則韓宣子之言卽周書大部分出于魯國之證。又大誥乃周公稱王東征之始，立政乃周公將老歸政成王之書，周公佔這麼大的成分，周誥幾乎全成了周公之誥，周書幾乎全成了周公之書，周書中

這樣偏重周公，何以二雅周頌中不及周公一字，詩書相反若此？且金縢裏邊的話，只有周公之黨與裔可以這樣說，宗周三百年中尤其不能獨有周公居東數年的話語爲大典章，則今伏生所傳周書之不能出于宗周，可以無疑。而伏生所傳周書大部分出于魯，卽出于周公之黨與裔，亦可信矣。然則周書只是魯書，入戰國而首尾附益了幾篇，有來自別一源者，有是儒者造作者，以成伏生入漢所傳。

詩中可疑爲魯者，爲豳風。我一向相信豳風應在岐周，但現在有三事使我不得不改信豳風是由魯傳出。一，金縢旣不能不信其爲魯國所出了，偏偏金縢中有一解釋鴟鴞之文，異常不通，鴟鴞本是學鳥語的一首詩，在中國文學中有獨無偶，而金縢中偏把他解作周公管蔡間事，必是鴟鴞之歌流行之地與金縢篇產生之地有一種符合，然後才可生這樣造作成的「本事。」二，左傳襄二十九，「吳公子札來聘，……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果然周公之名在詩中只見于此處，而東山征戍之歎音，「無使我公之歸兮」之欲願，皆和「周公之東」情景符合。至于七月中詞句事節頗同雅頌，亦可緣魯本是周在東方殖民之國，其保有周之故風，應爲情理之常。三，呂氏春秋音初篇，「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今破斧正在豳風，雖附麗之事不與呂覽所記者同然起興同者每是一調之變，詩經中此例甚多。有此三證，則豳風非出于豳，乃出于宗周在東方殖民之新豳，當是可以成立的了。至於雅頌中有專自魯國出來者否，未可知。

除南魯兩地而外，爲詩書之出產地者，尙有宋。箕子之守朝鮮，實以相土時卽有遼東，（商頌，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時戡定之海外，舍朝鮮遼東更有何處？）故宗周雖亡，猶可保守東疆，如晉宋南遷，只以遼東文化不發達，後來乃忘了這一段故實。微子朝周，實等于劉姓宗室向王莽獻符命，所謂殷有三仁之中，竟有他來陪襯比干箕子，當是他的後代宋國的話。殷在亡國時，疆土大，勢力也大，牧野之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 雖把紂殺了，武庚猶有商國，及周公居東，三年經營，才能滅商，遷殷頑民，倒底不能絕殷祀，並用些恭維話，稱商之德，安諸夏之心。宋不用姓，亦無封爵之號。周朝的習慣，男子稱氏，女子稱姓，然子並非姓，宋國女子以子爲號，與箕子之子，公子之子，當是同義。至於公之一辭，本是諸侯及周室大夫之泛稱，詩書所記都這樣，侯伯子男乃是封建之號，（此一說別詳）。所以宋在立國上本有些不

同于諸侯者，在遺訓上當有些承受自前者，然商之文物，數次被周人掃蕩一空，宋在初年當沒有若何的事物可紀。到春秋時，中國之局面大變，周室等于亡國，中原無有力之共主，而戎狄南侵，至於衛鄭，荊楚北窺，盡有南國，諸夏文化，幾乎又要遭一場大厄，齊桓拿這些號招做了一番伯業，宋襄公跟着又灰復他的國族主義了。商頌卽成于此時，若末一篇殷武，直說襄公伐楚的事業，這本是三家舊說，趙宋人有信之者，而羅泌考證以荊楚一詞並非商舊更是明切。商頌旣爲宋頌，則商頌必自宋出。若書中之宋國成分，則當于商書中求之。湯誓疑是戰國時爲「弔民伐罪論」者做的，可別論，盤庚三篇文詞不如周誥古，而比其他所謂虞夏商周書都古，疑是西周末宋人所追記前代之典。若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三篇，以文詞論，當更後。高宗是儒者所稱「三年之喪」一義之偶像，西伯之稱當是宋人稱文王者，周人自稱曰文王，商宋人稱他曰西伯，詩雅頌絕未提及西伯一名，且周人斷無稱他這一號之理，猶滿州决不會稱他的先世爲建州衛都指揮。殷周之際很像大明與滿州之關繫，明已亡其半，猶對清說，「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史閣部答多爾袞書)清虜在初年雖和中國已動干戈，還並不敢對明有貶詞(皇太極侵明告示中可見)，直到其帝玄曄纔爲詭辨，說「得國之正無過本朝」，謂本是異國也。此可解釋文王西伯之稱，實因周宋而異。然則西伯戡黎又是宋書了。微子一篇說得微子不是降周爲山陽公，崇禮侯，而是遯世，這也很像是宋人曲爲其建國之君諱者。就這些看，至少可以假定商書大部分是宋書。

此外尙有一國恐怕和儒者所傳之詩書有不小關繫者，卽衛國。衛國所據本紂之都，其地的文化必高，又是周之宗盟中大國。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或者孔子時代魯國人造作得很自由，「三家者以雍徹」，竟須借衛國所存以正魯國了。風中亦以衛詩爲最多，而衛風卽是北音。呂覽音始篇，北音之始爲燕燕往飛，今燕燕于飛在北庸衛。

西周亡，文物隨着亡，南亡，而「周禮盡在魯矣」。「詩三百」孔子時已經成了一個現成名詞，則其成立必在孔子前。「三百」之名稱雖成，然孔子所見詩和我們所見還有些甚不同處，「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已不在詩經，猶可說孔子嫌他不通，「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而删去了，然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今

見碩人，下邊並沒有「素以爲絢兮，」這是孔子注意的話，也不在了。左傳襄二十九年所記吳季札語，不知有沒有古文學者改動，若不是改動過的，則至遲魏文侯時，詩之次敍已和現在所見者大抵同了。孟子荀子禮記引詩分合處常和現在所見者不同，又有些篇目不見者，不知是名稱和今見毛詩不同或是遺失。大戴記投壺，「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好幾篇今在二南者，放在雅中，伐檀一篇又在魏風，甚可怪。王靜安先生以爲詩樂早已分傳，恐是。果然這樣，則雅南關係之切，上文所舉外，又得一證。總而言之，詩各部分之集合，應當成于孔子之前，雅頌南鄭之名均見論語，其後流傳上大同小異，入漢才有現在所見的「定本」呵。

論語說書處較少，恐怕孔子所見只是些魯國所傳的周公之書，也許有些宋國所傳的殷家之書，「諒闇三年」，「孝乎惟孝」，以論語記高宗之說推之，恐皆出自商書。戰國時大約尙書大擴充了一下子，虞夏傳說，弔民伐罪各種理想，一齊搬進。大誓總是戰國時儒者所傳一篇重要書。入漢而伏生爲二十八篇之定本，然眞書假書永是鬧個不已，只鬧到齊梁人大艙頭上二十八字。詩之集合在孔子前，孔子以後不過是些少出入，書之集合在孔子後，從來鬧着大變動。詩書在傳授的生命上是大不同的。我們上文所敍，可供人設想詩書的成分，如何因地分析，以證其時代。我也斷定儒者所傳六藝都是和十二諸侯年表一樣，不上于共和的。杞不足徵夏，宋不足徵殷，雒京不足徵周。

附記　以上匆匆論詩書之成分，只談到輪廓，其詳細的問題待繼續考核材料，搜集證據。我的朋友余永梁先生近謂方言頗和詩書中語有可比較處，正作這一番工夫，若成，必得若干比上文所敍確實得多的知識。

所　務　記　載

(一)造像徵集啓

自葡萄牙人東漸以後，法德南歐均有學者來中國；於是中國藝術遂為一時西歐朝廷所好尚。然當時歐洲人士但覺其與彼之異，不見其與彼之同也。百年以降，至日本者，見其造像偶有類於希臘之型，覩其器物或有近於波斯之製，於是古代文化遷流遂為人所注意。久之，若干可識之形，探流溯源，略窺一斑。然日本佛教藝術實經由中土高麗而至，中土若於世界多元而合流之藝術大海中翛然孤立者，誠緣繼體創作力量之強，歷代更革變動之多，故舊多亡，新體多異，遂於一切內來外出之痕跡多不可見。中國自漢以來，外國物事流入中國者，何代無有，而以六朝唐世為尤繁，藝術歌樂每以胡名，固不僅「木蓿隨天馬，葡萄逐漢臣」而已。夫以亞歷山大為名之城，見於班勇所記(烏戈山離)，敘述印度日耳曼民族容體習俗，出於張騫所述，則知自西漢時中國已與希臘波斯文化區域及吐火羅等之先世有接觸，後來歷傳必有影響，中國人只於此等事之流變，略而不注意耳。自法人福舍(A Foucher)著論出後，歐藝東漸之痕迹顯然；燉煌出壁絲畫無量，於是一部中國中世藝術史，已有若干端緒可言；而德人格林韋部 (Gruenwedel) 及勒高克 (Le Coq) 依天山之行旅所得壁泥畫等件，又於盛唐以前東來盛唐以後西去之跡，使人顯然可覩。雖此兩君著作有時過於作結論，有時又類幻想，然此種綫絡有甚多待尋之寶藏，可斷言也。不知有此道路斯為墨守之愚，據局部之所得，擴為廣溥之論，亦致鹵莽之禍，大規模之搜集材料，誠此一綫工作上至要之圖也。蓋中國藝術所包區域，萬數千里(高麗日本安南及中央亞細亞之一部分)，所經歷時代，數千餘年，其為多元，可以想見，如畫梁刻石，飛動票姚，固不類後來造像，而巴蜀雕刻，頻作別體，南北葬器，頗有異形，即如最近廣州發現晉永嘉塚中之陶俑，其形疑領多島域之初期藝術。若不先將存在材料羣聚之，視其因時代之變遷，因地方之變遷，則識印竹於大夏，發燕幣於美洲，單件孤證，徒滋誤會者矣。茲擬由研究所分別委託人士，並請古物保管會之合作，先將一切刻石造像塑像壁畫等，

爲系統之搨拓及影照，並分別定其年代(其可能者)，然後爲一部分之工作者，可有詳細之憑借，爲比較之研究者，可得不局促之資料，必能發啓新知識，糾正舊空虛也。至於外國人士之合作，固所欣願。茲擬辦法如下：

(一)由本所助理員搜集一切刋印之材料，及在世間之拓本等。

(二)分別派人到各地搨拓及影照，

(三)請各地方人士或團體就近搜集，

(四)所中隨時以卡片編此項目錄

所有一切造形，無論石刻金鑄木彫泥塑，在明初以前者，均在徵集範圍之內。

顧頡剛，傅斯年提議。

前件經議決，照擬進行，卽爲登出，藉作通啓。務請各地方人士或團體代爲搜集，或以消息隨時惠示，俾敝所得以著手，至荷高誼。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處啓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

(二)本所對於語言學工作之範圍及旨趣

(一)漢語方言

十六七世紀的中國人已經系統的知道古今音之差異，而這些系統的知道古今音差異的人中如顧亭林如江愼修，又淸淸楚楚看到方言的有變遷，則似乎在中國的漢語應該有個很好的基礎了。不錯，自陳第顧炎武起是有很多的成績的，很多使歐洲人爲他們的語學者深羨慕的，假如他們懂得我們的話。但照舊來的道路走，出來了不少的好結論，也出來了更多的好而待解又不易解的問題，也出來了些無謂的問題，和無聊的想法。考古的工夫做得很可觀了，審音的工夫還不曾做；分韻類的工夫發達到了回旋的狀態，單體方言的研究還不曾下手。由舊來的道路，雖然也有王念孫父子那樣的大成績，質言之，不朽的成績，但到現在頗有成絕勢的樣子。『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後我們的漢語學不得不以方言的研究爲成就的道路。時間空間的觀念是一切科學下手的初步，尤其是我們用歷史的方法的人一時一刻忘不了的，所以我們對於漢語之研究正如植物學或動物學者研究一族的植物或動物一樣，以調查取得分類之材料，以某一種方言之細密研究，認識其中各種機用，以相互的關係和古今的變遷認識其演化。

中國古音之研究於漢語學之供獻恐怕遠敵不上古生物學於生物學之貢獻，因為化石到底有形可尋，漢語在古代聲音的紀載太差了，待後來方言研究得好了，然後可以更認識古代給我們的那些不大記音的記載。所以我們現在要於漢語學的致力，左也是方言，右也是方言。誠然，中原音韻，平水韻，廣韻，尤其是珂羅絪倫發讀的廣韻，輶軒使者的方言，詩易楚辭漢賦古樂府的用韻，都應是供我們參攷乃至憑籍的，但我們現在還是先來澈底的研究方言，以立我們理想上至堅實之根基。我們希望能用實驗語音學給我們審音的工具，能以印度日耳曼等語系的研究結果，給我們一種借鑑，能以近來各類語言學中合理的窺測，給我們些提示，能為中國方言歧異的東南區域畫成分縣分鄉的語言圖，能解決在幾種方言中音素音調相互影響以成變化的題目若干個，能辨出在幾種方言中字的時代層次，能接觸到些很寬廣的題目，如現在南部方言有沒有因與當地土著混合而成的現象，黃河流域語言在南宋時之急變是不是由於金元戰爭，並且能夠破除若干不着邊際的迷信如五方水土使音變遷等話，總而言之，我們要橫着比較各方言，縱着探索某個某個方言所含的事實。

（二）西南語

西南各民族的問題實在是中國史上一個再重要沒有的問題，固不限於語言，而西南民族語言之研究却是認識他們的物事的第一步。況且這些語言，西藏，緬甸，暹羅，及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地的非漢族，都是屬於印度支那語系的藏緬支或漢暹支的，「註一」是漢語的同族，漢語之研究，特別是古代漢語之研究，很靠和這些語言的比較。誠然，現在印度支那語系比較語學還不成熟，印度日耳曼語系比較語學之發達靠有兩個已經很發達的古典語學，在印度早年已經很發達的梵語學，很多易於到手的北歐中歐方言等，印度支那語系之研究在現在完全沒有這樣子的憑籍。漢語學既以方言未曾研究得好而不發達，現在學者對於藏語的知識更是死讀自梵而番的譯文。如葉希克辯別方言之工夫究竟還在甚初步的狀態中。兩種很古的語言已這樣，那些西南山中倘恍迷離的語言更不必說。不過，這些語言，歷史的，地理的，政治的，都和中國有不少的關係，每種自身上都有研究的價值，藏語竟是世界上的寶藏語言之一個，何況整齊光彩的製造印度支那語系學的時機雖然還未成熟，文法上和字上至今却已有若干互通的道路可尋。藏語箸文在棄宗弄贊時代，或者所著文之語在當時已是一個巫師階級

的話，即是更早些時的通行話，至今已經一千好幾百年，這麼早的語言，是很可寶貴的，緬甸文語及暹羅語所自出之太語均有好幾百年前的箸文。所以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印度支那語系至今的憑籍雖大不敵印度日耳曼語系在十九世紀初年動手時之憑籍，但不是毫無辦法的。果眞這些語言研究好了，不特印度支那語系的知識進幾步，即漢語的研究也要很受幫助。我們中國人因爲自己的母語在這一族裏，所以天性上，或應云心理上，了解這些語言的本領比歐洲人大。若果印度支那語系的一行學問也被歐洲人佔了先去，乃眞是中國人的絕大恥辱啊！我們現在要一個一個的研究這些語言，將來要綜合起來建設印度支那語系的學問。

（三）中央亞細亞語

這裏所謂中央亞細亞語不是一個很邏輯的名詞，因爲這不是指一個族系，而是指若干在某一個時期或現在在中央亞細亞一個地方說過的，並和這些語言有分不開的關係，却未曾在中央亞細亞說過的語言。我們現在研究這些語言的目的，多半爲歷史，文籍，及現在情形，還不到以語言學爲目的，但將來不便有這限制。這裏面包括：

甲　亞利安族中各語「注二」和吐火羅等。這些語言，特別是梵語，和中國史學中若干最重的科目之關係用不着詳說。現在西洋人研究竺故考訂梵籍，除巴里之外，漢藏番藏最要參考的，中國人先已有了能讀漢藏的憑籍，則這宗學問中國人爲着若干問題有研究之必要，佛典研究又應該是中國的學問，並且已經據着研究這個之方便，至於波斯東向的方言，蘇戈底的枝語，以及吐火羅等所有遺文，被幾次旅行新疆的人發見者，我們若不和法德人比着求這些知識，怎麼可以識大宛而辯大夏，考于闐而迹疏勒？

乙　突厥方言。東突厥方言現在在中國國境內還是一個最重要的語言，現在地方譯手以外，竟無學者，而回紇文發讀竟賴德國的學者。

丙　蒙古滿洲語等　中國人對於蒙古史滿洲史乃至契丹女眞史的興味向來很大，獨不先以認識這些語言爲研究之初步，所以結果有限。

以上三項，由語言成史學的學問，希望我們的研究所能於他的發達上有相當的助力。

（四）語言學

我們還不到抽象的談一般語言學的地位，但凡不屬於上列的三端，而爲一些語言

的研究所憑藉的語言學中工作，我們也免不了與作幾件，尤其重要的是建設一個實驗語音的工作室，以便訓練出些能認識並且能記錄方言的人，這個要即時辦的。此外如外國語的教育，國語的若干致用問題，是我們的研究所對於中國教育負的責任，也屬在這一類裏。

注一　若干雲南川桂的民族我們還不能認識他的語言的親屬。

注二　此處取歐洲大陸上用這個名詞的範圍，即但包括印度日耳曼語之東支在亞洲者。

十七年五月傅斯年提議

同年月籌備會員通過

告白

凡以稿本交來者，編輯部只決定其刊入集刊與否，不爲排列次敘，故本集刊各文之次敘，均以交到編輯部之先後爲定

本集刊編輯部

本 刊 附 白

一　本刊爲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刊物之一，此外之專刊史料集等，繼續發刊之。

二　本刊每四分爲一本，每本約有五百單頁。每本完時附以目錄，檢題，及每篇之英文或法文提要；其原以外國文著作者，附以漢文提要。

三　本刊原爲本所同人發刊其論著之用，但國內外同業此學者願以其著作投登時，本所當敬謹斟酌之。

所外人之稿件，如經刊登，當酬送些須之工作費，以償補其爲此所費之雜費，至於獎金及出版規則，另由中央研究院詳定之。

四　每文加印單册二十五份由作者有之。如作者願多加印單册時，至遲須于最後次校稿時聲明，並自任其費用。

五　本刊每分國幣捌角，如有頗多之照像等，則增加。每本預定國幣三元，郵費在內。每本出完時，售價照每分之價。

本所所址

廣州東山柏園內

電報掛號

華文六一三三　洋文 Philologie

此爲暫址後來或須遷京或北平